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

点击上方图片，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禅修指南、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开启智慧，增长福德，成就菩提！

汉译巴利三藏

长部

（二）

大品

台湾・庄春江译

目录

14、譬喻大经..... 1

15、大因缘经..... 45

16、大般涅槃经..... 61

17、大善见经..... 146

18、人牛王经..... 167

19、大总管经..... 183

20、大集会经..... 207

21、帝释所问经..... 215

22、大念住经..... 235

23、波亚西经..... 255

礼敬那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

14、譬喻大经

与前世住处有关的谈说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的花林小屋群中。

那时，众多比丘食毕，从施食处返回，在花林圆形帐蓬集会共坐，与前世住处有关的法谈出现：

“像这样，这是前世住处，像这样，这也是前世住处。”

世尊以清净、超越人的天耳界听见那些比丘的这些对话。那时，世尊起座去花林圆形帐蓬，抵达后，世尊在已设置好的座位坐下，坐好后，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现在，在这里共坐谈论的是什么呢？你们谈论中被中断的是什么呢？”

当这么说时，那些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里，我们食毕，从施食处返回，在花林圆形帐蓬集会共坐，与前世住处有关的法谈出现：‘像这样，这是前世住处，像这样，这也是前世住处。’大德！这是我们谈论中被中断的，这时，世尊抵达。”

“比丘们！你们想听与前世住处有关的法谈吗？”

“世尊！这正是时候，善逝！这正是时候，愿世尊教导与前世住处有关的法谈，听闻世尊的（教说）后，比丘们将会忆持的。”

“那样的话，比丘们！你们要听！你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在九十一劫前，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出现于世间，比丘们！在三十一劫前，尸弃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出现于世间，比丘们！就在那（相同的）三十一劫前，毗舍浮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出现于世间，比丘们！就在这贤劫，拘留孙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出现于世间，比丘们！就在这贤劫，拘那含牟尼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出现于世间，比丘们！就在这贤劫，迦叶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出现于世间，比丘们！就在这贤劫，我现在阿罗汉、遍正觉者出现于世间，

比丘们！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是刹帝利血统，生于刹帝利家中，比丘们！尸弃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是刹帝利血统，生于刹帝利家中，比丘们！毗舍浮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是刹帝利血

统，生于刹帝利家中，比丘们！拘留孙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是婆罗门血统，生于婆罗门家中，比丘们！拘那含牟尼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是婆罗门血统，生于婆罗门家中，比丘们！迦叶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是婆罗门血统，生于婆罗门家中，比丘们！我现在阿罗汉、遍正觉者是刹帝利血统，生于刹帝利家中。

比丘们！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姓憍陈如，比丘们！尸弃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姓憍陈如，比丘们！毗舍浮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姓憍陈如，比丘们！拘留孙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姓迦叶，比丘们！拘那含牟尼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姓迦叶，比丘们！迦叶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姓迦叶，比丘们！我现在阿罗汉、遍正觉者姓乔达摩。

比丘们！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寿命量是八万年，比丘们！尸弃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寿命量是七万年，比丘们！毗舍浮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寿命量是六万年，比丘们！拘留孙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寿命量是四万年，比丘们！拘那含牟尼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寿命量是三万年，比丘们！迦叶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寿命量是二万年，比丘们！我现在的寿命量少、微、短，活得长者（才）百岁或多些。

比丘们！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在喇叭花树下现正觉，比丘们！尸弃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在白芒果树下现正觉，比丘们！毗舍浮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在沙罗树下现正觉，比丘们！拘留孙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在金合欢树下现正觉，比丘们！拘那含

牟尼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在优昙钵果树下现正觉，比丘们！迦叶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在尼拘律树下现正觉，比丘们！我现在阿罗汉、遍正觉者在菩提树下现正觉。

比丘们！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双贤是名叫骞荼与低舍的最上双弟子，比丘们！尸弃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双贤是名叫阿毗浮与三巴哇的最上双弟子，比丘们！毗舍浮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双贤是名叫首那与郁多罗的最上双弟子，比丘们！拘留孙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双贤是名叫毗楼与萨尼的最上双弟子，比丘们！拘那含牟尼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双贤是名叫毕佑沙与郁多罗的最上双弟子，比丘们！迦叶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双贤是名叫低舍与婆罗堕若的最上双弟子，比丘们！我现在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双贤是名叫舍利弗与目犍连的最上双弟子。

比丘们！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有三次与会弟子：一次与会弟子有六百八十万比丘，一次与会弟子有十万比丘，一次与会弟子有八万比丘，比丘们！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这三次与会弟子全都是烦恼已尽者。

比丘们！尸弃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有三次与会弟子：一次与会弟子有十万比丘，一次与会弟子有八万比丘，一次与会弟子有七万比丘，比丘们！尸弃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这三次与会弟子全都是烦恼已尽者。

比丘们！毗舍浮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有三次与会弟子：一次与会弟子有八万比丘，一次与会弟子有七万比丘，一次与会弟子有六

万比丘，比丘们！毗舍浮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这三次与会弟子全都是烦恼已尽者。

比丘们！拘留孙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有一次与会弟子：四万比丘，比丘们！拘留孙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这一次与会弟子全都是烦恼已尽者。

比丘们！拘那含牟尼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有一次与会弟子：三万比丘，比丘们！拘那含牟尼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这一次与会弟子全都是烦恼已尽者。

比丘们！迦叶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有一次与会弟子：二万比丘，比丘们！迦叶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这一次与会弟子全都是烦恼已尽者。

比丘们！我现在有一次与会弟子：一千二百五十比丘，我的这一次与会弟子全都是烦恼已尽者。

比丘们！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最上随侍是名叫无忧的随侍比丘，比丘们！尸弃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最上随侍是名叫安稳作的随侍比丘，比丘们！毗舍浮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最上随侍是名叫寂静的随侍比丘，比丘们！拘留孙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最上随侍是名叫觉生的随侍比丘，比丘们！拘那含牟尼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最上随侍是名叫平安生的随侍比丘，比丘们！迦叶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最上随侍是名叫一切友的随侍比丘，比丘们！我现在的最上随侍是名叫阿难的随侍比丘。

比丘们！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父亲是名叫邦都马的

国王，生母是名叫邦都马低的皇后，邦都马国王的王都是名叫邦都马低的城市。

比丘们！尸弃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父亲是名叫明相的国王，生母是名叫有光明的皇后，明相国王的王都是名叫有明相的城市。

比丘们！毗舍浮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父亲是名善降落的国王，生母是名叫有雨的皇后，善降落国王的王都是名叫优胜的城市。

比丘们！拘留孙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父亲是名叫火施的婆罗门，生母是名叫枝条的婆罗门女，比丘们！那时的国王名叫安稳（差摩），安稳国王的王都是名叫有安稳的城市。

比丘们！拘那含牟尼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父亲是名叫牺牲施的婆罗门，生母是名叫郁多罗的婆罗门女，比丘们！那时的国王名叫净洁，净洁国王的王都是名叫有洁净的城市。

比丘们！迦叶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父亲是名叫梵施的婆罗门，生母是名叫有财的婆罗门女，比丘们！那时的国王名叫居居，居居国王的王都是名叫波罗奈的城市。

比丘们！我现在的父亲是名叫净饭的国王，生母是名叫摩耶的皇后，王都是名叫迦毗罗卫的城市。

这就是世尊所说，说了这个后，善逝就起座进入住处。

那时，那些比丘在世尊离去不久，出现这样的谈论：

“不可思议啊！贤友们！未曾有啊！贤友们！如来的大神通力状态、大威力状态，确实因为如来记得关于过去已般涅槃、已切断戏

论、已切断路径、已终结轮回、已超越一切苦诸佛的血统、名字、家系、寿命量、双弟子、与会弟子：‘那些世尊的出生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名字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姓氏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戒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法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慧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住处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解脱是这样的。’

贤友们！如来如何已善通达了那法界，由于已善通达了该法界而使如来记得关于过去已般涅槃、已切断戏论、已切断路径、已终结轮回、已超越一切苦诸佛的血统、名字、家系、寿命量、双弟子、与会弟子：‘那些世尊的出生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名字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姓氏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戒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法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慧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住处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解脱是这样的。’或者天神告知如来这道理而使如来记得关于过去已般涅槃、已切断戏论、已切断路径、已终结轮回、已超越一切苦诸佛的血统、名字、家系、寿命量、双弟子、与会弟子：‘那些世尊的出生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名字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姓氏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戒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法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慧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住处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解脱是这样的。’呢？”

那时，世尊在傍晚时，从静坐禅修中起来，去花林圆形帐蓬。抵达后，世尊在已设置好的座位坐下，坐好后，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现在，在这里共坐谈论的是什么呢？你们谈论中被中断的是什么呢？”

当这么说时，那些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里，我们在世尊离去不久，出现这样的谈论：‘不可思议啊！贤友们！未曾有啊！贤友们！如来的大神通力状态、大威力状态，确实因为如来记得关于过去已般涅槃、已切断戏论、已切断路径、已终结轮回、已超越一切苦诸佛的血统、名字、家系、寿命量、双弟子、与会弟子：“那些世尊的出生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名字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姓氏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戒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法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慧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住处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解脱是这样的。”贤友们！如来如何已善通达了那法界，由于已善通达了该法界而使如来记得关于过去已般涅槃、已切断戏论、已切断路径、已终结轮回、已超越一切苦诸佛的血统、名字、家系、寿命量、双弟子、与会弟子：“那些世尊的出生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名字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姓氏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戒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法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慧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住处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解脱是这样的。”或者天神告知如来这道理而使如来记得关于过去已般涅槃、已切断戏论、已切断路径、已终结轮回、已超越一切苦诸佛的血统、名字、家系、寿命量、双弟子、与会弟子：“那些世尊的出生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名字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姓氏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戒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法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慧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住处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解脱是这样的。”呢？’大德！这是我们谈论中被中断的，这时，世尊抵达。”

“比丘们！如来已善通达了那法界，由于已善通达了该法界而使如来记得关于过去已般涅槃、已切断戏论、已切断路径、已终结轮回、已超越一切苦诸佛的血统、名字、家系、寿命量、双弟子、与会弟子：‘那些世尊的出生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名字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姓氏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戒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法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慧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住处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解脱是这样的。’天神也告知如来这道理而使如来记得关于过去已般涅槃、已切断戏论、已切断路径、已终结轮回、已超越一切苦诸佛的血统、名字、家系、寿命量、双弟子、与会弟子：‘那些世尊的出生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名字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姓氏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戒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法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慧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住处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解脱是这样的。’

比丘们！你们想更进一步听与前世住处有关的法谈吗？”

“世尊！这正是时候，善逝！这正是时候，愿世尊更进一步教导与前世住处有关的法谈，听闻世尊的（教说）后，比丘们将会忆持的。”

“那样的话，比丘们！你们要听！你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在九十一劫前，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出现于世间；比丘们！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是刹帝利血统，生于刹帝利家中；比丘们！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姓憍陈如；

比丘们！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寿命量是八万年；比丘们！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在喇叭花树下现正觉；比丘们！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双贤是名叫骞荼与低舍的最上双弟子；比丘们！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有三次与会弟子：一次与会弟子有六百八十万比丘，一次与会弟子有十万比丘，一次与会弟子有八万比丘，比丘们！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这三次与会弟子全都是烦恼已尽者；比丘们！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最上随侍是名叫无忧的随侍比丘；比丘们！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父亲是名叫邦都马的国王，生母是名叫邦都马低的皇后，邦都马国王的王都是名叫邦都马低的城市。

菩萨常法

比丘们！那时，毗婆尸菩萨从兜率天死去后，正念、正知地入母胎，在这里，这是常法。

比丘们！这是常法：当菩萨从兜率天死去后，正念、正知地入母胎。那时，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天、人的世代中，无量伟大的光明出现（于世间），胜过了诸天众的天威，即使在那些世界中间空无防护的、暗黑的、黑暗的黑夜的，以日月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而光明不领纳处，也有无量伟大的光明出现于世间，胜过了诸天众的天威，往生那里的众生以那光明相互觉知：‘先生！往生这里的其他众生确实存在。’而这十千世界震动、摇动、颤动，无量神圣的光明出现于世间，胜过了诸天众的天威，在这里，这是常法。

比丘们！这是常法：当菩萨入母胎时，四位天子来守护四方，不让人或非人或任何东西加害那位菩萨或菩萨的母亲，在这里，这是常法。

比丘们！这是常法：当菩萨入母胎时，菩萨的母亲成为持戒者：离杀生，离未给予而取，离邪淫，离妄语，离谷酒、果酒、酒放逸处，在这里，这是常法。

比丘们！这是常法：当菩萨入母胎时，菩萨的母亲不对男子生起伴随欲类的心意，并且，菩萨的母亲不能被任何男子以染心征服，在这里，这是常法。

比丘们！这是常法：当菩萨入母胎时，菩萨的母亲是得到五种欲者，她具备、具足五种欲自娱，在这里，这是常法。

比丘们！这是常法：当菩萨入母胎时，菩萨的母亲不生任何病，菩萨的母亲是身不疲倦的快乐者，菩萨的母亲透过胎看见菩萨全部肢体与肢节，不缺诸根，比丘们！犹如美丽的、出色的、八个切割面的、作工细致的琉璃宝珠，具备放光、明净、不浊全部行相，在那里，被蓝或黄或红或白或淡黄线绑住，有眼男子拿它在手掌上后能观察：‘这美丽的、出色的、八个切割面的、作工细致的琉璃宝珠，具备放光、明净、不浊全部行相，在那里，被蓝或黄或红或白或淡黄线绑住。’同样的，比丘们！当菩萨入母胎时，菩萨的母亲不生任何病，菩萨的母亲是身不疲倦的快乐者，菩萨的母亲透过胎看见菩萨全部肢体与肢节，不缺诸根，在这里，这是常法。

比丘们！这是常法：当菩萨出生七天，菩萨的母亲死了，往生兜

率天，在这里，这是常法。

比丘们！这是常法：不像其他女子怀胎九或十个月后生产，菩萨的母亲生菩萨不是这样，菩萨的母亲怀胎满十个月后生菩萨，在这里，这是常法。

比丘们！这是常法：不像其他女子坐着或躺着生产，菩萨的母亲生菩萨不是这样，菩萨的母亲就站着生菩萨，在这里，这是常法。

比丘们！这是常法：当菩萨出母胎时，第一位接他的是天子，人们在后，在这里，这是常法。

比丘们！这是常法：当菩萨出母胎时，菩萨未着地前，四位天子接他后，安置在母亲前：‘请你喜悦，皇后！你具大威力的儿子出生了。’在这里，这是常法。

比丘们！这是常法：当菩萨出母胎时，明净地出：不被水沾污，不被粘液沾污，不被血液沾污，不被任何不净的沾污，明净的、清净的，比丘们！犹如珠宝放置在迦尸出产的布上，珠宝既不弄脏迦尸出产的布，迦尸出产的布也不弄脏珠宝，那是什么原因呢？两者都是清净的状态。同样的，比丘们！当菩萨出母胎时，明净地出：不被水沾污，不被粘液沾污，不被血液沾污，不被任何不净的沾污，明净的、清净的，在这里，这是常法。

比丘们！这是常法：当菩萨出母胎时，两道水流从空中出现：一冷一热，对菩萨与母亲作水洗，在这里，这是常法。

比丘们！这是常法：当菩萨刚刚出生时，他平均地以两脚站在地上，在白色伞跟随下，面朝北交互走七步，环顾四方，如公牛之语

说：‘我是世间最高的，我是世间最胜的，我是世间最上的，这是最后生，现在，不再有再生了。’在这里，这是常法。

比丘们！这是常法：当菩萨出母胎时，那时，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天、人的世代中，无量伟大的光明出现（于世间），胜过了诸天众的天威，即使在那些世界中间空无防护的、暗黑的、黑暗的黑夜的，以日月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而光明不领纳处，也有无量伟大的光明出现于世间，胜过了诸天众的天威，往生那里的众生以那光明相互觉知：“先生！往生这里的其他众生确实存在。”而这十千世界震动、摇动、颤动，无量神圣的光明，出现于世间，胜过了诸天众的天威，在这里，这是常法。

三十二大丈夫相

比丘们！当毗婆尸童子出生时，他们告知邦都马国王：‘陛下！男孩出生了，请陛下看他。’比丘们！邦都马国王看毗婆尸童子，看了后，令人召唤占相婆罗门们，然后这么说：‘占相婆罗门尊师们！请你们看童子。’比丘们！占相婆罗门们看毗婆尸童子，看了后，对邦都马国王这么说：‘陛下！请你悦意，你所生的男孩有大力量，大王！这是你的获得，大王！这是你的好获得：你家中有这样容色的男孩出生，陛下！因为这童子具备三十二大丈夫相，具备这些的大丈夫只有二个趣处而无其它的：如果他住于俗家，他是转轮王，如法的法王，征服四方，达成国土安定，具备七宝。他有这七宝，即：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屋主宝、第七主兵臣宝，他有超过千位勇敢的、英勇姿态的、碎破敌对者的儿子，他不以刀杖而以法征服这土

地直到海边后而居住；但，如果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他成为阿罗汉、遍正觉者，掀开世间的面纱者。

陛下，这童子具备哪三十二大丈夫相，具备这些的大丈夫只有二个趣处而无其它的：如果他住于俗家，他是转轮王，如法的法王，征服四方，达成国土安定，具备七宝。他有这七宝，即：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屋主宝、第七主兵臣宝，他有超过千位勇敢的、英勇姿态的、碎破敌对者的儿子，他不以刀杖而以法征服这土地直到海边后而居住；但，如果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他成为阿罗汉、遍正觉者，掀开世间的面纱者呢？

陛下！这童子有扁平足，陛下！凡这童子有扁平足者，陛下！这是大丈夫的大丈夫相。

陛下！在这童子的足掌中生有轮子，具有一千个辐条，有轮框，有轮轴圆心，全部完整的相貌，陛下！凡在这童子的足掌中生有轮子（相），具有一千个辐条，有轮框，有轮轴圆心，全部完整的相貌者，陛下！这是大丈夫的大丈夫相。

陛下！这童子有广长的脚后跟……。

陛下！这童子有长手指……。

陛下！这童子有柔嫩的手脚……。

陛下！这童子有网状相的手脚……。

陛下！这童子有高脚踝……。

陛下！这童子有如鹿的小腿……。

陛下！这童子站立不弯下，两手掌触摸与摩擦到膝……。

陛下！这童子有隐藏入鞘的阴部……。

陛下！这童子有黄金的容色，如黄金的皮肤……。

陛下！这童子有细滑的皮肤，由于细滑的皮肤，身上不沾染尘垢……。

陛下！这童子有单独的体毛，在一个毛孔生一根体毛……。

陛下！这童子有持续竖立的体毛，持续竖立生长的体毛是蓝黑色的，环状旋转，向右旋转生长……。

陛下！这童子有如梵天直立的身体……。

陛下！这童子有七处隆满……。

陛下！这童子有如狮子的上半身……。

陛下！这童子两肩之间是饱满的……。

陛下！这童子有如榕树般（扩展）的圆：两手伸展的长度同身高；身高同两手伸展的长度……。

陛下！这童子有一样圆满的两肩……。

陛下！这童子有最好的味觉……。

陛下！这童子有如狮子隆满面颊的双颊……。

陛下！这童子有四十颗牙齿……。

陛下！这童子有均匀的牙齿……。

陛下！这童子有无缝隙的牙齿……。

陛下！这童子有雪白的牙齿……。

陛下！这童子有广长舌……。

陛下！这童子有如梵天的声音，有如美声鸟的美声……。

陛下！这童子有绀碧色眼睛……。

陛下！这童子有如公牛的眼睫毛……。

陛下！这童子眉毛中间生有白色的、如绵花般柔软的毫毛，陛下！凡这童子的眉毛中间生有白色的、如绵花般柔软的毫毛者，陛下！这是大丈夫的大丈夫相。

陛下！这童子头上有肉髻，陛下！凡这童子头上有肉髻者，陛下！这是大丈夫的大丈夫相。

陛下！这些是这童子的三十二大丈夫相，具备这些的大丈夫只有二个趣处而无其它的：如果他住于俗家，他是转轮王，如法的法王，征服四方，达成国土安定，具备七宝。他有这七宝，即：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屋主宝、第七主兵臣宝，他有超过千位勇敢的、英勇姿态的、碎破敌对者的儿子，他不以刀杖而以法征服这土地直到海边后而居住；但，如果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他成为阿罗汉、遍正觉者，掀开世间的面纱者。

毗婆尸的称呼

比丘们！那时，邦都马国王以新衣服使占相婆罗门们裹覆后，并满足其所有爱欲。比丘们！那时，邦都马国王任命毗婆尸童子的乳母，一些人使喂他乳，另一些人为他洗澡，另一些人照顾他，另一些人在大腿上宠爱他。又，比丘们！他们对出生后的毗婆尸童子日夜撑着白伞：‘不要让寒、热、草、尘、露伤害他。’又，比丘们！出生后的毗婆尸童子对许多人来说是可爱的、合意的，比丘们，犹如青莲，或红莲，或白莲对许多人来说是可爱的、合意的，同样的，比丘们！

毗婆尸童子对许多人来说是可爱的、合意的，他就在一双双大腿上（轮流）被宠爱。

比丘们！出生后的毗婆尸童子有美妙的声音、可爱的声音、如蜜的声音、情爱的声音，比丘们！犹如在大雪山中出生的鸟，名叫美声鸟，它有美妙的声音、可爱的声音、如蜜的声音、情爱的声音，同样的，比丘们！毗婆尸童子有美妙的声音、可爱的声音、如蜜的声音、情爱的声音。

比丘们！出生后的毗婆尸童子的业力果报生的天眼显现，依此而日夜看见一由旬的一切。

比丘们！出生后的毗婆尸童子不眨眼地观察，犹如三十三天的天神。‘不眨眼观察的童子。’比丘们！毗婆尸童子的‘毗婆尸、毗婆尸’称呼生起。

比丘们！那时，当裁判某事时，邦都马国王让毗婆尸童子坐在大腿上后训诫裁判，比丘们！在那里，毗婆尸童子坐在父亲的大腿上考察再考察后，以正理评断裁判，‘毗婆尸童子考察再考察后，以正理评断裁判。’比丘们！毗婆尸童子的‘毗婆尸、毗婆尸’称呼更加生起。

比丘们！那时，邦都马国王为毗婆尸童子建三栋高楼：一栋是雨季的、一栋是夏天的、一栋是冬天的，伺候五种欲，比丘们！毗婆尸童子在雨季高楼中四个月，以只有女性与乐器侍奉着，不下高楼的下面。

初诵品（终了）。

老年人

比丘们！那时，经过好几年、好几百年、好几千年年，毗婆尸童子召唤御车手：‘亲爱的御车手！请你令一辆辆吉祥车上轭，我们去游乐园看美景!’ ‘是的，殿下!’比丘们！御车手回答毗婆尸童子后，令一辆辆吉祥车上轭，然后告知毗婆尸童子：‘殿下！那一辆辆吉祥车已上轭了，现在，你考量适当的时间（出发）吧。’比丘们！那时，毗婆尸童子登上一辆吉祥车后，以吉祥车向游乐园出发。

比丘们！当向游乐园出发时，毗婆尸童子看见男子：年老的、像椽木那样弯曲的、弯曲的、依靠拐杖、颤抖着而行、病苦、青春已逝，看见后，召唤御车手：‘亲爱的御车手！这位男子怎么了？头发不如同其他人的，身体也不如同其他人的。’ ‘殿下！这名叫年老者。’‘但，亲爱的御车手！为何这名叫年老者呢？’‘殿下！这名叫年老者，现在应该将活不久了。’‘但，亲爱的御车手！我也有老法，未跨越老吗？’‘殿下！你与我全都有老法，未跨越老。’‘那样的话，亲爱的御车手！今天、现在属于游乐园的已足够了，让我们就从这里回内宫吧。’‘是的，殿下!’比丘们！御车手回答毗婆尸童子后，就从那里回内宫。比丘们！在那里，内宫的毗婆尸童子来到痛苦的、不快乐的，他悲愁：‘先生！出生确实令人厌烦，确实是因为出生者的老必将被了知。’

那时，邦都马国王召唤御车手后，这么说：‘亲爱的御车手！童子在游乐园是否欢乐呢？亲爱的御车手！童子在游乐园是否为悦意的呢？’‘陛下！童子在游乐园不欢乐，陛下！童子在游乐园是不悦意

的’‘亲爱的御车手！当被引导到游乐园时，童子看见了什么呢？’‘陛下！当被引导到游乐园时，童子看见男子：年老的、像椽木那样弯曲的、弯曲的、依靠拐杖、颤抖着而行、病苦、青春已逝。看见后，对我这么说：“亲爱的御车手！这位男子怎么了？头发不如同其他人的，身体也不如同其他人的。”“殿下！这名叫年老者。”“但，亲爱的御车手！为何这名叫年老者呢？”“殿下！这名叫年老者，现在应该将活不久了。”“但，亲爱的御车手！我也有老法，未跨越老吗？”“殿下！你与我全都有老法，未跨越老。”“那样的话，亲爱的御车手！今天、现在属于游乐园的已足够了，让我们就从这里回内宫吧。”“是的，殿下！”陛下！我回答童子后，就从那里回内宫。陛下！在那里，内宫的毗婆尸童子来到痛苦的、不快乐的，他悲愁：“先生！出生确实令人厌烦，确实是因为出生者的老必将被了知。”’

病人

那时，邦都马国王这么想：‘不要让毗婆尸童子不作国王！毗婆尸童子不要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占相婆罗门的真实语不要成真。’比丘们，那时，邦都马国王更加伺候毗婆尸童子五种欲：‘愿毗婆尸童子作国王，愿毗婆尸童子不要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愿占相婆罗门的真实语不要成真。’

比丘们！在那里，毗婆尸童子具备、具足天的五种欲自娱。比丘们！那时，经过好几年、好几百年、好几千年年，毗婆尸童子……（中略）。

比丘们！当被引导到游乐园时，毗婆尸童子看见男子：生病、痛

苦、重病、跌卧在自己的粪尿中、被他人扶着起来、被他人扶着躺下，看见后，召唤御车手：‘亲爱的御车手！这位男子怎么了？眼睛不如同其他人的，声音也不如同其他人的。’ ‘殿下！这名叫生病者。’‘但，亲爱的御车手！为何这名叫生病者呢？’‘殿下！这名叫生病者，恐怕（难）从那个病复原。’‘但，亲爱的御车手！我也有病法，未跨越病吗？’‘殿下！你与我全都有病法，未跨越病。’‘那样的话，亲爱的御车手！今天、现在属于游乐园的已足够了，让我们就从这里回内宫吧。’‘是的，殿下!’比丘们！御车手回答毗婆尸童子后，就从那里回内宫。比丘们！在那里，内宫的毗婆尸童子来到痛苦的、不快乐的，他悲愁：‘先生！出生确实令人厌烦，确实是因为出生者的老必将被了知；病必将被了知。’

那时，邦都马国王召唤御车手后，这么说：‘亲爱的御车手！童子在游乐园是否欢乐呢？亲爱的御车手！童子在游乐园是否为悦意的呢？’‘陛下！童子在游乐园不欢乐，陛下！童子在游乐园是不悦意的’‘亲爱的御车手！当被引导到游乐园时，童子看见了什么呢？’‘陛下！当被引导到游乐园时，童子看见男子：生病、痛苦、重病、跌卧在自己的粪尿中、被他人扶着起来、被他人扶着躺下。看见后，对我这么说：“亲爱的御车手！这位男子怎么了？眼睛不如同其他人的，声音也不如同其他人的。”“殿下！这名叫生病者。”“但，亲爱的御车手！为何这名叫生病者呢？”“殿下！这名叫生病者，恐怕（难）从那个病复原。”“但，亲爱的御车手！我也有病法，未跨越病吗？”“殿下！你与我全都有病法，未跨越病。”“那样的话，亲爱的

御车手！今天、现在属于游乐园的已足够了，让我们就从这里回内宫吧。”“是的，殿下!”陛下！我回答童子后，就从那里回内宫。陛下！在那里，内宫的毗婆尸童子来到痛苦的、不快乐的，他悲愁：“先生！出生确实令人厌烦，确实是因为出生者的老必将被了知；病必将被了知。”’

死人

那时，邦都马国王这么想：‘不要让毗婆尸童子不作国王！毗婆尸童子不要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占相婆罗门的真实语不要成真。’比丘们，那时，邦都马国王更加伺候毗婆尸童子五种欲：‘愿毗婆尸童子作国王，愿毗婆尸童子不要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愿占相婆罗门的真实语不要成真。’

比丘们！在那里，毗婆尸童子具备、具足天的五种欲自娱。比丘们！那时，经过好几年、好几百年、好几千年年，毗婆尸童子……（中略）。

比丘们！当被引导到游乐园时，毗婆尸童子看见大群众被集合，（穿）种种色的衣服，棺架被抬着，看见后，召唤御车手：‘亲爱的御车手！为什么大群众被集合，（穿）种种色的衣服，棺架被抬着呢？’ ‘殿下！这名叫死者。’‘那样的话，亲爱的御车手！请将车子开往死者所在之处。’‘是的，殿下!’比丘们！御车手回答毗婆尸童子后，将车子开往死者所在之处。比丘们！毗婆尸童子看见亡者、死者。‘但，亲爱的御车手！为何这名叫死者呢？’‘殿下！这名叫死者，现在，父母或其他亲族、亲属看不到他了，他也将看不见父母或

其他亲族、亲属了。’‘但，亲爱的御车手！我也有死法，未跨越死，陛下或皇后或其他亲族、亲属看不到我，我也将看不到陛下或皇后或其他亲族、亲属吗？’‘殿下！你与我全都有死法，未跨越死，陛下或皇后或其他亲族、亲属看不到你，你也将看不到陛下或皇后或其他亲族、亲属。’‘那样的话，亲爱的御车手！今天、现在属于游乐园的已足够了，让我们就从这里回内宫吧。’‘是的，殿下!’比丘们！御车手回答毗婆尸童子后，就从那里回内宫。比丘们！在那里，内宫的毗婆尸童子来到痛苦的、不快乐的，他悲愁：‘先生！出生确实令人厌烦，确实是因为出生者的老必将被了知；病必将被了知；死必将被了知。’

那时，邦都马国王召唤御车手后，这么说：‘亲爱的御车手！童子在游乐园是否欢乐呢？亲爱的御车手！童子在游乐园是否为悦意的呢？’‘陛下！童子在游乐园不欢乐，陛下！童子在游乐园是不悦意的’‘亲爱的御车手！当被引导到游乐园时，童子看见了什么呢？’‘陛下！当被引导到游乐园时，童子看见大群众被集合，（穿）种种色的衣服，棺架被抬着，看见后，对我这么说：“亲爱的御车手！为什么大群众被集合，（穿）种种色的衣服，棺架被抬着呢？”“殿下！这名叫死者。”“那样的话，亲爱的御车手！请将车子开往死者所在之处。”“是的，殿下!”陛下！我回答毗婆尸童子后，将车子开往死者所在之处。陛下！毗婆尸童子看见亡者、死者，看见后，对我这么说：“但，亲爱的御车手！为何这名叫死者呢？”“殿下！这名叫死者，现在，父母或其他亲族、亲属看不到他了，他也将看不见父母或

其他亲族、亲属了。”“但，亲爱的御车手！我也有死法，未跨越死，陛下或皇后或其他亲族、亲属看不到我，我也将看不到陛下或皇后或其他亲族、亲属吗？”“殿下！你与我全都有死法，未跨越死，陛下或皇后或其他亲族、亲属看不到你，你也将看不到陛下或皇后或其他亲族、亲属。”“那样的话，亲爱的御车手！今天、现在属于游乐园的已足够了，让我们就从这里回内宫吧。”“是的，殿下！”陛下！我回答童子后，就从那里回内宫。陛下！在那里，内宫的毗婆尸童子来到痛苦的、不快乐的，他悲愁：“先生！出生确实令人厌烦，确实是因为出生者的老必将被了知；病必将被了知；死必将被了知。”’

出家

那时，邦都马国王这么想：‘不要让毗婆尸童子不作国王！毗婆尸童子不要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占相婆罗门的真实语不要成真。’比丘们，那时，邦都马国王更加伺候毗婆尸童子五种欲：‘愿毗婆尸童子作国王，愿毗婆尸童子不要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愿占相婆罗门的真实语不要成真。’

比丘们！在那里，毗婆尸童子具备、具足天的五种欲自娱。比丘们！那时，经过好几年、好几百年、好几千年年，毗婆尸童子召唤御车手：‘亲爱的御车手！请你令一辆辆吉祥车上轭，我们去游乐园看美景！’ ‘是的，殿下！’比丘们！御车手回答毗婆尸童子后，令一辆辆吉祥车上轭，然后告知毗婆尸童子：‘殿下！那一辆辆吉祥车已上轭了，现在，你考量适当的时间（出发）吧。’比丘们！那时，毗婆尸童子登上一辆吉祥车后，以吉祥车向游乐园出发。

比丘们！当向游乐园出发时，毗婆尸童子看见男子：剃光头、出家、（穿）袈裟衣。看见后，召唤御车手：‘亲爱的御车手！这位男子怎么了？头不如同其他人的，衣服也不如同其他人的。’ ‘殿下！这名叫出家者。’‘但，亲爱的御车手！为何这名叫出家者呢？’‘殿下！这名叫出家者，有好的法行、好的正行、好的善行、好的福行、好的不害、好的怜悯生类。’‘亲爱的御车手！名叫出家者，好！有好的法行、好的正行、好的善行、好的福行、好的不害、好的怜悯生类。’‘那样的话，亲爱的御车手！请将车子开往出家者所在之处。’‘是的，殿下!’比丘们！御车手回答毗婆尸童子后，将车子开往出家者所在之处。比丘们！那时，毗婆尸童子对那位出家者这么说：‘亲爱的！你怎么了？头不如同其他人的，衣服也不如同其他人的。’‘殿下！我是出家者，有好的法行、好的正行、好的善行、好的福行、好的不害、好的怜悯生类。’‘亲爱的！你是出家者，好！有好的法行、好的正行、好的善行、好的福行、好的不害、好的怜悯生类。’

菩萨出家

比丘们！那时，毗婆尸童子召唤御车手：‘那样的话，亲爱的御车手！请你取车子从这里回内宫吧，而我就在这里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是的，殿下!’比丘们！御车手回答毗婆尸童子后，取车子从这里回内宫，而毗婆尸童子就在那里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

大群众跟随出家

比丘们！那时，在邦都马低王都中八万四千生类听闻：‘毗婆尸童子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听闻后，他们这么想：‘那必定不是低劣的法、律；那必定不是低劣的出家：毗婆尸童子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之处，如果毗婆尸童子都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更何况我们呢！’

比丘们！那时，八万四千生类的大群众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跟随毗婆尸菩萨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而出家。毗婆尸菩萨被那群群众围绕着，在村落、城镇、地方、王都中进行游行。

比丘们！那时，当毗婆尸菩萨独自静坐禅修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深思：‘那对我不适当：我住于杂乱的，让我住于远离群众的一个人。’比丘们！那时，毗婆尸菩萨过些时候住于远离群众的一个人，那八万四千出家者走一条路，毗婆尸菩萨（走）另外的。

菩萨-上安住

比丘们！那时，当毗婆尸菩萨进入住处独自静坐禅修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深思：‘唉！陷入了苦难的这个世间被生，老去，死去；去世，再生，但对这老、死苦的出离不了知，什么时候对这老、死苦的出离才将被了知呢？’

比丘们！那时，毗婆尸菩萨这么想：‘当什么存在了，则有老死？以什么为缘而有老死呢？’比丘们！那时，从如理作意，毗婆尸菩萨有以慧之现观：‘当生存在了，则有老死；以生为缘而有老死。’

比丘们！那时，毗婆尸菩萨这么想：‘当什么存在了，则有生

呢？以什么为缘而有生呢？’比丘们！那时，从如理作意，毗婆尸菩萨有以慧之现观：‘当有存在了，则有生；以有为缘而有生。’

比丘们！那时，毗婆尸菩萨这么想：‘当什么存在了，则有有呢？以什么为缘而有有呢？’比丘们！那时，从如理作意，毗婆尸菩萨有以慧之现观：‘当取存在了，则有有；以取为缘而有有。’

比丘们！那时，毗婆尸菩萨这么想：‘当什么存在了，则有取呢？以什么为缘而有取呢？’比丘们！那时，从如理作意，毗婆尸菩萨有以慧之现观：‘当渴爱存在了，则有取；以渴爱为缘而有取。’

比丘们！那时，毗婆尸菩萨这么想：‘当什么存在了，则有渴爱呢？以什么为缘而有渴爱呢？’比丘们！那时，从如理作意，毗婆尸菩萨有以慧之现观：‘当受存在了，则有渴爱；以受为缘而有渴爱。’

比丘们！那时，毗婆尸菩萨这么想：‘当什么存在了，则有受呢？以什么为缘而有受呢？’比丘们！那时，从如理作意，毗婆尸菩萨有以慧之现观：‘当触存在了，则有受；以触为缘而有受。’

比丘们！那时，毗婆尸菩萨这么想：‘当什么存在了，则有触呢？以什么为缘而有触呢？’比丘们！那时，从如理作意，毗婆尸菩萨有以慧之现观：‘当六处存在了，则有触；以六处为缘而有触。’

比丘们！那时，毗婆尸菩萨这么想：‘当什么存在了，则有六处呢？以什么为缘而有六处呢？’比丘们！那时，从如理作意，毗婆尸菩萨有以慧之现观：‘当名色存在了，则有六处；以名色为缘而有六处。’

比丘们！那时，毗婆尸菩萨这么想：‘当什么存在了，则有名色

呢？以什么为缘而有名色呢？’比丘们！那时，从如理作意，毗婆尸菩萨有以慧之现观：‘当识存在了，则有名色；以识为缘而有名色。’

比丘们！那时，毗婆尸菩萨这么想：‘当什么存在了，则有识呢？以什么为缘而有识呢？’比丘们！那时，从如理作意，毗婆尸菩萨有以慧之现观：‘当名色存在了，则有识；以名色为缘而有识。’

比丘们！那时，毗婆尸菩萨这么想：‘这识转回，往前不超越名色，就这个范围，可能被生、老去、死去；可能去世、再生，即：以名色为缘而有识；以识为缘而有名色；以名色为缘而有六处；以六处为缘而有触；以触为缘而有受；以受为缘而有渴爱；以渴爱为缘而有取；以取为缘而有有；以有为缘而有生；以生为缘而有老死、愁、悲、苦、忧、绝望生起，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

‘集！集!’比丘们！在以前所不曾听过的法上，毗婆尸菩萨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比丘们！那时，毗婆尸菩萨这么想：‘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老死？以什么灭而老死灭呢？’比丘们！那时，从如理作意，毗婆尸菩萨有以慧之现观：‘当生不存在了，则没有老死；以生灭而老死灭。’

比丘们！那时，毗婆尸菩萨这么想：‘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生？以什么灭而生灭呢？’比丘们！那时，从如理作意，毗婆尸菩萨有以慧之现观：‘当有不存在了，则没有生；以有灭而生灭。’

比丘们！那时，毗婆尸菩萨这么想：‘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有？以什么灭而有灭呢？’比丘们！那时，从如理作意，毗婆尸菩萨

有以慧之现观：‘当取不存在了，则没有有；以取灭而有灭。’

比丘们！那时，毗婆尸菩萨这么想：‘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取？以什么灭而取灭呢？’比丘们！那时，从如理作意，毗婆尸菩萨有以慧之现观：‘当渴爱不存在了，则没有取；以渴爱灭而取灭。’

比丘们！那时，毗婆尸菩萨这么想：‘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渴爱？以什么灭而渴爱灭呢？’比丘们！那时，从如理作意，毗婆尸菩萨有以慧之现观：‘当受不存在了，则没有渴爱；以受灭而渴爱灭。’

比丘们！那时，毗婆尸菩萨这么想：‘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受？以什么灭而受灭呢？’比丘们！那时，从如理作意，毗婆尸菩萨有以慧之现观：‘当触不存在了，则没有受；以触灭而受灭。’

比丘们！那时，毗婆尸菩萨这么想：‘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触？以什么灭而触灭呢？’比丘们！那时，从如理作意，毗婆尸菩萨有以慧之现观：‘当六处不存在了，则没有触；以六处灭而触灭。’

比丘们！那时，毗婆尸菩萨这么想：‘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六处？以什么灭而六处灭呢？’比丘们！那时，从如理作意，毗婆尸菩萨有以慧之现观：‘当名色不存在了，则没有六处；以名色灭而六处灭。’

比丘们！那时，毗婆尸菩萨这么想：‘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名色？以什么灭而名色灭呢？’比丘们！那时，从如理作意，毗婆尸菩萨有以慧之现观：‘当识不存在了，则没有名色；以识灭而名色灭。’

比丘们！那时，毗婆尸菩萨这么想：‘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识？以什么灭而识灭呢？’比丘们！那时，从如理作意，毗婆尸菩萨有以慧之现观：‘当名色不存在了，则没有识；以名色灭而识灭。’

比丘们！那时，毗婆尸菩萨这么想：‘我已经证得这通往正觉的道路，即：以名色灭而识灭；以识灭而名色灭；以名色灭而六处灭；以六处灭而触灭；以触灭而受灭；以受灭而渴爱灭；以渴爱灭而取灭；以取灭而有灭；以有灭而生灭；以生灭而老、死、愁、悲、苦、忧、绝望被灭，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灭！灭!’比丘们！在以前所不曾听过的法上，毗婆尸菩萨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比丘们！那时，毗婆尸菩萨过些时候在五取蕴上住于生灭随观：‘像这样是色，像这样是色的集，像这样是色的灭没；像这样是受，像这样是受的集，像这样是受的灭没；像这样是想，像这样是想的集，像这样是想的灭没；像这样是行，像这样是行的集，像这样是行的灭没；像这样是识，像这样是识的集，这样是识的灭没。’当在五取蕴上住于生灭随观时，不久，他的心以不执取而从诸烦恼解脱了。

第二诵品（终了）。

梵天劝请的谈说

比丘们！那时，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这么想：‘让我教导法，如何？’比丘们！那时，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这么想：‘被我证得的这个法是甚深的、难见的、难觉的、寂静的、胜妙的、超越推论的、微妙的、被贤智者所体验的。然而，这世代在阿

赖耶中欢乐，在阿赖耶中得欢乐，在阿赖耶中得喜悦；又，对在阿赖耶中欢乐，在阿赖耶中得欢乐，在阿赖耶中得喜悦的世代来说，此处是难见的，即：特定的缘性、缘起；此处也是难见的，即：一切行的止，一切依着的断念，渴爱的灭尽、离贪、灭、涅槃。如果我教导法，如果对方不了解我，那对我是疲劳，那对我是恼害。’

于是，这以前未曾听闻，不可思议的偈颂出现在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心中：

“被我困难证得的，现在没有被知道的必要，

此法不易被贪与瞋征服者现正觉。

逆流而行的、微妙的，甚深的、难见的、微细的（法），

被贪所染者、被大黑暗覆盖者看不见。”

当世尊像这样深虑时，心倾向于不活动，不教导法。

那时，某位大梵王以心思量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心中的深思后，这么想：‘先生！世界（要）灭亡了，先生！世界（要）消失了，确实是因为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心倾向于不活动，不教导法。’比丘们！那时，那位大梵王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那样（快）地在梵天世界消失，出现在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面前。比丘们！那时，那位大梵王整理上衣到一边肩膀后，右膝跪地，然后向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合掌鞠躬后，对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这么说：‘大德！请世尊教导法！请善逝教导法！有少尘垢之类的众生由（该）法的未听闻而退失，他们将会是法的了知者。’

比丘们！当这么说时，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对那位大梵王这么说：‘梵王！我这么想：“让我教导法，如何？”梵王！我这么想：“被我证得的这个法是甚深的、难见的、难觉的、寂静的、胜妙的、超越推论的、微妙的、被贤智者所体验的。然而，这世代在阿赖耶中欢乐，在阿赖耶中得欢乐，在阿赖耶中得喜悦；又，对在阿赖耶中欢乐，在阿赖耶中得欢乐，在阿赖耶中得喜悦的世代来说，此处是难见的，即：特定的缘性、缘起；此处也是难见的，即：一切行的止，一切依着的断念，渴爱的灭尽、离贪、灭、涅槃。如果我教导法，如果对方不了解我，那对我是疲劳，那对我是恼害。”梵王！于是，这以前未曾听闻，不可思议的偈颂出现在我的心中：

“被我困难证得的，现在没有被知道的必要，

此法不易被贪与瞋征服者现正觉。

逆流而行的、微妙的，甚深的、难见的、微细的（法），

被贪所染者、被大黑暗覆盖者看不见。”

梵王！当我像这样深虑时，心倾向于不活动，不教导法。’

比丘们！第二次，那位梵王……（中略）第三次，那位梵王对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这么说：‘大德！请世尊教导法！请善逝教导法！有少尘垢之类的众生由（该）法的未听闻而退失，他们将会是法的了知者。’

比丘们！那时，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知道梵天劝请后，缘于对众生的悲悯，以佛眼观察世间。比丘们！那时，当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以佛眼观察世间时，看见少尘垢的、多尘垢

的；利根的、弱根的；善相的、恶相的；易受教的、难受教的；一些住于看见在其他世界的罪过与恐怖的、另一些不住于看见在其他世界的罪过与恐怖的众生，犹如在青莲池、红莲池、白莲池中，一些青莲、红莲、白莲生在水中，长在水中，依止于水面下，沉在水下生长；一些青莲、红莲、白莲生在水中，长在水中，与水面同高而住立；一些青莲、红莲、白莲生在水中，长在水中，升出水面而住立，不被水染着。同样的，比丘们！当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以佛眼观察世间时，看见少尘垢的、多尘垢的；利根的、弱根的；善相的、恶相的；易受教的、难受教的；一些住于看见在其他世界的罪过与恐怖的、另一些不住于看见在其他世界的罪过与恐怖的众生。

比丘们！那时，那位大梵王以心思量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心中的深思后，以偈颂对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说：

‘如站在岩山山顶，能看见全部的人，

同样的，善慧者、一切眼者登上法所成高楼，

已离愁者，看着陷入愁、被生与老征服的人们。

请起来吧！英雄！战场上的胜利者！商队领导者、无负债者行于世间，

世尊！请教导法吧！将（会）有了知者的。’

比丘们！那时，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以偈颂对那位梵王说：

‘不死之门已对他们开启，让那些有耳者舍（邪）信，

恼害想的熟知者，梵天！我不在人间说胜妙法。’

比丘们！那时，那位大梵王（心想）：‘对教导法，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已给了机会。’向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就在那里消失了。

最上双弟子

比丘们！那时，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这么想：‘我应该第一个教导谁法呢？谁将迅速地了知此法呢？’比丘们！那时，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这么想：‘这国王的儿子骞荼与司祭的儿子低舍是贤智者、聪明者、有智慧者、长时间少尘垢之类者，让我第一个教导国王的儿子骞荼与司祭的儿子低舍法，他们将迅速地了知此法。’

比丘们！那时，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那样（快）地在在喇叭花树下消失，出现在邦都马低王都的差摩（安稳）鹿野苑中。比丘们！那时，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召唤守林者：‘来！亲爱的守林者！请你进入邦都马低王都后，对国王的儿子骞荼与司祭的儿子低舍这么说：“大德！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已抵达邦都马低王都的差摩鹿野苑中，他想见你们。”’‘是的，大德！’比丘们！守林者回答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后，进入邦都马低王都，对国王的儿子骞荼与司祭的儿子低舍这么说：‘大德！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已抵达邦都马低王都的差摩鹿野苑中，他想见你们。’

比丘们！那时，国王的儿子骞荼与司祭的儿子低舍令一辆辆吉祥车上轭后，登上吉祥车，以吉祥车从邦都马低王都出发，向差摩鹿野

苑前进，以车辆一直到车辆能通行之处，然后下车步行去见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抵达后，向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

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对他们说次第说，即：布施说、戒说、天界说；说明欲的过患、卑下、杂染，出离的效益。当世尊了知他们有顺从心、柔软心、离盖心、高扬心、净信心，那时，他说明诸佛最胜的说法：苦、集、灭、道，犹如清净、已离污染的衣服完全领受染色。同样的，就在那座位上国王的儿子骞荼与司祭的儿子低舍的远尘、离垢之法眼生起：‘凡任何集法都是灭法。’

他们已见法、已获得法、已知法、已深入法，对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这么说：‘太伟大了，大德！太伟大了，大德！大德！犹如能扶正颠倒的，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世尊以种种法门说明，大德！我们归依世尊、法，大德！愿我们得在世尊面前出家，愿我们得受具足戒。 ’

比丘们！国王的儿子骞荼与司祭的儿子低舍得在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面前出家，得受具足戒。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他们，使之欢喜，当他们被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之欢喜时，不久，以不执取而心从诸烦恼解脱。

大群众的出家

比丘们！在邦都马低王都的八万四千大群众听闻：‘毗婆尸世

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已抵达邦都马低王都，住在差摩鹿野苑中，国王的儿子骞茶与司祭的儿子低舍在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面前剃除发须后，裹上袈裟衣，然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听闻后，他们这么想：‘那必定不是低劣的法、律；那必定不是低劣的出家：国王的儿子骞茶与司祭的儿子低舍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之处，如果国王的儿子骞茶与司祭的儿子低舍都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更何况我们呢!’比丘们！ 那时，那八万四千大群众从邦都马低王都离开后，前往差摩鹿野苑去见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抵达后，向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

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对他们说次第说，即：布施说、戒说、天界说；说明欲的过患、卑下、杂染，出离的效益。当世尊了知他们有顺从心、柔软心、离盖心、高扬心、净信心，那时，他说明诸佛最胜的说法：苦、集、灭、道，犹如清净、已离污染的衣服完全领受染色。同样的，就在那座位上那八万四千大群众的远尘、离垢之法眼生起：‘凡任何集法都是灭法。’

他们已见法、已获得法、已知法、已深入法，对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这么说：‘太伟大了，大德！太伟大了，大德！大德！犹如能扶正颠倒的，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世尊以种种法门说明，大德！我们归依世尊、法、比丘僧团，大德！愿我们得在世尊面前出家，愿我们得受具足戒。 ’

比丘们！那八万四千大群众得在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面前出家，得受具足戒。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他们，使之欢喜，当他们被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之欢喜时，不久，以不执取而心从诸烦恼解脱。

最初出家者的现观

比丘们！那八万四千最初出家者听闻：‘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已抵达邦都马低王都，住在差摩鹿野苑中教导法。’比丘们！ 那时，那八万四千最初出家者前往差摩鹿野苑去见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抵达后，向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

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对他们说次第说，即：布施说、戒说、天界说；说明欲的过患、卑下、杂染，出离的效益。当世尊了知他们有顺从心、柔软心、离盖心、高扬心、净信心，那时，他说明诸佛最胜的说法：苦、集、灭、道，犹如清净、已离污染的衣服完全领受染色。同样的，就在那座位上那八万四千出家者的远尘、离垢之法眼生起：‘凡任何集法都是灭法。’

他们已见法、已获得法、已知法、已深入法，对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这么说：‘太伟大了，大德！太伟大了，大德！大德！犹如能扶正颠倒的，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世尊以种种法门说明，大德！我们归依世尊、法、比丘僧团，大德！愿我们得在世尊

面前出家，愿我们得受具足戒。 ’

比丘们！那八万四千出家者得在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面前出家，得受具足戒。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他们，使之欢喜，当他们被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之欢喜时，不久，以不执取而心从诸烦恼解脱。

允许游行

比丘们！当时，十六万八千人的大比丘僧团居住在邦都马低王都。比丘们！那时，当世尊独自静坐禅修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深思：‘现在，十六万八千人的大比丘僧团居住在邦都马低王都，让我允许比丘们：“比丘门！为了众人的福利、为了众人的安乐、从对世间的怜悯；为了天与人的利益、福利、安乐，你们要进行游行，不要两个（人）走一条路。比丘们！你们要教导开头是善、中间是善、终结是善；意义正确、辞句正确的法，你们要说明唯独圆满、遍清净的梵行，有少尘垢之类的众生由法的未听闻而退失，他们将会是法的了知者，但，经过每六年为了巴帝摩卡的诵说应该前往邦都马低王都。’

那时，某位大梵王以心思量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心中的深思后，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那样（快）地在梵天世界消失，出现在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面前。比丘们！那时，那位大梵王整理上衣到一边肩膀后，向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合掌鞠躬，然后对毗婆尸世尊、阿罗汉、

遍正觉者这么说：‘正是这样，世尊！正是这样，善逝！大德！现在，十六万八千人的大比丘僧团居住在邦都马低王都，大德！请世尊允许比丘们：“比丘们！为了众人的福利、为了众人的安乐、从对世间的怜悯；为了天与人的利益、福利、安乐，你们要进行游行，不要两个（人）走一条路。比丘们！你们要教导开头是善、中间是善、终结是善；意义正确、辞句正确的法，你们要说明唯独圆满、遍清净的梵行，有少尘垢之类的众生由法的未听闻而退失，他们将会是法的了知者。”而我们也将如比丘们那样，经过每六年应该前往邦都马低王都诵巴帝摩卡。’比丘们！这就是那位大梵王所说。说了这个后，那位大梵王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就在那里消失了。

比丘们！那时，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在傍晚时，从静坐禅修中起来，召唤比丘们：‘比丘们！这里，当我独自静坐禅修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深思：“现在，十六万八千人的大比丘僧团居住在邦都马低王都，让我允许比丘们：‘比丘们！为了众人的福利、为了众人的安乐、从对世间的怜悯；为了天与人的利益、福利、安乐，你们要进行游行，不要两个（人）走一条路。比丘们！你们要教导开头是善、中间是善、终结是善；意义正确、辞句正确的法，你们要说明唯独圆满、遍清净的梵行，有少尘垢之类的众生由法的未听闻而退失，他们将会是法的了知者，但，经过每六年为了巴帝摩卡的诵说应该前往邦都马低王都。’”比丘们！那时，某位大梵王以心思量我心中的深思后，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那样（快）地在梵天世界消失，出现在我面前。比丘们！那时，

那位大梵王整理上衣到一边肩膀后，向我合掌鞠躬，然后对我这么说：‘正是这样，世尊！正是这样，善逝！大德！现在，十六万八千人的大比丘僧团居住在邦都马低王都，大德！请世尊允许比丘们：“比丘们！为了众人的福利、为了众人的安乐、从对世间的怜悯；为了天与人的利益、福利、安乐，你们要进行游行，不要两个（人）走一条路。比丘们！你们要教导开头是善、中间是善、终结是善；意义正确、辞句正确的法，你们要说明唯独圆满、遍清净的梵行，有少尘垢之类的众生由法的未听闻而退失，他们将会是法的了知者。”而我们也将如比丘们那样，经过每六年为了巴帝摩卡的诵说应该前往邦都马低王都。’比丘们！这就是那位大梵王所说。说了这个后，那位大梵王向我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就在那里消失了。比丘们！我允许：为了众人的福利、为了众人的安乐、从对世间的怜悯；为了天与人的利益、福利、安乐，你们要进行游行，不要两个（人）走一条路。比丘们！你们要教导开头是善、中间是善、终结是善；意义正确、辞句正确的法，你们要说明唯独圆满、遍清净的梵行，有少尘垢之类的众生由法的未听闻而退失，他们将会是法的了知者，但，经过每六年为了巴帝摩卡的诵说应该前往邦都马低王都。’比丘们！那时，大多数的比丘们就一个人向乡下（地方）出发游行。

当时，在阎浮洲有八万四千个（比丘）住所，在一年结束时，天神发声道：‘亲爱的先生！一年结束了，现在（还）有五年的剩余，经过五年，为了巴帝摩卡的诵说应该前往邦都马低王都。’在二年结束时，……（中略）在三年结束时，……（中略）在四年结束

时，……（中略）在五年结束时，天神发声道：‘亲爱的先生！五年结束了，现在（还）有一年的剩余，经过一年，为了巴帝摩卡的诵说应该前往邦都马低王都。’在六年结束时，天神发声道：‘亲爱的先生！六年结束了，现在，为了巴帝摩卡的诵说应该前往邦都马低王都。’比丘们！那时，比丘们一些以自己的神通威力，另一些以天神的神通威力，就一天（中）为了巴帝摩卡的诵说前往邦都马低王都。’

比丘们！在那里，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对比丘僧团这么诵说巴帝摩卡：

‘忍辱、忍耐是最高的苦行，诸佛说涅槃是最高的，

“恼害他人者”不是出家者，伤害他人者不是沙门。

一切恶的不作，善的具足，

自心的净化，这是诸佛的教说。

不非难、不恼害（他人），在巴帝摩卡中自制，

在食物上知量，以及边地的住处，

在增上心上努力，这是诸佛的教说。’

天神的告示

比丘们！有一次，我住在（名叫）善高贵（地方）的幸运林，国王的沙罗树下。比丘们！当我独自静坐禅修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深思：‘经这长途（轮回），除了净居天外，以前没被我居住过的众生住处不容易得到，让我前往净居天。’比丘们！那时，我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那样（快）地在在（名

叫）善高贵（地方）的幸运林，国王的沙罗树下消失，出现在无烦天中。比丘们！在那些天众中，好几千位、好几万位天神来见我。抵达后，向我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比丘们！在一旁站好后，那些天神对我这么说：‘亲爱的先生！在九十一劫前，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出现于世间；亲爱的先生！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是刹帝利血统，生于刹帝利家中；亲爱的先生！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姓憍陈如；亲爱的先生！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寿命量是八万年；亲爱的先生！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在喇叭花树下现正觉；亲爱的先生！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双贤是名叫骞荼与低舍的最上双弟子；亲爱的先生！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有三次与会弟子：一次与会弟子有六百八十万比丘，一次与会弟子有十万比丘，一次与会弟子有八万比丘，亲爱的先生！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这三次与会弟子全都是烦恼已尽者；亲爱的先生！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最上随侍是名叫无忧的随侍比丘；亲爱的先生！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父亲是名叫邦都马的国王，生母是名叫邦都马低的皇后，邦都马国王的王都是名叫邦都马低的城市；亲爱的先生！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这样放弃，这样出家，这样精勤，这样现正觉，这样转法轮；亲爱的先生！我们在毗婆尸世尊处行梵行，在欲上离欲的意欲之染而往生这里。’……（中略）

比丘们！在那些天众中，好几千位、好几万位天神来见我。抵达后，向我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比丘们！在一旁站好后，那些天神

对我这么说：‘亲爱的先生！就在这贤劫，现在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出现于世间；亲爱的先生！世尊是刹帝利血统，生于刹帝利家中；亲爱的先生！世尊姓乔达摩；亲爱的先生！世尊的寿命量少、微、短，活得长者（才）百岁或多些；亲爱的先生！世尊在菩提树下现正觉；亲爱的先生！世尊的双贤是名叫舍利弗与目犍连的最上双弟子；亲爱的先生！世尊有一次与会弟子：一千二百五十比丘，亲爱的先生！世尊的这一次与会弟子全都是烦恼已尽者；亲爱的先生！世尊的最上随侍是名叫阿难的随侍比丘；亲爱的先生！世尊的父亲是名净饭的国王，生母是名叫摩耶的皇后，王都是名叫迦毗罗卫的城市；亲爱的先生！世尊这样放弃，这样出家，这样精勤，这样现正觉，这样转法轮；亲爱的先生！我们在世尊处行梵行，在欲上离欲的意欲之染而往生这里。’

比丘们！那时，我与无热天（的天神）一起前往无热天……（中略）比丘们！那时，我与无热天、无热天（的天神）一起前往善现天……（中略）比丘们！那时，我与无热天、无热天、善现天（的天神）一起前往善见天……（中略）比丘们！那时，我与无热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的天神）一起前往色究竟天，比丘们！在那些天众中，好几千位、好几万位天神来见我。抵达后，向我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

比丘们！在一旁站好后，那些天神对我这么说：‘亲爱的先生！在九十一劫前，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出现于世间；亲爱的先生！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是刹帝利血统，生于刹帝利家

中；亲爱的先生！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姓憍陈如；亲爱的先生！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寿命量是八万年；亲爱的先生！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在喇叭花树下现正觉；亲爱的先生！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双贤是名叫骞荼与低舍的最上双弟子；亲爱的先生！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有三次与会弟子：一次与会弟子有六百八十万比丘，一次与会弟子有十万比丘，一次与会弟子有八万比丘，亲爱的先生！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这三次与会弟子全都是烦恼已尽者；亲爱的先生！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最上随侍是名叫无忧的随侍比丘；亲爱的先生！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父亲是名叫邦都马的国王，生母是名叫邦都马低的皇后，邦都马国王的王都是名叫邦都马低的城市；亲爱的先生！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这样放弃，这样出家，这样精勤，这样现正觉，这样转法轮；亲爱的先生！我们在毗婆尸世尊处行梵行，在欲上离欲的意欲之染而往生这里。’比丘们！在那些天众中，好几千位、好几万位天神来见我。抵达后，向我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比丘们！在一旁站好后，那些天神对我这么说：‘亲爱的先生！在三十一劫前，尸弃世尊……（中略）亲爱的先生！我们在尸弃世尊处行梵行，在欲上离欲的意欲之染而往生这里。亲爱的先生！就在那（相同的）三十一劫前，毗舍浮世尊……（中略）亲爱的先生！我们在毗舍浮世尊处行梵行，在欲上离欲的意欲之染而往生这里。亲爱的先生！就在这贤劫，拘留孙、拘那含牟尼、迦叶世尊……（中略）亲爱的先生！我们在拘留孙、拘那含牟尼、迦叶世尊处行梵

行，在欲上离欲的意欲之染而往生这里。’

比丘们！在那些天众中，好几千位、好几万位天神来见我。抵达后，向我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比丘们！在一旁站好后，那些天神对我这么说：‘亲爱的先生！就在这贤劫，现在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出现于世间；亲爱的先生！世尊是刹帝利血统，生于刹帝利家中；亲爱的先生！世尊姓乔达摩；亲爱的先生！世尊的寿命量少、微、短，活得长者（才）百岁或多些；亲爱的先生！世尊在菩提树下现正觉；亲爱的先生！世尊的双贤是名叫舍利弗与目犍连的最上双弟子；亲爱的先生！世尊有一次与会弟子：一千二百五十比丘，亲爱的先生！世尊的这一次与会弟子全都是烦恼已尽者；亲爱的先生！世尊的最上随侍是名叫阿难的随侍比丘；亲爱的先生！世尊的父亲是名净饭的国王，生母是名叫摩耶的皇后，王都是名叫迦毗罗卫的城市；亲爱的先生！世尊这样放弃，这样出家，这样精勤，这样现正觉，这样转法轮；亲爱的先生！我们在世尊处行梵行，在欲上离欲的意欲之染而往生这里。’

比丘们！如来已善通达了法界，由于已善通达了该法界而使如来记得关于过去已般涅槃、已切断戏论、已切断路径、已终结轮回、已超越一切苦诸佛的血统、名字、家系、寿命量、双弟子、与会弟子：‘那些世尊的出生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名字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姓氏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戒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法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慧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住处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解脱是这样的。’

天神也告知如来这道理而使如来记得关于过去已般涅槃、已切断戏论、已切断路径、已终结轮回、已超越一切苦诸佛的血统、名字、家系、寿命量、双弟子、与会弟子：‘那些世尊的出生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名字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姓氏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戒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法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慧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住处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解脱是这样的。’

这就是世尊所说，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譬喻大经第一终了。

15、大因缘经

缘起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俱卢国，名叫迦马沙达马的俱卢国城镇。

那时，尊者阿难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阿难对世尊这么说：

“不可思议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大德！这缘起是多么甚深与显现甚深，然而，对我来说，却看起来像明显明显的。”

“阿难！不要这样说！阿难！不要这样说！阿难！这缘起是甚深与显现甚深的。阿难！由于此法的不随觉、不通达，这样，这世代成为纠缠的线轴、打结的线球，为芦草与灯心草团，不能超越苦界、恶趣、下界、轮回。

阿难！当被像这样问：‘老死有特定条件（特定缘）吗？’时，应该回答：‘有。’如果他像这样说：‘以什么为缘而有老死呢？’应该回答：‘以生为缘而有老死。’

阿难！当被像这样问：‘生有特定条件吗？’时，应该回答：‘有。’如果他像这样说：‘以什么为缘而有生呢？’应该回答：‘以有为缘而有生。’

阿难！当被像这样问：‘有有特定条件吗？’时，应该回答：‘有。’如果他像这样说：‘以什么为缘而有有呢？’应该回答：‘以取为缘而有有。’

阿难！当被像这样问：‘取有特定条件吗？’时，应该回答：‘有。’如果他像这样说：‘以什么为缘而有取呢？’应该回答：‘以渴爱为缘而有取。’

阿难！当被像这样问：‘渴爱有特定条件吗？’时，应该回答：‘有。’如果他像这样说：‘以什么为缘而有渴爱呢？’应该回答：‘以受为缘而有渴爱。’

阿难！当被像这样问：‘受有特定条件吗？’时，应该回答：‘有。’如果他像这样说：‘以什么为缘而有受呢？’应该回答：‘以触为缘而有受。’

阿难！当被像这样问：‘触有特定条件吗？’时，应该回答：‘有。’如果他像这样说：‘以什么为缘而有触呢？’应该回答：‘以名色为缘而有触。’

阿难！当被像这样问：‘名色有特定条件吗？’时，应该回答：

‘有。’如果他像这样说：‘以什么为缘而有名色呢？’应该回答：‘以识为缘而有名色。’

阿难！当被像这样问：‘识有特定条件吗？’时，应该回答：‘有。’如果他像这样说：‘以什么为缘而有识呢？’应该回答：‘以名色为缘而有识。’

阿难！像这样，以名色为缘而有识；以识为缘而有名色；以名色为缘而有触；以触为缘而有受；以受为缘而有渴爱；以渴爱为缘而有取；以取为缘而有有；以有为缘而有生；以生为缘而有老、死、愁、悲、苦、忧、绝望生起，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

‘以生为缘而有老死。’像这样，此被说。阿难！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以生为缘而有老死：阿难！如果生完全地、全部地、无论什么、无论如何都不存在，即：天状态下天的（生）、干达婆状态下干达婆的（生）、夜叉状态下夜叉的（生）、鬼状态下鬼的（生）、人状态下人的（生）、四只脚状态下四只脚的（生）、有翅膀状态下有翅膀的（生）、爬行动物状态下爬行动物的（生），阿难！如果那些众生的生不存在，当一切生都不存在时，以生之灭，老死是否还能被了知呢？”

“不，大德！”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老死来说，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生。

‘以有为缘而有生。’像这样，此被说。阿难！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以有为缘而有生：阿难！如果有完全地、全部地、无论什

么、无论如何都不存在，即：欲有、色有、无色有，当一切有都不存在时，以有之灭，生是否还能被了知呢？”

“不，大德!”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生来说，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有。

‘以取为缘而有有。’像这样，此被说。阿难！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以取为缘而有有：阿难！如果取完全地、全部地、无论什么、无论如何都不存在，即：欲取、见取、戒禁取、（真）我论取，当一切取都不存在时，以取之灭，有是否还能被了知呢？”

“不，大德!”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有来说，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取。

‘以渴爱为缘而有取。’像这样，此被说。阿难！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以渴爱为缘而有取：阿难！如果渴爱完全地、全部地、无论什么、无论如何都不存在，即：对色的渴爱、对声的渴爱、对气味的渴爱、对味道的渴爱、对所触的渴爱、对法的渴爱，当一切渴爱都不存在时，以渴爱之灭，取是否还能被了知呢？”

“不，大德!”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取来说，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渴爱。

‘以受为缘而有渴爱。’像这样，此被说。阿难！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以受为缘而有渴爱：阿难！如果受完全地、全部地、无论

什么、无论如何都不存在，即：眼触所生受、耳触所生受、鼻触所生受、舌触所生受、身触所生受、意触所生受，当一切受都不存在时，以受之灭，渴爱是否还能被了知呢？”

“不，大德!”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渴爱来说，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受。

阿难！像这样，缘于受有渴爱；缘于渴爱而有遍求；缘于遍求而有获得；缘于获得而有决定；缘于决定而有欲贪；缘于欲贪而有取着；缘于取着而持有；缘于持有而有吝啬；缘于吝啬而有守护；因为守护之故而有拿杖、拿刀、斗诤、异执、诤论、指责、离间语、妄语等种种恶不善法生起。

‘因为守护之故而有拿杖、拿刀、斗诤、异执、诤论、指责、离间语、妄语等种种恶不善法生起。’像这样，此被说。阿难！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因为守护之故而有拿杖、拿刀、斗诤、异执、诤论、指责、离间语、妄语等种种恶不善法生起：阿难！如果守护完全地、全部地、无论什么、无论如何都不存在，当一切守护都不存在时，以守护之灭，拿杖、拿刀、斗诤、异执、诤论、指责、离间语、妄语等种种恶不善法是否还会生起呢？”

“不，大德!”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拿杖、拿刀、斗诤、异执、诤论、指责、离间语、妄语等种种恶不善法的生起来说，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守护。

‘缘于吝啬而有守护。’像这样，此被说。阿难！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缘于吝啬而有守护：阿难！如果吝啬完全地、全部地、无论什么、无论如何都不存在，当一切吝啬都不存在时，以吝啬之灭，守护是否还能被了知呢？”

“不，大德!”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守护来说，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吝啬。

‘缘于持有而有吝啬。’像这样，此被说。阿难！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缘于持有而有吝啬：阿难！如果持有完全地、全部地、无论什么、无论如何都不存在，当一切持有都不存在时，以持有之灭，吝啬是否还能被了知呢？”

“不，大德!”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吝啬来说，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持有。

‘缘于取着而持有。’像这样，此被说。阿难！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缘于取着而持有：阿难！如果取着完全地、全部地、无论什么、无论如何都不存在，当一切取着都不存在时，以取着之灭，持有是否还能被了知呢？”

“不，大德!”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持有来说，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取着。

‘缘于欲贪而有取着。’像这样，此被说。阿难！以此法门，这

能被体会，缘于欲贪而有取着：阿难！如果欲贪完全地、全部地、无论什么、无论如何都不存在，当一切欲贪都不存在时，以欲贪之灭，取着是否还能被了知呢？”

“不，大德!”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取着来说，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欲贪。

‘缘于决定而有欲贪。’像这样，此被说。阿难！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缘于决定而有欲贪：阿难！如果决定完全地、全部地、无论什么、无论如何都不存在，当一切决定都不存在时，以决定之灭，欲贪是否还能被了知呢？”

“不，大德!”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欲贪来说，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决定。

‘缘于得到而有决定。’像这样，此被说。阿难！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缘于得到而有决定：阿难！如果得到完全地、全部地、无论什么、无论如何都不存在，当一切得到都不存在时，以得到之灭，决定是否还能被了知呢？”

“不，大德!”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决定来说，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得到。

‘缘于遍求而有得到。’像这样，此被说。阿难！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缘于遍求而有得到：阿难！如果遍求完全地、全部地、无

论什么、无论如何都不存在，当一切遍求都不存在时，以遍求之灭，得到是否还能被了知呢？”

“不，大德!”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得到来说，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遍求。

‘缘于渴爱而有遍求。’像这样，此被说。阿难！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缘于渴爱而有遍求：阿难！如果渴爱完全地、全部地、无论什么、无论如何都不存在，当一切渴爱都不存在时，以渴爱之灭，遍求是否还能被了知呢？”

“不，大德!”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遍求来说，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渴爱。

阿难！像这样，此二法以一对而在受上会合为一。

‘以触为缘而有受。’像这样，此被说。阿难！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以触为缘而有受：阿难！如果触完全地、全部地、无论什么、无论如何都不存在，即：眼触、耳触、鼻触、舌触、身触、意触，当一切触都不存在时，以触之灭，受是否还能被了知呢？”

“不，大德!”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受来说，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触。

‘以名色为缘而有触。’像这样，此被说。阿难！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以名色为缘而有触：阿难！凡以行相、特征、相、说示为

名身的安立，当那些行相、特征、相、说示都不存在时，对色身的名称触是否还能被了知呢？”

“不，大德!”

“阿难！凡以行相、特征、相、说示为色身的安立，当那些行相、特征、相、说示都不存在时，对名身的有对触是否还能被了知呢？”

“不，大德!”

“阿难！凡以行相、特征、相、说示为名身与色身的安立，当那些行相、特征、相、说示都不存在时，名称触或有对触是否还能被了知呢？”

“不，大德!”

“阿难！凡以行相、特征、相、说示为名色的安立，当那些行相、特征、相、说示都不存在时，触是否还能被了知呢？”

“不，大德!”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触来说，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名色。

‘以识为缘而有名色。’像这样，此被说。阿难！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以识为缘而有名色：阿难！如果识不入到母亲的子宫，名色是否会在母亲的子宫中增长呢？”

“不，大德!”

“阿难！识入到母亲的子宫后如果脱离，名色是否会在这样（轮回）的状态中出生呢？”

“不，大德!”

“阿难！如果年幼众生，幼童或幼女的识被切断，名色是否会来到成长、增长、扩展呢？”

“不，大德!”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名色来说，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识。

‘以名色为缘而有识。’像这样，此被说。阿难！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以名色为缘而有识：阿难！如果识得不到在名色中住立，未来的生、老、死，苦集的生成是否会被了知呢？”

“不，大德!”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识来说，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名色。

阿难！就这个范围，可能被生、老去、死去；可能去世、再生，就这个范围有名称道，就这个范围有言语道，就这个范围有安立道，就这个范围有慧的领域，就这个范围为这样（轮回）的状态之安立转起轮转，即：名色与识一起互相为缘的状态转起。

真我之安立

阿难！当安立真我时，在什么情形下安立呢？阿难！当安立真我时，安立有色的、少量的：‘我的真我是有色的、少量的。’阿难！当安立真我时，安立有色的、无量的：‘我的真我是有色的、无量的。’阿难！当安立真我时，安立无色的、少量的：‘我的真我是无色的、少量的。’阿难！当安立真我时，安立无色的、无量的：‘我的真我是

无色的、无量的。’

阿难！在那里，当安立真我时，凡安立有色的、少量的者，当安立真我时，现在他安立有色的、少量的，或者，当安立真我时，来世他安立有色的、少量的，或者，他像这样而想：‘虽然现在不是真实的，我将令其成真。’阿难！这样，‘真我为有色的、少量的之随见成为烦恼潜在趋势。’这是适当的言说。

阿难！在那里，当安立真我时，凡安立有色的、无量的者，当安立真我时，现在他安立有色的、无量的，或者，当安立真我时，来世他安立有色的、无量的，或者，他像这样而想：‘虽然现在不是真实的，我将令其成真。’阿难！这样，‘真我为有色的、无量的之随见成为烦恼潜在趋势。’这是适当的言说。

阿难！在那里，当安立真我时，凡安立无色的、少量的者，当安立真我时，现在他安立无色的、少量的，或者，当安立真我时，来世他安立无色的、少量的，或者，他像这样而想：‘虽然现在不是真实的，我将令其成真。’阿难！这样，‘真我为无色的、少量的之随见成为烦恼潜在趋势。’这是适当的言说。

阿难！在那里，当安立真我时，凡安立无色的、无量的者，当安立真我时，现在他安立无色的、无量的，或者，当安立真我时，来世他安立无色的、无量的，或者，他像这样而想：‘虽然现在不是真实的，我将令其成真。’阿难！这样，‘真我为无色的、无量的之随见成为烦恼潜在趋势。’这是适当的言说。

真我之不安立

阿难！当不安立真我时，在什么情形下不安立呢？阿难！当不安立真我时，不安立有色的、少量的：‘我的真我是有色的、少量的。’阿难！当不安立真我时，不安立有色的、无量的：‘我的真我是有色的、无量的。’阿难！当不安立真我时，不安立无色的、少量的：‘我的真我是无色的、少量的。’阿难！当不安立真我时，不安立无色的、无量的：‘我的真我是无色的、无量的。’

阿难！在那里，当不安立真我时，凡不安立有色的、少量的者，当不安立真我时，现在他不安立有色的、少量的，或者，当不安立真我时，来世他不安立有色的、少量的，或者，他不像这样而想：‘虽然现在不是真实的，我将令其成真。’阿难！这样，‘真我为有色的、少量的之随见不成为烦恼潜在趋势。’这是适当的言说。

阿难！在那里，当不安立真我时，凡不安立有色的、无量的者，当不安立真我时，现在他不安立有色的、无量的，或者，当不安立真我时，来世他不安立有色的、无量的，或者，他不像这样而想：‘虽然现在不是真实的，我将令其成真。’阿难！这样，‘真我为有色的、无量的之随见不成为烦恼潜在趋势。’这是适当的言说。

阿难！在那里，当不安立真我时，凡不安立无色的、少量的者，当不安立真我时，现在他不安立无色的、少量的，或者，当不安立真我时，来世他不安立无色的、少量的，或者，他不像这样而想：‘虽然现在不是真实的，我将令其成真。’阿难！这样，‘真我为无色的、少量的之随见不成为烦恼潜在趋势。’这是适当的言说。

阿难！在那里，当不安立真我时，凡不安立无色的、无量的者，

当不安立真我时，现在他不安立无色的、无量的，或者，当不安立真我时，来世他不安立无色的、无量的，或者，他不像这样而想：‘虽然现在不是真实的，我将令其成真。’阿难！这样，‘真我为无色的、无量的之随见不成为烦恼潜在趋势。’这是适当的言说。

真我之认为

阿难！当认为真我时，在什么情形下认为呢？阿难！当认为真我时，认为受：‘受是我的真我。’或者，阿难！像这样，当认为真我时，认为：‘受不是我的真我，我的真我是无感受的。’或者，阿难！像这样，当认为真我时，认为：‘受不是我的真我，我的真我也不是无感受的，我的真我感受，我的真我是受法。’

阿难！在那里，凡这么说：‘受是我的真我。’者，他应该被这么回答：‘朋友！有这三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这三受哪一个你认为是真我呢？’阿难！每当感受乐受时，那时，既不感受苦受，也不感受不苦不乐受，那时，只感受乐受；阿难！每当感受苦受时，那时，既不感受乐受，也不感受不苦不乐受，那时，只感受苦受；阿难！每当感受不苦不乐受时，那时，既不感受乐受，也不感受苦受，那时，只感受不苦不乐受。

阿难！乐受是无常的、有为的、缘所生的、灭尽法、消散法、褪去法、灭法；阿难！苦受也是无常的、有为的、缘所生的、灭尽法、消散法、褪去法、灭法；阿难！不苦不乐受也是无常的、有为的、缘所生的、灭尽法、消散法、褪去法、灭法，如果他感受乐受而想：‘这是我的真我。’则就以乐受之灭而他想：‘我的真我消失了。’如

果感受苦受而想：‘这是我的真我。’则就以苦受之灭而他想：‘我的真我消失了。’如果感受不苦不乐受而想：‘这是我的真我。’则就以不苦不乐受之灭而他想：‘我的真我消失了。’凡这么说：‘受是我的真我。’者，像这样，当认为真我时，他在当生中认为（真我是）无常的与苦乐混合的生起与消散法。阿难！因此，在这里，以此，认为：‘受是我的真我。’这不适用。

阿难！在那里，凡这么说：‘受不是我的真我，我的真我是无感受的。’者，他应该被这么回答：‘朋友！如果一切都不被感受之处是否有“我是这个”呢？’”

“不，大德!”

“阿难！因此，在这里，以此，认为：‘受不是我的真我，我的真我是无感受的。’这不适用。

阿难！在那里，凡这么说：‘受不是我的真我，我的真我也不是无感受的，我的真我感受，我的真我是受法。’者，他应该被这么回答：‘朋友！如果受完全地、全部地无余灭，以一切受不存在，以受灭，该处是否有“我是这个”呢？’”

“不，大德!”

“阿难！因此，在这里，以此，认为：‘受不是我的真我，我的真我也不是无感受的，我的真我感受，我的真我是受法。’这不适用。

阿难！当比丘不认为受是真我，也不认为无感受是真我，也不认为：‘我的真我受，我的真我是受法。’当不这么认为时，他在世间中

不执取任何事物。不执取则不战栗，不战栗就自证涅槃，他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阿难！如果说这样心解脱的比丘：“‘死后如来存在”是他的见。’那是不适当的。“‘死后如来不存在”是他的见。’那是不适当的。“‘死后如来存在且不存在”是他的见。’那是不适当的。“‘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是他的见。’那是不适当的。那是什么原因呢？阿难！所有名称之所及，所有名称道之所及，所有言语之所及，所有言语道之所及，所有安立之所及，所有安立道之所及，所有慧之所及，所有慧的领域之所及，所有轮转之所及，所有转起之所及，证知它后，比丘为解脱者。（说：）‘证知它后已解脱的比丘“不知、不见”是他的见。’那是不适当的。

七识住

阿难！有七识住、二处，哪七个呢？阿难！有种种身、种种想的众生，即：人类、某些天、某些堕下界者，这是第一识住。阿难！有种种身、单一想的众生，即：以第一（禅）往生的梵众天，这是第二识住。阿难！有单一身、种种想的众生，即：光音天，这是第三识住。阿难！有单一身、单一想的众生，即：遍净天，这是第四识住。阿难！有以一切色想的超越，以有对想的灭没，以不作意种种想（而知）：‘虚空是无边的’，到虚空无边处的众生，这是第五识住。阿难！有以一切虚空无边处的超越（而知）：‘识是无边的’，到识无边处的众生，这是第六识住。阿难！有以一切识无边处的超越（而知）：‘什么都没有’，到无所有处的众生，这是第七识住。无想众生处、

非想非非想处为二（处）。

阿难！在这里，这第一识处：种种身、种种想的众生，即：人类、某些天、某些堕下界者，阿难！凡了知它、了知它的集起、了知它的灭没、了知它的乐味、了知它的过患、了知它的出离，适合欢喜它吗？”

“不，大德!”……（中略）

“阿难！在这里，这无想众生处，阿难！凡了知它、了知它的集起、了知它的灭没、了知它的乐味、了知它的过患、了知它的出离，适合欢喜它吗？”

“不，大德!”

“阿难！在这里，这非想非非想处，阿难！凡了知它、了知它的集起、了知它的灭没、了知它的乐味、了知它的过患、了知它的出离，适合欢喜它吗？”

“不，大德!”

“阿难！当比丘如实知这七识住与这二处的集起、灭没、乐味、过患、出离后，以不执取而成为解脱者，阿难！这被称为慧解脱者。

阿难！有这八解脱，哪八个呢？有色者见诸色，这是第一解脱。内无色想者见外诸色，这是第二解脱。只倾心于清净的，这是第三解脱。以一切色想的超越，以有对想的灭没，以不作意种种想（而知）：‘虚空是无边的’，进入后住于虚空无边处，这是第四解脱。以一切虚空无边处的超越（而知）：‘识是无边的’，进入后住于识无边处，这是第五解脱。以一切识无边处的超越（而知）：‘什么都没有’，进

入后住于无所有处，这是第六解脱。以一切无所有处的超越，进入后住于非想非非想处，这是第七解脱。以一切非想非非想处的超越，进入后住于想受灭，这是第八解脱。

阿难！当比丘顺入、逆入、顺逆入这八解脱时，他出入于想要之处、想要之时、想要之所及，他以诸烦恼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阿难！这被称为俱分解脱的比丘。阿难！没有其它俱分解脱比这位俱分解脱者更优胜或胜妙的了。”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尊者阿难欢喜世尊所说。

大因缘经第二终了。

16、大般涅槃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阇崛山。

当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想要攻打跋耆，他这么说：

“我要灭绝这些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的跋耆，我要使跋耆灭亡，我要带给跋耆人不幸与厄运。”

那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召唤摩揭陀国大臣作雨者婆罗门：

“来！婆罗门！请你去见世尊。抵达后，请你以我的名义以头礼拜世尊的足，请询问（是否）无病、健康、轻快、有力、乐住（而

说）：‘大德！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以头礼拜世尊的足，他询问（你是否）无病、健康、轻快、有力、乐住。’而且请你这么说：‘大德！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想要攻打跋耆，他这么说：“我要灭绝这些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的跋耆，我要使跋耆灭亡，我要带给跋耆不幸与厄运。”’你彻底地学得世尊的回答后，（回来）向我报告，因为诸如来都不说不实的。”

作雨者婆罗门

“是的，先生！”摩揭陀国大臣作雨者婆罗门回答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后，令一辆辆吉祥车上轭后，登上一辆吉祥车，一辆辆吉祥车从王舍城出发，往耆阇崛山前进，以车辆一直到车辆能通行之处，然后下车步行，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摩揭陀国大臣作雨者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以头礼拜乔达摩先生的足，他询问（你是否）无病、健康、轻快、有力、乐住。乔达摩先生！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想要攻打跋耆，而且他这么说：‘我要灭绝这些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的跋耆，我要使跋耆灭亡，我要带给跋耆不幸与厄运。’”

国王-不衰退法

当时，尊者阿难站在世尊背后为世尊搧着风。那时，世尊召唤尊者阿难：

“阿难！你是否听闻：‘跋耆人有经常的集合、时常的集合

吗？’”

“大德！这被我听闻：‘跋耆人有经常的集合、时常的集合。’”

“阿难！只要跋耆人有经常的集合、时常的集合，阿难！跋耆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阿难！你是否听闻：‘跋耆人和合地集合、和合地结束、和合地作跋耆人应该做的事吗？’”

“大德！这被我听闻：‘跋耆人和合地集合、和合地结束、和合地作跋耆人应该做的事。’”

“阿难！只要跋耆人和合地集合、和合地结束、和合地作跋耆人应该做的事，阿难！跋耆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阿难！你是否听闻：‘跋耆人不安立没被安立的，不断绝已被安立的，依往昔跋耆人所安立的法受持后转起吗？’”

“大德！这被我听闻：‘跋耆人不安立没被安立的，不断绝已被安立的，依往昔跋耆人所安立的法受持后转起。’”

“阿难！只要跋耆人不安立没被安立的，不断绝已被安立的，依往昔跋耆人所安立的法受持后转起，阿难！跋耆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阿难！你是否听闻：‘跋耆人恭敬、尊重、尊敬、崇敬那些跋耆的跋耆大老，并且认为应该听他们的吗？’”

“大德！这被我听闻：‘跋耆人恭敬、尊重、尊敬、崇敬那些跋耆的跋耆大老，并且认为应该听他们的。’”

“阿难！只要跋耆人恭敬、尊重、尊敬、崇敬那些跋耆的跋耆大

老，并且认为应该听他们的，阿难！跋耆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阿难！你是否听闻：‘跋耆人不对良家妇人、良家少女强拉后强迫同居吗？’”

“大德！这被我听闻：‘跋耆人不对良家妇人、良家少女强拉后强迫同居。’”

“阿难！只要跋耆人不对良家妇人、良家少女强拉后强迫同居，阿难！跋耆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阿难！你是否听闻：‘跋耆人恭敬、尊重、尊敬、崇敬那些跋耆的跋耆塔庙，（不论）内部与外部，不使先前所施与、先前所作合法的供物衰损吗？’”

“大德！这被我听闻：‘跋耆人恭敬、尊重、尊敬、崇敬那些跋耆的跋耆塔庙，（不论）内部与外部，不使先前所施与、先前所作合法的供物衰损。’”

“阿难！只要跋耆人恭敬、尊重、尊敬、崇敬那些跋耆的跋耆塔庙，（不论）内部与外部，不使先前所施与、先前所作合法的供物衰损，阿难！跋耆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阿难！你是否听闻：‘跋耆人对阿罗汉如法地善安排守护、防护、保护（以考量）：是否未来过的阿罗汉会来跋耆，已来过的阿罗汉会在跋耆安乐地居住吗？’”

“大德！这被我听闻：‘跋耆人对阿罗汉如法地善安排守护、防护、保护（以考量）：是否未来过的阿罗汉会来跋耆，已来过的阿罗

汉会在跋耆安乐地居住。’”

“阿难！只要跋耆人对阿罗汉如法地善安排守护、防护、保护（以考量）：是否未来过的阿罗汉会来跋耆，已来过的阿罗汉会在跋耆安乐地居住，阿难！跋耆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那时，世尊召唤摩揭陀国大臣行雨婆罗门：

“婆罗门！有一次，我住在毗舍离沙楞大大塔庙。婆罗门！在那里，我教导跋耆人这七不衰退法。婆罗门！只要这七不衰退法在跋耆中住立，以及跋耆人在这七不衰退法（的确立）上被看见，婆罗门！跋耆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当这么说时，摩揭陀国大臣作雨者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即便只具备一不衰退法，跋耆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何况说（具备）七不衰退法。乔达摩先生！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不应该以战争取跋耆，除非以叛逆，除非以离间。乔达摩先生！好啦，现在，我们应该走了，我们是有许多该做之事的忙人。”

“婆罗门！现在，你考量适当的时间。”

那时，摩揭陀国大臣作雨者婆罗门欢喜、随喜世尊所说后，起座离开。

比丘-不衰退法

那时，在摩揭陀国大臣作雨者婆罗门离去不久，世尊召唤尊者阿难：

“阿难！请你集合所有依王舍城居住的比丘到讲堂中。”

“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后，集合了所有依王舍城居住的比丘到讲堂中，然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坐在一旁。在一旁坐好后，尊者阿难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比丘僧团已经集合，大德！现在，请世尊考量适当的时间。”

那时，世尊前往讲堂。抵达后，在铺设好的座位坐下。坐好后，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我将教导你们七不衰退法，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只要比丘们有经常的集合、时常的集合，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比丘们！只要比丘们和合地集合、和合地结束、和合地作比丘应该做的事，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比丘们！只要比丘们不安立没被安立的，不断绝已被安立的，依所安立的学处受持后转起，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比丘们！只要比丘们恭敬、尊重、尊敬、崇敬那些有经验且已长久出家之上座比丘、僧团父、僧团领导者，并且认为应该听他们的，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比丘们！只要比丘们不受已生起、导致再生的渴爱影响，比丘

们！比丘们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比丘们！只要比丘们是林野住处的期待者，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比丘们！只要比丘们各自提起正念：是否未来过的美善同梵行者会来，已来过的美善同梵行者会安乐地居住，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比丘们！只要这七不衰退法在诸比丘中住立，以及诸比丘在这七不衰退法（的确立）上被看见，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比丘们！我将教导你们另外的七不衰退法，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只要比丘们是不乐于作业者、不爱好作业者、不乐于致力作业者，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比丘们！只要比丘们是不乐于言谈者、不爱好言谈者、不乐于致力言谈者，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比丘们！只要比丘们是不乐于睡眠者、不爱好睡眠者、不乐于致力睡眠者，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比丘们！只要比丘们是不乐于聚会者、不爱好聚会者、不乐于致力聚会者，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比丘们！只要比丘们是非恶欲求者，不进入恶欲求的影响，比丘

们！比丘们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比丘们！只要比丘们没有恶朋友、恶伴侣、恶同志者，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比丘们！只要比丘们不以低量的胜智停留在终结的中途，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比丘们！只要这七不衰退法在诸比丘中住立，以及诸比丘在这七不衰退法（的确立）上被看见，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比丘们！我将教导你们另外的七不衰退法，……（中略）。

比丘们！只要比丘们是有信者，……（中略）是有惭者，……（中略）是有愧者，……（中略）是多闻者，……（中略）是活力已被发动者，……（中略）是念已现前者，……（中略）是有慧者，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比丘们！只要这七不衰退法在诸比丘中住立，以及诸比丘在这七不衰退法（的确立）上被看见，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比丘们！我将教导你们另外的七不衰退法，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只要比丘们修习念觉支，……（中略）修习择法觉支……修习精进觉支……修习喜觉支……修习轻安觉支……修习定觉

支……修习舍觉支，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比丘们！只要这七不衰退法在诸比丘中住立，以及诸比丘在这七不衰退法（的确立）上被看见，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比丘们！我将教导你们另外的七不衰退法，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只要比丘们修习无常想，……（中略）修习无我想……修习不净想……修习过患想……修习舍断想……修习离贪想……修习灭想，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比丘们！只要这七不衰退法在诸比丘中住立，以及诸比丘在这七不衰退法（的确立）上被看见，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比丘们！我将教导你们六不衰退法，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只要比丘们对同梵行者公开地与私下地现起慈身业，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比丘们！只要比丘们对同梵行者公开地与私下地现起慈语业，……（中略）将对同梵行者公开地与私下地现起慈意业，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比丘们！只要比丘们是所有那些根据法而得到的如法利养，乃至包含自己钵里的，以像这样的利养与有戒的同梵行者平等地受用者、共同分享者，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比丘们！只要比丘们对所有无毁坏的、无瑕疵的、无污点的、无杂色的、自由的、智者所称赞的、不取着的、导向定的戒，在像这样的戒上与同梵行者公开地与私下地住于戒的一致，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比丘们！只要比丘们对所有这圣的、出离的、带领那样的行为者到苦的完全灭尽之见，在像这样的见上与同梵行者公开地与私下地住于见的一致，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比丘们！只要这六不衰退法在诸比丘中住立，以及诸比丘在这六不衰退法（的确立）上被看见，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在那里，当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阇崛山时，他就对比丘们多作这法说：

“像这样是戒；像这样是定；像这样是慧，当已遍修习戒时，定有大果、大效益；当已遍修习定时，慧有大果、大效益；已遍修习慧的心就完全地解脱烦恼，即：欲的烦恼、有的烦恼、无明的烦恼。”

那时，世尊如其意住在王舍城后，召唤尊者阿难：

“来！阿难！我们去芒果树苗圃。”

“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

那时，世尊与大比丘僧团一起抵达芒果树苗圃。在那里，世尊住在国王的芒果树苗圃。在那里，当世尊住在国王的芒果树苗圃时，他也对比丘们多作这法说：

“像这样是戒；像这样是定；像这样是慧，当已遍修习戒时，定有大果、大效益；当已遍修习定时，慧有大果、大效益；已遍修习慧的心就完全地解脱烦恼，即：欲的烦恼、有的烦恼、无明的烦恼。

那时，世尊如其意住在国王的芒果树苗圃后，召唤尊者阿难：

“来！阿难！我们去那烂陀。”

“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

那时，世尊与大比丘僧团一起去那烂陀。在那里，世尊住在那烂陀卖衣者的芒果园中。

舍利弗的狮子吼

那时，尊者舍利弗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舍利弗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我对世尊有这样的净信：过去不存在，将来不存在，现在也不存在其他的沙门或婆罗门比世尊更高证智的，即：正觉。”

“舍利弗！你所说的这如牛王之语实在崇高，作一向的、绝对的狮子吼：‘大德！我对世尊有这样的净信：过去不存在，将来不存在，现在也不存在其他的沙门或婆罗门比世尊更高证智的，即：正觉。’舍利弗！你以心熟知心后，知道凡那些存在于过去世的阿罗

汉、遍正觉者：那一切世尊：‘那些世尊有这样的戒。’或‘那些世尊有这样的法、这样的慧、这样的住处、这样的解脱。’吗？”

“不，大德!”

“又，舍利弗！你以心熟知心后，知道凡那些将存在于未来世的阿罗汉、遍正觉者；那一切世尊：‘那些世尊将有这样的戒。’或‘那些世尊将有这样的法、这样的慧、这样的住处、这样的解脱。’吗？”

“不，大德!”

“又，舍利弗！你以心熟知心后，知道我现在阿罗汉、遍正觉者：‘世尊有这样的戒。’或‘世尊有这样的法、这样的慧、这样的住处、这样的解脱。’吗？”

“不，大德!”

“舍利弗！这里，当你对过去、未来、现在阿罗汉、遍正觉者没有他心智时，那么，舍利弗！你为何说这崇高如牛王之语，作一向的、绝对的狮子吼：‘大德！我对世尊有这样的净信：过去不存在，将来不存在，现在也不存在其他的沙门或婆罗门比世尊更高证智的，即：正觉。’呢？”

“大德！我对过去、未来、现在阿罗汉、遍正觉者确实没有他心智，但我已知道法的类比。

大德！犹如国王边境的城市，有坚固的壁垒，坚固的城墙与城门，只有一道门，在那里的贤智、能干、有智慧守门人阻止陌生人，而使熟人进入。当他依序环绕整个城市的道路时，不可能看到城墙有

甚至猫能出去大小的间隙或裂口，他这么想：‘凡任何够大的生物进出这城市，都仅能经由此门进出。’同样的，大德！我已知道法的类比：‘大德！凡那些存在于过去世的阿罗汉、遍正觉者；那一切世尊都舍断心的小杂染、慧的减弱之五盖后，在四念住上心善建立，如实修习七觉支后，现正觉无上遍正觉。大德！凡那些将存在于未来世的阿罗汉、遍正觉者；那一切世尊也都舍断心的小杂染、慧的减弱之五盖后，在四念住上心善建立，如实修习七觉支后，将现正觉无上遍正觉。大德！现在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也舍断心的小杂染、慧的减弱之五盖后，在四念住上心善建立，如实修习七觉支后，现正觉无上遍正觉。’”

在那里，当世尊住在那烂陀卖衣者的芒果园中时，他也对比丘们多作这法说：

“像这样是戒；像这样是定；像这样是慧，当已遍修习戒时，定有大果、大效益；当已遍修习定时，慧有大果、大效益；已遍修习慧的心就完全地解脱烦恼，即：欲的烦恼、有的烦恼、无明的烦恼。”

破戒（坏品德）的过患

那时，世尊如其意住在那烂陀后，召唤尊者阿难：

“来！阿难！我们去巴咤厘村。”

“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

那时，世尊与大比丘僧团一起抵达巴咤厘村。 巴咤厘村的优婆塞们听闻：“世尊已抵达巴咤厘村。”那时，巴咤厘村的优婆塞们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巴咤

厘村的优婆塞们对世尊这么说：“大德！请世尊同意（住）我们的招待所。”世尊以沉默同意了。那时，巴咤厘村的优婆塞们知道世尊同意了后，起座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去招待所。抵达后，铺设招待所的一切铺设物、设置座位、设立水瓶、悬挂油灯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巴咤厘村的优婆塞们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招待所的一切铺设物已铺设、座位已设置、水瓶已设立、油灯已悬挂，大德！现在请世尊考量适当的时间。”

那时，世尊在傍晚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与比丘僧团一起去招待所。抵达后，洗脚，然后进入招待所，接着靠中央柱子面向东坐下，比丘僧团也洗脚、进入招待所，然后靠西边墙壁面向东，在世尊后面坐下，巴咤厘村的优婆塞们洗脚、进入招待所，然后靠东边墙壁面向西，面对世尊坐下。

那时，世尊召唤巴咤厘村的优婆塞们：

“屋主们！有这五种破戒、戒坏失的过患，哪五种呢？屋主们！这里，破戒者、戒已坏失者因为放逸而遭受大财产的损失，这是第一种破戒、戒坏失的过患。

再者，屋主们！破戒者、戒已坏失者的恶名声传出去，这是第二种破戒、戒坏失的过患。

再者，屋主们！破戒者、戒已坏失者往见任何群众：刹帝利众或婆罗门众或屋主众或沙门众，他无自信地、心虚地往见，这是第三种破戒、戒坏失的过患。

再者，屋主们！破戒者、戒已坏失者迷乱地死去，这是第四种破戒、戒坏失的过患。

再者，屋主们！破戒者、戒已坏失者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这是第五种破戒、戒坏失的过患。

屋主们！这些是五种破戒、戒坏失的过患。

持戒（有品德）的效益

屋主们！有这五种持戒、戒具足的效益，哪五种呢？屋主们！这里，持戒者、戒具足者因为不放逸而到达大财产的聚集，这是第一种持戒、戒具足的效益。

再者，屋主们！持戒者、戒具足者的好名声传出去，这是第二种持戒、戒具足的效益。

再者，屋主们！持戒者、戒具足者往见任何群众：刹帝利众或婆罗门众或屋主众或沙门众，他有自信地、不心虚地往见，这是第三种持戒、戒具足的效益。

再者，屋主们！持戒者、戒具足者不迷乱地死去，这是第四种持戒、戒具足的效益。

再者，屋主们！持戒者、戒具足者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这是第五种持戒、戒具足的效益。

屋主们！这些是五种持戒、戒具足的效益。

那时，世尊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巴咤厘村的优婆塞们大半夜，使之欢喜，然后令他们离开：

“屋主们！夜已过，现在请你们考量适当的时间。”

“是的，大德!”巴咤厘村的优婆塞们回答世尊后，起座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离开。

那时，世尊在巴咤厘村优婆塞们离去不久进入空屋。

华氏城的建筑

当时，摩揭陀国大臣苏尼大与作雨者为了抵抗跋耆人，在巴咤厘村建筑城堡。当时，好几千个天神在巴咤厘村占取宅地：凡有大力量天神占取宅地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引导心有大力量的国王大臣令他们建筑住处；凡有中等（力量）天神占取宅地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引导心有中等（力量）的国王大臣令他们建筑住处；凡有低等（力量）天神占取宅地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引导心有低等（力量）的国王大臣令他们建筑住处。世尊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那（几）千个天神在巴咤厘村占取宅地，那时，世尊在破晓时起来后，召唤尊者阿难：

“阿难！谁在在巴咤厘村建筑城堡呢？”

“大德！摩揭陀国大臣苏尼大与作雨者为了抵抗跋耆人在巴咤厘村建筑城堡。”

“阿难！犹如与三十三天商量了，就这样，摩揭陀国大臣苏尼大与作雨者为了抵抗跋耆人在巴咤厘村建筑城堡。阿难！这里，我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那（几）千个天神在巴咤厘村占取宅地：凡有大力量天神占取宅地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引导心有大力量的国王大臣令他们建筑住处；凡有中等（力量）天神占取宅地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引导心有中等（力量）的国王大臣令他们建筑住处；凡有低

等（力量）天神占取宅地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引导心有低等（力量）的国王大臣令他们建筑住处。阿难！所有亚利安人所及之处；所有（其）商人行径之所及，这将是第一都市，华氏城将是财货集散地，阿难！华氏城的三个障碍将是：火（灾）、水（灾）、敌人的破坏。”

那时，摩揭陀国大臣苏尼大与作雨者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相互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摩揭陀国大臣苏尼大与作雨者对世尊这么说：

“请乔达摩先生与比丘僧团一起同意我们今日的食事（供养）。”

世尊以沉默同意了。

那时，摩揭陀国大臣苏尼大与作雨者知道世尊同意后，回自己的住处。抵达后，在自己的住处准备胜妙的硬食与软食，时候到时通知世尊：

“乔达摩先生！时候已到，饮食已（准备）完成。”

那时，世尊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与比丘僧团一起去摩揭陀国大臣苏尼大与作雨者的住处。抵达后，与比丘僧团一起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那时，摩揭陀国大臣苏尼大与作雨者亲手以胜妙的硬食与软食款待与满足以佛陀为上首的比丘僧团。

那时，世尊食用完毕手离钵时，摩揭陀国大臣苏尼大与作雨者取某个低矮坐具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以这些偈诵感谢摩揭陀国大臣苏尼大与作雨者：

“在任何地方，贤智类者建造住所，

在那里他宴请持戒者，已自制者、梵行者。

在那里，凡有天神们（被）告知他们的供养，

他们因供养而崇拜他，因服侍而尊敬他。

他们因此而怜悯他，如母亲对自己的亲生子，

被天神怜悯的人，经常看见吉祥。”

那时，世尊以这些偈诵感谢摩揭陀国大臣苏尼大与作雨者后，起坐离开。

当时，摩揭陀国大臣苏尼大与作雨者紧追在世尊之后（心想）：

“现在，凡沙门桥达摩离开之门将名为乔达摩门；渡恒河之渡场将名为乔达摩渡场。”

那时，世尊离开之门名为乔达摩门。那时，世尊去恒河之渡场。当时，恒河充满水，满到河边乌鸦能喝到的，一些人遍求船；一些人遍求筏；一些人在此岸绑桴想到对岸。那时，世尊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那样（快）地在恒河此岸消失，与比丘僧团一起出现在恒河对岸。那时，世尊看见那些人：一些人遍求船；一些人遍求筏；一些人在此岸绑桴想到对岸，那时，世尊知道这件事后，那时候自说优陀那：

“凡越渡海洋、湖泊者，他们造桥离沼泽，

人们绑桴，有智慧的人已横渡。”

初诵品（终了）。

圣谛的谈说

那时，世尊召唤尊者阿难：

“来！阿难！我们去拘利村。”

“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

那时，世尊与大比丘僧团一起抵达拘利村。在那里，世尊住在拘利村。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因为对四圣谛的不随觉、不通达，这样，我与你们就流转过这长途的轮回，哪四个呢？比丘们！因为对苦圣谛的不随觉、不通达，这样，我与你们就流转过这长途的轮回；因为对苦集圣谛的不随觉、不通达，这样，我与你们就流转过这长途的轮回；因为对苦灭圣谛的不随觉、不通达，这样，我与你们就流转过这长途的轮回；因为对导向苦灭道迹圣谛的不随觉、不通达，这样，我与你们就流转过这长途的轮回。

比丘们！这苦圣谛已随觉、已通达，苦集圣谛已随觉、已通达，苦灭圣谛已随觉、已通达，导向苦灭道迹圣谛已随觉、已通达，有的渴爱已被切断，有之管道已尽，现在不再有再生。”

这就是世尊所说，说了这个后，善逝、大师又更进一步这么说：

“由于不如实见四圣谛，

就在种种出生中长途轮回。

那些（真理）已被看见，有之管道已被根绝，

苦的根已被切断，现在不再有再生。”

在那里，当世尊住在拘利村时，他也对比丘们多作这法说：

“像这样是戒；像这样是定；像这样是慧，当已遍修习戒时，定有大果、大效益；当已遍修习定时，慧有大果、大效益；已遍修习慧

的心就完全地解脱烦恼，即：欲的烦恼、有的烦恼、无明的烦恼。”

不还者与以正觉为彼岸

那时，世尊如其意住在拘利村后，召唤尊者阿难：

“来！阿难！我们去亲戚村。”

“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

那时，世尊与大比丘僧团一起抵达亲戚村，在那里，世尊住在亲戚村的砖屋中。

那时，尊者阿难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阿难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名叫萨哈的比丘在亲戚村死了，他的去处是什么？来世是什么？大德！名叫难陀的比丘尼在亲戚村死了，她的去处是什么？来世是什么？大德！名叫善施的优婆塞在亲戚村死了，他的去处是什么？来世是什么？大德！名叫善生的优婆夷在亲戚村死了，她的去处是什么？来世是什么？大德！名叫公鸡的优婆塞在亲戚村死了，他的去处是什么？来世是什么？大德！名叫迦哩巴的优婆塞……（中略）大德！名叫尼迦达的优婆塞……（中略）大德！名叫迦低沙哈的优婆塞……（中略）大德！名叫满足的优婆塞……（中略）大德！名叫善满足的优婆塞……（中略）大德！名叫吉祥的优婆塞……（中略）大德！名叫善吉祥的优婆塞在亲戚村死了，他的去处是什么？来世是什么？”

“阿难！萨哈比丘以诸烦恼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阿难！难陀比丘尼以五下分结

的灭尽而为化生者，在那里入了究竟涅槃，为不从彼世转回者。阿难！善施优婆塞以三结的灭尽，以贪、瞋、痴薄，为一来者，只来此世一回后，将得到苦的结束。阿难！善生优婆夷以三结的灭尽，为入流者，不堕恶趣法、决定、以正觉为彼岸。阿难！公鸡优婆塞以五下分结的灭尽而为化生者，在那里入了究竟涅槃，为不从彼世转回者。阿难！迦哩巴优婆塞……（中略）阿难！尼迦达优婆塞……（中略）阿难！迦低沙哈优婆塞……（中略）阿难！满足优婆塞……（中略）阿难！善满足优婆塞……（中略）阿难！吉祥优婆塞……（中略）阿难！善吉祥优婆塞以五下分结的灭尽而为化生者，在那里入了究竟涅槃，为不从彼世转回者。阿难！超过五十位在亲戚村死去的优婆塞以五下分结的灭尽而为化生者，在那里入了究竟涅槃，为不从彼世转回者。阿难！九十多位在亲戚村死去的优婆塞以三结的灭尽，以贪、瞋、痴薄，为一来者，只来此世一回后，将得到苦的结束。阿难！超过五百六位在亲戚村死去的优婆塞以三结的灭尽，为入流者，不堕恶趣法、决定、以正觉为彼岸。

法镜法门

阿难！生为人会死去并非不可思议，如果当每一个死了，你们都来问如来这些事，阿难！这对如来也会是个麻烦。阿难！因此，在这里，我将教导名叫法镜法门，已具备此的圣弟子，当他愿意时，他就能由自己记说自己：‘于地狱已尽，畜生界已尽，饿鬼界已尽，苦界、恶趣、下界已尽，我是入流者，不堕恶趣法、决定、以正觉为彼岸。’

而，阿难！什么是法镜法门，已具备此的圣弟子，当他愿意时，他就能由自己记说自己：‘于地狱已尽，畜生界已尽，饿鬼界已尽，苦界、恶趣、下界已尽，我是入流者，不堕恶趣法、决定、以正觉为彼岸。’呢？

阿难！这里，圣弟子对佛具备不坏净：‘像这样，那世尊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

圣弟子对法具备不坏净：‘法是被世尊善说的、直接可见的、实时的、请你来见的、能引导的、智者应该自己经验的。’

对僧团具备不坏净：‘世尊的弟子僧团是依善而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团是依正直而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团是依真理而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团是如法而行者，即：四双之人、八辈之士，这世尊的弟子僧团应该被奉献、应该被供奉、应该被供养、应该被合掌，为世间的无上福田。’

具备圣所爱戒：‘无毁坏的、无瑕疵的、无污点的、无杂色的、自由的、智者所称赞的、不取着的、导向定的。’

阿难！这是那法镜法门，已具备此的圣弟子，当他愿意时，他就能由自己记说自己：‘于地狱已尽，畜生界已尽，饿鬼界已尽，苦界、恶趣、下界已尽，我是入流者，不堕恶趣法、决定、以正觉为彼岸。’”

在那里，当世尊住在亲戚村的砖屋时，他也对比丘们多作这法说：“像这样是戒；像这样是定；像这样是慧，当已遍修习戒

时，定有大果、大效益；当已遍修习定时，慧有大果、大效益；已遍修习慧的心就完全地解脱烦恼，即：欲的烦恼、有的烦恼、无明的烦恼。”

那时，世尊如其意住在亲戚村后，召唤尊者阿难：

“来！阿难！我们去毗舍离。”

“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

那时，世尊与大比丘僧团一起抵达毗舍离。那时，世尊住在菴婆巴利园。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比丘应该住于正念、正知，这是我们对你们的教诫。

比丘们！比丘如何有正念呢？比丘们！这里，比丘住于在身上随观身，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在受上随观受……（中略）在心上随观心……（中略）住于在法上随观法，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比丘们！这样，比丘有正念。

比丘们！比丘如何有正知呢？比丘们！这里，比丘在前进、后退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前视、后视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肢体）曲伸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穿）衣、持钵与大衣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饮、食、嚼、尝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大小便动作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行、住、坐、卧、清醒、语、默时是正知于行为者。比丘们！这样，比丘有正知。

比丘们！比丘应该住于正念、正知，这是我们对你们的教诫。”

艺妓菴婆巴利

那时，艺妓菴婆巴利听闻：

“听说世尊已到达毗舍离，住在毗舍离我的芒果园中。”

那时，艺妓菴婆巴利令一辆辆吉祥车上轭后，登上一辆辆吉祥车，然后一辆辆吉祥车从毗舍离出发，前往自己的芒果园，以车辆一直到车辆能通行之处，然后下车步行，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艺妓菴婆巴利，使之欢喜。

那时，艺妓菴婆巴利被世尊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之欢喜后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请世尊与比丘僧团一起同意明天我的饮食（供养）。”

世尊以沉默同意了。

那时，艺妓菴婆巴利知道世尊同意后，起座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离开。

那时，毗舍离的离车族人听闻：

“听说世尊已到达毗舍离，住在毗舍离菴婆巴利的园林中。”

那时，那些离车族人令一辆辆吉祥车上轭后，登上一辆辆吉祥车，然后一辆辆吉祥车从毗舍离出发。在那里，某些离车族人全是青色的：青色的容色、青色的衣服、青色的装饰；某些离车族人全是黄色的：黄色的容色、黄色的衣服、黄色的装饰；某些离车族人全是红色的：红色的容色、红色的衣服、红色的装饰；某些离车族人全是白色的：白色的容色、白色的衣服、白色的装饰。

那时，艺妓菴婆巴利对一个个年轻的离车族人车轴与车轴、车轮

与车轮、轭与轭地交错（而过）。那时，那些离车族人对艺妓菴婆巴利这么说：

“喂！菴婆巴利！为何对一个个年轻的离车族人车轴与车轴、车轮与车轮、轭与轭地交错（而过）？”

“贵族之子！因为，像这样，世尊与比丘僧团一起被我邀请明天的饮食（供养）。”

“喂！菴婆巴利！以（出）十万，请你让与那饮食（供养）。”

“贵族之子！即使你们给我毗舍离及其领地，我也不让与那饮食（供养）。”

那时，那些离车族人弹指（懊恼地说）：

“先生！我们确实被芒果女打败了，先生！我们确实被芒果女打败了。”

那时，那些离车族人往菴婆巴利的园林前进，世尊看见那些离车族人远远地走来。看见后，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凡以前没见过三十三天的比丘们，比丘们！请你们看着（这）群离车族人，比丘们！请你们注视（这）群离车族人，比丘们！请你们把（这）群离车族人等同三十三天联想在一起。”

那时，那些离车族人以车辆一直到车辆能通行之处，然后下车步行，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那些离车族人，使之欢喜。

那时，那些离车族人被世尊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之欢喜后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请世尊与比丘僧团一起同意明天我们的饮食（供养）。”

那时，世尊对那些离车族人这么说：

“离车族人！我已同意明天艺妓菴婆巴利的饮食（供养）。”

那时，那些离车族人弹指（懊恼地说）：

“先生！我们确实被芒果女打败了，先生！我们确实被芒果女打败了。”

那时，那些离车族人欢喜、随喜世尊所说后，起座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离开。

那时，那夜过后，艺妓菴婆巴利在自己的园林里准备胜妙的硬食与软食后，时候到时通知世尊：

“大德！时候已到，饮食已（准备）完成。”

那时，世尊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去艺妓菴婆巴利的园林。抵达后，与比丘僧团一起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

那时，艺妓菴婆巴利亲手以胜妙的硬食与软食款待与满足以佛陀为上首的比丘僧团。

那时，世尊食用完毕手离钵时，艺妓菴婆巴利取某个低矮坐具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艺妓菴婆巴利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园林我将施与以佛陀为上首的比丘僧团。”

世尊领受了园林。

那时，艺妓菴婆巴利被世尊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之欢喜后，起座离开。

在那里，当世尊住在毗舍离菴婆巴利的园林中时，他就对比丘们

多作这法说：

“像这样是戒；像这样是定；像这样是慧，当已遍修习戒时，定有大果、大效益；当已遍修习定时，慧有大果、大效益；已遍修习慧的心就完全地解脱烦恼，即：欲的烦恼、有的烦恼、无明的烦恼。”

在木瓜树村进入雨季安居

那时，世尊如其意住在菴婆巴利的园林后，召唤尊者阿难：

“来！阿难！我们去木瓜树小村。”

“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

那时，世尊与大比丘僧团一起抵达木瓜树小村，在那里，世尊住在木瓜树小村中。

那时，世尊召唤比丘们：

“来！比丘们！你们全部在毗舍离依靠朋友、熟人、友人进入雨季安居，而我就在木瓜树小村这里进入雨季安居。”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后，全部在毗舍离依靠朋友、熟人、友人进入雨季安居，世尊就在木瓜树小村那里进入雨季安居。

那时，当世尊进入雨季安居时，生了重病，起激烈的、濒临死亡的感受，世尊正念、正知地忍受它，不被恼害。那时，世尊这么想：

“如果我没召唤随侍，没告别比丘僧团而后般涅槃，那对我不适当，让我以精进挡开这个病后，住于留住寿行。”

那时，世尊以精进挡开那个病后，住于留住寿行。那时，世尊止息了那个病。那时，世尊病已康复，从病中康复不久，从住处出来，

在住处荫影中设置好的座位坐下。那时，尊者阿难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阿难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我看见世尊的安乐；大德！我看见世尊的能够容忍，大德！因为世尊生病，我的身体就像被麻醉了一样，我不辨方向，对法也不清楚了，大德！唯有少许宽慰的是，我想：‘世尊将不会就这样般涅槃，除非直到世尊说了关于僧团的任何事为止。’”

“但，阿难！比丘僧团对我期待什么呢？阿难！被我教导的法没内、外之分，阿难！如来的法没有师傅留一手，阿难！确实有人这么想：‘我将照顾比丘僧团。’或‘比丘僧团为我所管。’阿难！他确实应该说关于僧团的任何事，（但，）阿难！如来不这么想：‘我将照顾比丘僧团。’或‘比丘僧团为我所管。’阿难！为何如来将说那关于僧团的任何事呢？又，阿难！我现在已衰老、已年老，高龄而年迈，已到了老人期，转为八十岁的老人期了，阿难！犹如衰老的货车以包缠物交错绷绑使之存续，同样的，阿难！如来的身体的确以包缠物交错绷绑使之存续，阿难！每当如来以对一切相的不作意、以对某类受的灭、进入并住于无相心定时，阿难！那时，如来的身体（才）较为安乐，阿难！因此，在这里，你们要住于以自己为依靠，以自己为归依，不以其他为归依；以法为依靠，以法为归依，不以其他为归依。而，阿难！比丘如何以自己为依靠，以自己为归依，不以其他为归依；以法为依靠，以法为归依，不以其他为归依呢？阿难！这里，比丘住于在身上随观身，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

忧；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于在法上随观法，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阿难！比丘这样住于以自己为依靠，以自己为归依，不以其他为归依；以法为依靠，以法为归依，不以其他为归依。阿难！不论现在，或我死后，凡任何住于以自己为依靠，以自己为归依，不以其他为归依；以法为依靠，以法为归依，不以其他为归依者，阿难！对我来说，这些比丘必将是任何那些对学热衷者中第一的了。”

第二诵品（终了）。

征相与暗示的谈说

那时，世尊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毗舍离。在毗舍离为了托钵而行后，食毕，从施食处返回，召唤尊者阿难：

“阿难！请你拿坐垫布，我们去价玻勒塔庙作中午的休息”

“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后，取坐垫布，紧随在世尊之后。

那时，世尊去价玻勒塔庙。抵达后，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尊者阿难向世尊问讯后，也在一旁坐下。

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尊者阿难这么说：

“阿难！毗舍离是令人愉快的，屋跌塔庙是令人愉快的，乔达摩葛塔庙是令人愉快的，七芒果树塔庙是令人愉快的，多子塔庙是令人愉快的，沙楞大大塔庙是令人愉快的，价玻勒塔庙是令人愉快的。阿难！凡任何人已修习、已多修习四神足，作为车辆、作为基础、已实

行、成为习惯、善精勤的，当他愿意时，他能住留一劫或一劫剩余的时间。阿难！如来已修习、已多修习四神足，作为车辆、作为基础、已实行、成为习惯、善精勤的，阿难！当如来愿意时，他能住留一劫或一劫剩余的时间。”

当尊者阿难被世尊作了这么明显的征相、明显的暗示时，他不能够洞察，没求世尊：

“大德！为了众人的福利、为了众人的安乐、从对世间的怜悯；为了天与人的利益、福利、安乐，请世尊住留一劫，请善逝住留一劫。”因为他被魔缠心。

第二次，世尊……（中略）。

第三次，世尊召唤尊者阿难：

“阿难！毗舍离是令人愉快的，屋跌塔庙是令人愉快的，乔达摩葛塔庙是令人愉快的，七芒果树塔庙是令人愉快的，多子塔庙是令人愉快的，沙楞大大塔庙是令人愉快的，价玻勒塔庙是令人愉快的。阿难！凡任何人已修习、已多修习四神足，作为车辆、作为基础、已实行、成为习惯、善精勤的，当他愿意时，他能住留一劫或一劫剩余的时间。阿难！如来已修习、已多修习四神足，作为车辆、作为基础、已实行、成为习惯、善精勤的，阿难！当如来愿意时，他能住留一劫或一劫剩余的时间。”

当尊者阿难被世尊作了这么明显的征相、明显的暗示时，他不能够洞察，没求世尊：

“大德！为了众人的福利、为了众人的安乐、从对世间的怜悯；

为了天与人的利益、福利、安乐，请世尊住留一劫，请善逝住留一劫。”因为他被魔缠心。

那时，世尊召唤尊者阿难：

“阿难！请你走吧！现在，你考量适当的时间。”

“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后，起座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坐在离（世尊）不远处的某棵树下。

魔请求的谈说

那时，魔波旬在尊者阿难离开不久，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魔波旬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现在，请世尊般涅槃，请善逝般涅槃，大德！现在是世尊般涅槃的时机，世尊说过这些话：‘波旬！我将不般涅槃，除非我的比丘弟子们成为聪明的、已被教导的、有自信的、（已得离轭安稳的、）多闻的、持法的、法随法行的、如法而行的、随法行的，学习了自己阿阇梨的（教导）后，将告知、教导、安立、建立、开显、解析、阐明，以如法善折伏对方已生起的议论，折伏后将教导神变法。’大德！现在，世尊的比丘弟子们是聪明的、已被教导的、有自信的、已得离轭安稳的、多闻的、持法的、法随法行的、如法而行的、随法行的，学习了自己阿阇梨的（教导）后，告知、教导、安立、建立、开显、解析、阐明，以如法善折伏对方已生起的议论，折伏后教导神变法。

大德！现在，请世尊般涅槃，请善逝般涅槃，大德！现在是世尊般涅槃的时机，世尊说过这些话：‘波旬！我将不般涅槃，除非我的

比丘尼弟子们成为为聪明的、已被教导的、有自信的、多闻的、持法的、法随法行的、如法而行的、随法行的，学习了自己阿阇梨的（教导）后，将告知、教导、安立、建立、开显、解析、阐明，以如法善折伏对方已生起的议论，折伏后将教导神变法。’大德！现在，世尊的比丘尼弟子们是聪明的、已被教导的、有自信的、已得离轭安稳的、多闻的、持法的、法随法行的、如法而行的、随法行的，学习了自己阿阇梨的（教导）后，告知、教导、安立、建立、开显、解析、阐明，以如法善折伏对方已生起的议论，折伏后教导神变法。

大德！现在，请世尊般涅槃，请善逝般涅槃，大德！现在是世尊般涅槃的时机，世尊说过这些话：‘波旬！我将不般涅槃，除非我的优婆塞弟子们成为为聪明的、已被教导的、有自信的、多闻的、持法的、法随法行的、如法而行的、随法行的，学习了自己阿阇梨的（教导）后，将告知、教导、安立、建立、开显、解析、阐明，以如法善折伏对方已生起的议论，折伏后将教导神变法。’大德！现在，世尊的优婆塞弟子们是聪明的、已被教导的、有自信的、已得离轭安稳的、多闻的、持法的、法随法行的、如法而行的、随法行的，学习了自己阿阇梨的（教导）后，告知、教导、安立、建立、开显、解析、阐明，以如法善折伏对方已生起的议论，折伏后教导神变法。

大德！现在，请世尊般涅槃，请善逝般涅槃，大德！现在是世尊般涅槃的时机，世尊说过这些话：‘波旬！我将不般涅槃，除非我的优婆夷弟子们成为为聪明的、已被教导的、有自信的、多闻的、持法的、法随法行的、如法而行的、随法行的，学习了自己阿阇梨的（教

导）后，将告知、教导、安立、建立、开显、解析、阐明，以如法善折伏对方已生起的议论，折伏后将教导神变法。’大德！现在，世尊的优婆夷弟子们是聪明的、已被教导的、有自信的、已得离轭安稳的、多闻的、持法的、法随法行的、如法而行的、随法行的，学习了自己阿阇梨的（教导）后，告知、教导、安立、建立、开显、解析、阐明，以如法善折伏对方已生起的议论，折伏后教导神变法。

大德！现在，请世尊般涅槃，请善逝般涅槃，大德！现在是世尊般涅槃的时机，世尊说过这些话：‘波旬！我将不般涅槃，除非我的这梵行成为成功的、繁荣的、广大流传的、人多的、广大的，在天与人中被善说明。’大德！现在，世尊的梵行成为成功的、繁荣的、广大流传的、人多的、广大的，在天与人中被善说明。

大德！现在，请世尊般涅槃，请善逝般涅槃，大德！现在是世尊般涅槃的时机。”

当这么说时，世尊对魔波旬这么说：

“波旬！请你不用操心，如来不久将般涅槃，三个月后如来将般涅槃。”

寿行的舍弃

那时，世尊在价玻勒塔庙正念、正知地舍弃寿行。而当世尊舍弃寿行时，发生大地震，令人恐惧、身毛竖立，并且天鼓破裂。

那时，世尊知道这个义理后，那时候自说优陀那：

“权衡不可比的与生成，牟尼舍弃有行，

自身内喜乐、入定，破坏自己的存在如（破坏）铠甲。”

大地震的原因

那时，尊者阿难这么想：

“实在不可思议啊，先生！实在未曾有啊，先生！这地震确实很大，这地震确实非常大，令人恐惧、身毛竖立，并且天鼓破裂。大地震出现是什么因、什么缘呢？”

那时，尊者阿难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阿难对世尊这么说：

“实在不可思议啊，大德！实在未曾有啊，大德！大德！这地震确实很大，大德！这地震确实非常大，令人恐惧、身毛竖立，并且天鼓破裂。大德！大地震出现是什么因、什么缘呢？”

“阿难！大地震出现有这八因、八缘，哪八个呢？

阿难！这大地住立在水上，水住立在风上，风立于空中。阿难！有时，大风吹起，当大风吹时，它们使水摇动，当水被摇动时，使地摇动，这是大地震出现的第一个因、第一个缘。

再者，阿难！有具神通、得心自在的沙门、婆罗门，或大神通力、大威力的天神，他已修习小地想与无量水想，他使这地摇动、震动、动摇、大震动，这是大地震出现的第二个因、第二个缘。

再者，阿难！当菩萨从兜率天死去后，正念、正知地入母胎时，使这地摇动、震动、动摇、大震动，这是大地震出现的第三个因、第三个缘。

再者，阿难！当菩萨正念、正知地出母胎时，使这地摇动、震动、动摇、大震动，这是大地震出现的第四个因、第四个缘。

再者，阿难！当如来现正觉无上遍正觉时，使这地摇动、震动、动摇、大震动，这是大地震出现的第五个因、第五个缘。

再者，阿难！当无上法轮已被如来转动时，使这地摇动、震动、动摇、大震动，这是大地震出现的第六个因、第六个缘。

再者，阿难！当如来舍弃寿行时，使这地摇动、震动、动摇、大震动，这是大地震出现的第七个因、第七个缘。

再者，阿难！当如来般涅槃于无余涅槃界时，使这地摇动、震动、动摇、大震动，这是大地震出现的第八个因、第八个缘。

阿难！这是大地震出现的八因、八缘。

八众

阿难！有这八众，哪八个呢？刹帝利众、婆罗门众、屋主众、沙门众、四大王天众、三十三天众、魔众、梵天众。

又，阿难！我证知去见过好几百名刹帝利众，在那里，他们以前曾与我共坐、闲聊、进入交谈，在那里，他们的外貌是怎样，我的外貌就像（他们）那样，他们的声音是怎样，我的声音就像（他们）那样，我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之欢喜，但，当讲说时，他不知道我（而想）：‘这位讲说者是谁？天或人呢？’我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之欢喜后，我消失了。当消失时，他不知道我（而想）：‘这消失者是谁？天或人呢？’

又，阿难！我自证去见过好几百名婆罗门众，……（中略）屋主众……沙门众……四大王天众……三十三天众……魔众……梵天众，在那里，他们以前曾与我共坐、闲聊、进入交谈，在那里，他们的外

貌是怎样，我的外貌就像（他们）那样，他们的声音是怎样，我的声音就像（他们）那样，我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之欢喜，但，当讲说时，他不知道我（而想）：‘这位讲说者是谁？天或人呢？’我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之欢喜后，我消失了。当消失时，他不知道我（而想）：‘这消失者是谁？天或人呢？’

阿难！这些是八众。

八胜处

阿难！有这八胜处，哪八个呢？内有色想者见少的、美的、丑的外色，征服它们后，他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一个胜处。

内有色想者见无量的、美的、丑的外色，征服它们后，他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二个胜处。

内无色想者见少的、美的、丑的外色，征服它们后，他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三个胜处。

内无色想者见无量的、美的、丑的外色，征服它们后，他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四个胜处。

内无色想者见青的、青色、青色外观的、青色光泽的外色，犹如青的、青色、青色外观的、青色光泽的亚麻花；犹如青的、青色、青色外观的、青色光泽的波罗奈生产，两边都整理得光滑的衣服。同样的，内无色想者见青的、青色、青色外观的、青色光泽的外色，征服它们后，他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五个胜处。

内无色想者见黄的、黄色、黄色外观的、黄色光泽的外色，犹如

黄的、黄色、黄色外观的、黄色光泽的黄花树花；犹如黄的、黄色、黄色外观的、黄色光泽的波罗奈生产，两边都整理得光滑的衣服。同样的，内无色想者见黄的、黄色、黄色外观的、黄色光泽的外色，征服它们后，他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六个胜处。

内无色想者见赤的、赤色、赤色外观的、赤色光泽的外色，犹如赤的、赤色、赤色外观的、赤色光泽的朱槿花；犹如赤的、赤色、赤色外观的、赤色光泽的波罗奈生产，两边都整理得光滑的衣服。同样的，内无色想者见赤的、赤色、赤色外观的、赤色光泽的外色，征服它们后，他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七个胜处。

内无色想者见白的、白色、白色外观的、白色光泽的外色，犹如白的、白色、白色外观的、白色光泽的太白星；犹如白的、白色、白色外观的、白色光泽的波罗奈生产，两边都整理得光滑的衣服。同样的，内无色想者见白的、白色、白色外观的、白色光泽的外色，征服它们后，他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八个胜处。阿难！这些是八胜处。

八解脱

阿难！有这八解脱，哪八个呢？有色者见诸色，这是第一解脱。内无色想者见外诸色，这是第二解脱。只倾心于清净的，这是第三解脱。以一切色想的超越，以有对想的灭没，以不作意种种想（而知）：‘虚空是无边的’，进入后住于虚空无边处，这是第四解脱。以一切虚空无边处的超越（而知）：‘识是无边的’，进入后住于识无边处，这是第五解脱。以一切识无边处的超越（而知）：‘什么都没有’，进

入后住于无所有处，这是第六解脱。以一切无所有处的超越，进入后住于非想非非想处，这是第七解脱。以一切非想非非想处的超越，进入后住于想受灭，这是第八解脱，阿难！这些是八解脱。

阿难！这里，有一次我住在优楼频螺，尼连禅河边牧羊人的榕树下，初现正觉。那时，魔波旬来我尊。抵达后，向我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魔波旬对世尊这么说：‘大德！现在，请世尊般涅槃，请善逝般涅槃，大德！现在是世尊般涅槃的时机。’当这么说时，我对魔波旬这么说：

‘波旬！我将不般涅槃，除非我的比丘弟子们成为为聪明的、已被教导的、有自信的、多闻的、持法的、法随法行的、如法而行的、随法行的，学习了自己阿阇梨的（教导）后，将告知、教导、安立、建立、开显、解析、阐明，以如法善折伏对方已生起的议论，折伏后将教导神变法。

波旬！我将不般涅槃，除非我的比丘尼弟子们成为为聪明的、已被教导的、有自信的、多闻的、持法的、法随法行的、如法而行的、随法行的，学习了自己阿阇梨的（教导）后，将告知、教导、安立、建立、开显、解析、阐明，以如法善折伏对方已生起的议论，折伏后将教导神变法。

波旬！我将不般涅槃，除非我的优婆塞弟子们成为为聪明的、已被教导的、有自信的、多闻的、持法的、法随法行的、如法而行的、随法行的，学习了自己阿阇梨的（教导）后，将告知、教导、安立、建立、开显、解析、阐明，以如法善折伏对方已生起的议论，折伏后

将教导神变法。

波旬！我将不般涅槃，除非我的优婆夷弟子们成为为聪明的、已被教导的、有自信的、多闻的、持法的、法随法行的、如法而行的、随法行的，学习了自己阿阇梨的（教导）后，将告知、教导、安立、建立、开显、解析、阐明，以如法善折伏对方已生起的议论，折伏后将教导神变法。

波旬！我将不般涅槃，除非我的这梵行成为成功的、繁荣的、广大流传的、人多的、广大的，在天与人中被善说明。’

阿难！现在，就在这里；在价玻勒塔庙，魔波旬来见我。抵达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阿难！魔波旬对我这么说：‘大德！现在，请世尊般涅槃，请善逝般涅槃，大德！现在是世尊般涅槃的时机，世尊说过这些话：“波旬！我将不般涅槃，除非我的比丘弟子们成为，……（中略）除非我的比丘尼弟子们成为，……（中略）除非我的优婆塞弟子们成为，……（中略）除非我的优婆夷弟子们成为，……（中略）除非我的这梵行成为成功的、繁荣的、广大流传的、人多的、广大的，在天与人中被善说明。”大德！现在，世尊的梵行成为成功的、繁荣的、广大流传的、人多的、广大的，在天与人中被善说明。大德！现在，请世尊般涅槃，请善逝般涅槃，大德！现在是世尊般涅槃的时机。’

当这么说时，我对魔波旬这么说：‘波旬！请你不用操心，如来不久将般涅槃，三个月后如来将般涅槃。’阿难！现在，就在这里；在价玻勒塔庙，如来正念、正知地舍弃寿行。”

阿难请求的谈说

当这么说时，尊者阿难对世尊这么说：

“为了众人的福利、为了众人的安乐、从对世间的怜悯；为了天与人的利益、福利、安乐，大德！请世尊住留一劫，大德！请善逝住留一劫。”

“够了，阿难！不要求如来，阿难！现在不是求如来的时机。”

第二次，尊者阿难……（中略）第三次，尊者阿难对世尊这么说：

“为了众人的福利、为了众人的安乐、从对世间的怜悯；为了天与人的利益、福利、安乐，大德！请世尊住留一劫，大德！请善逝住留一劫。”

“阿难！你相信如来的觉吗？”

“是的，大德!”

“那样的话，阿难！你为何搔扰如来三次之多呢？”

“大德！我在世尊面前听到、领受这样：‘阿难！凡任何人已修习、已多修习四神足，作为车辆、作为基础、已实行、成为习惯、善精勤的，当他愿意时，他能住留一劫或一劫剩余的时间。阿难！如来已修习、已多修习四神足，作为车辆、作为基础、已实行、成为习惯、善精勤的，当他愿意时，他能住留一劫或一劫剩余的时间。’”

“阿难！你相信吗？”

“是的，大德!”

“阿难！因此，在这里，这就是你的恶作，这就是你的罪过，因

为当你被如来作了这么明显的征相、明显的暗示时，你不能够洞察，没求世尊：‘大德！为了众人的福利、为了众人的安乐、从对世间的怜悯；为了天与人的利益、福利、安乐，请世尊住留一劫，请善逝住留一劫。’阿难！如果你求如来，如来会拒绝你的言语两次，而第三次会同意，阿难！因此，在这里，这就是你的恶作，这就是你的罪过。

阿难！这里，有一次，我住在王舍城耆阇崛山，阿难！在那里，我也召唤（你）：‘阿难！王舍城是令人愉快的，耆阇崛山是令人愉快的。阿难！凡任何人已修习、已多修习四神足，作为车辆、作为基础、已实行、成为习惯、善精勤的，当他愿意时，他能住留一劫或一劫剩余的时间。阿难！如来已修习、已多修习四神足，作为车辆、作为基础、已实行、成为习惯、善精勤的，阿难！当如来愿意时，他能住留一劫或一劫剩余的时间。’当你被如来作了这么明显的征相、明显的暗示时，你不能够洞察，没求世尊：‘大德！为了众人的福利、为了众人的安乐、从对世间的怜悯；为了天与人的利益、福利、安乐，请世尊住留一劫，请善逝住留一劫。’阿难！如果你求如来，如来会拒绝你的言语两次，而第三次会同意，阿难！因此，在这里，这就是你的恶作，这就是你的罪过。

阿难！这里，有一次，我就住在王舍城乔达摩尼拘律树那里……（中略）我就住在王舍城盗贼崖那里……我就住在王舍城毗婆波世山七叶窟那里……我就住在王舍城仙吞山坡的黑岩那里……我就住在王舍城寒林蛇头岩洞窟那里……我就住在王舍城温泉园那里……我就住

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那里……我就住在耆婆的芒果园那里……我就住在王舍城嘛瘩姑七的鹿野苑那里，阿难！在那里，我也召唤（你）：‘阿难！王舍城是令人愉快的，耆阇崛山是令人愉快的，乔达摩尼拘律树是令人愉快的，盗贼崖是令人愉快的，毗婆波世山七叶窟是令人愉快的，仙吞山坡的黑岩是令人愉快的，寒林蛇头岩洞窟是令人愉快的，温泉园是令人愉快的，栗鼠饲养处的竹林是令人愉快的，耆婆的芒果园是令人愉快的，嘛瘩姑七的鹿野苑是令人愉快的。阿难！凡任何人已修习、已多修习四神足，作为车辆、作为基础、已实行、成为习惯、善精勤的……（中略）阿难！当如来愿意时，他能住留一劫或一劫剩余的时间。’当你被如来作了这么明显的征相、明显的暗示时，你不能够洞察，没求世尊：‘大德！为了众人的福利、为了众人的安乐、从对世间的怜悯；为了天与人的利益、福利、安乐，请世尊住留一劫，请善逝住留一劫。’阿难！如果你求如来，如来会拒绝你的言语两次，而第三次会同意，阿难！因此，在这里，这就是你的恶作，这就是你的罪过。

阿难！这里，有一次，我住在这毗舍离屋跌塔庙，阿难！在那里，我也召唤（你）：‘阿难！王舍城是令人愉快的，屋跌塔庙是令人愉快的。阿难！凡任何人已修习、已多修习四神足，作为车辆、作为基础、已实行、成为习惯、善精勤的，当他愿意时，他能住留一劫或一劫剩余的时间。阿难！如来已修习、已多修习四神足，作为车辆、作为基础、已实行、成为习惯、善精勤的，阿难！当如来愿意时，他能住留一劫或一劫剩余的时间。’当你被如来作了这么明显的征相、

明显的暗示时，你不能够洞察，没求世尊：‘大德！为了众人的福利、为了众人的安乐、从对世间的怜悯；为了天与人的利益、福利、安乐，请世尊住留一劫，请善逝住留一劫。’阿难！如果你求如来，如来会拒绝你的言语两次，而第三次会同意，阿难！因此，在这里，这就是你的恶作，这就是你的罪过。

阿难！这里，有一次，我住在这毗舍离乔达摩葛塔庙……（中略）我住在这毗舍离七芒果树塔庙……（中略）我住在这毗舍离多子塔庙……（中略）我住在这毗舍离沙楞大大塔庙……（中略）阿难！现在，我住在这毗舍离价玻勒塔庙，阿难！在那里，我也召唤（你）：‘阿难！毗舍离是令人愉快的，屋跌塔庙是令人愉快的，乔达摩葛塔庙是令人愉快的，七芒果树塔庙是令人愉快的，多子塔庙是令人愉快的，沙楞大大塔庙是令人愉快的，价玻勒塔庙是令人愉快的。阿难！凡任何人已修习、已多修习四神足，作为车辆、作为基础、已实行、成为习惯、善精勤的，当他愿意时，他能住留一劫或一劫剩余的时间。阿难！如来已修习、已多修习四神足，作为车辆、作为基础、已实行、成为习惯、善精勤的，阿难！当如来愿意时，他能住留一劫或一劫剩余的时间。’当你被如来作了这么明显的征相、明显的暗示时，你不能够洞察，没求世尊：‘大德！为了众人的福利、为了众人的安乐、从对世间的怜悯；为了天与人的利益、福利、安乐，请世尊住留一劫，请善逝住留一劫。’阿难！如果你求如来，如来会拒绝你的言语两次，而第三次会同意，阿难！因此，在这里，这就是你的恶作，这就是你的罪过。

阿难！以前这不是被我说过吗？与一切所爱的、合意的分离、别离、异离。阿难！在这里，这这如何可得：凡那被生的、存在的、有为的、败坏之法都不要被破坏，那是不可能的！而， 阿难！凡寿行被如来舍、吐、释放、舍断、断念、舍弃，被（他）决定性说的话：‘如来不久将般涅槃，三个月后如来将般涅槃。’者，因为活命的理由如来再收回，那是不可能的。来！阿难！我们去大林重阁讲堂。”

“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

世尊与尊者阿难一起去大林重阁讲堂。抵达后，召唤尊者阿难：

“阿难！请你去集合所有依毗舍离居住的比丘到讲堂中。”

“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后，集合了所有依毗舍离居住的比丘到讲堂中，然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 一旁站好后，尊者阿难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比丘僧众已经集合，大德！现在请世尊考量适当的时间。”

那时，世尊前往讲堂。抵达后，在设置好的座位上坐下。坐好后，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因此，在这里，凡那些被我证知后教导的法，你们彻底地学得那些后应该习熟、应该修习、应该多修习，以便这梵行会是长时间、长久地住立的，那会是为了众人的福利、为了众人的安乐、从对世间的怜悯；为了天与人的利益、福利、安乐。比丘们！什么是那些被我证知后教导的法，你们彻底地学得那些后应该习熟、应该修

习、应该多修习，以便这梵行会是长时间、长久地住立的，那会是为了众人的福利、为了众人的安乐、从对世间的怜悯；为了天与人的利益、福利、安乐呢？即：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支圣道，比丘们！这些是被我证知后教导的法，你们彻底地学得那些后应该习熟、应该修习、应该多修习，以便这梵行会是长时间、长久地住立的，那会是为了众人的福利、为了众人的安乐、从对世间的怜悯；为了天与人的利益、福利、安乐。”

那时，世尊召唤比丘们：

“好了，比丘们！我现在召唤你们：‘诸行是消散法，你们要以不放逸使目标达成。’如来不久将般涅槃，三个月后如来将般涅槃。”

这就是世尊所说，说了这个后，善逝、大师又更进一步这么说：

“我的年纪已遍熟，我的（剩余）生命已少，

舍断后我将（离）你们而去，我对自己的归依已作。

不放逸的、有念的，比丘们！你们要成为善戒者，

以善得定的志向， 你们要守护自心。

凡在这法律中，住于不放逸者，

舍断老死后，将得到苦的结束。”

第三诵品（终了）。

龙象回顾

那时，世尊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毗舍离。在毗舍离为了托钵而行后，食毕，从施食处返回，如龙象回顾般地回顾毗舍离后，召唤尊者阿难：

“阿难！这将是如来对毗舍离的最后一看，来！阿难！我们去货物村。”

“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

那时，世尊与大比丘僧团一起抵达货物村，在那里，世尊住在货物村中。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因为对四法的不随觉、不通达，这样，我与你们就流转过这长途的轮回，哪四法呢？比丘们！因为对圣戒的不随觉、不通达，这样，我与你们就流转过这长途的轮回；因为对圣定的不随觉、不通达，这样，我与你们就流转过这长途的轮回；因为对圣慧的不随觉、不通达，这样，我与你们就流转过这长途的轮回；因为对圣解脱的不随觉、不通达，这样，我与你们就流转过这长途的轮回。比丘们！这圣戒已随觉、已通达；圣定已随觉、已通达；圣慧已随觉、已通达；圣解脱已随觉、已通达，有的渴爱已被切断，有之管道已尽，现在，不再有再生。”

这就是世尊所说，说了这个后，善逝、大师又更进一步这么说：

“戒、定与慧，以及无上解脱，

这些法被有名声的乔达摩随觉。

像这样，证知后，佛陀告诉比丘们法，

大师、得到苦的结束者、有眼者般涅槃。”

在那里，当世尊住在货物村时，他就对比丘们多作这法说：

“像这样是戒；像这样是定；像这样是慧，当已遍修习戒时，定有大果、大效益；当已遍修习定时，慧有大果、大效益；已遍修习慧

的心就完全地解脱烦恼，即：欲的烦恼、有的烦恼、无明的烦恼。”

四大法教

那时，世尊如其意住在货物村后，召唤尊者阿难：

“来！阿难！我们去象村、去芒果树村、去阎浮村、去财富城。”

“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那时，世尊与大比丘僧团一起抵达财富城，在那里，世尊就住在财富城的阿难塔庙。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我将教导你们这四大法教，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这里，比丘可能这么说：‘贤友们！我从世尊的面前听闻、领受此：“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大师的教导。”’比丘们！对那位比丘所说既不应该欢喜（认可），也不应该排斥，不欢喜（认可）、不排斥后，好好地学习那些文句，它们应该能被进入经中，应该在律中能被对照，如果当进入经中、在律中对照时，它们既不进入经中，也不在律中被看见，你们应该来到结论：‘确实，这不是那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之语，这是这位比丘的错误把握。’比丘们！像这样，你们应该舍弃它。但，比丘们！这里，比丘可能这么说：‘贤友们！我从世尊的面前听闻、领受此：“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大师的教导。”’比丘们！对那位比丘所说既不应该欢喜（认可），也

不应该排斥，不欢喜（认可）、不排斥后，好好地学习那些文句，它们应该能被进入经中，应该在律中能被对照，如果当进入经中、在律中对照时，它们进入经中，也在律中被看见，你们应该来到结论：‘确实，这是那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之语，这是这位比丘的正确把握。’比丘们！你们应该忆持这第一大法教。

又，比丘们！这里，比丘可能这么说：‘有上座、有上首的僧团住在名叫像那样的住处，我从那个僧团的面前听闻、领受此：“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大师的教导。”’比丘们！对那位比丘所说既不应该欢喜（认可），也不应该排斥，不欢喜（认可）、不排斥后，好好地学习那些文句，它们应该能被进入经中，应该在律中能被对照，如果当进入经中、在律中对照时，它们既不进入经中，也不在律中被看见，你们应该来到结论：‘确实，这不是那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之语，这是那个僧团的错误把握。’比丘们！像这样，你们应该舍弃它。但，比丘们！这里，比丘可能这么说：‘有上座、有上首的僧团住在名叫像那样的住处，我从那个僧团的面前听闻、领受此：“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大师的教导。”’对那位比丘所说既不应该欢喜（认可），也不应该排斥，不欢喜（认可）、不排斥后，好好地学习那些文句，它们应该能被进入经中，应该在律中能被对照，如果当进入经中、在律中对照时，它们进入经中，也在律中被看见，你们应该来到结论：‘确实，这是那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之语，这是那个僧团的正确把握。’比丘们！你们应该忆持这第二大法教。

又，比丘们！这里，比丘可能这么说：‘众多多闻、通晓阿含、

持法、持律、持母的上座比丘们住在名叫像那样的住处，我从那些上座们的面前听闻、领受此：“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大师的教导。”’比丘们！对那位比丘所说既不应该欢喜（认可），也不应该排斥，不欢喜（认可）、不排斥后，好好地学习那些文句，它们应该能被进入经中，应该在律中能被对照，如果当进入经中、在律中对照时，它们既不进入经中，也不在律中被看见，你们应该来到结论：‘确实，这不是那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之语，这是那些上座们的错误把握。’比丘们！像这样，你们应该舍弃它。但，比丘们！这里，比丘可能这么说：‘众多多闻、通晓阿含、持法、持律、持母的上座比丘们住在名叫像那样的住处，我从那些上座们的面前听闻、领受此：“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大师的教导。”’对那位比丘所说既不应该欢喜（认可），也不应该排斥，不欢喜（认可）、不排斥后，好好地学习那些文句，它们应该能被进入经中，应该在律中能被对照，如果当进入经中、在律中对照时，它们进入经中，也在律中被看见，你们应该来到结论：‘确实，这是那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之语，这是这那些上座们的正确把握。’比丘们！你们应该忆持这第三大法教。

又，比丘们！这里，比丘可能这么说：‘某位多闻、通晓阿含、持法、持律、持母的上座比丘住在名叫像那样的住处，我从那位上座的面前听闻、领受此：“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大师的教导。”’比丘们！对那位比丘所说既不应该欢喜（认可），也不应该排斥，不欢喜（认可）、不排斥后，好好地学习那些文句，它们应该能被进入经中，应该在律中能被对照，如果当进入经中、在律中对照时，它们既

不进入经中，也不在律中被看见，你们应该来到结论：‘确实，这不是那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之语，这是那位上座的错误把握。’比丘们！像这样，你们应该舍弃它。但，比丘们！这里，比丘可能这么说：‘某位多闻、通晓阿含、持法、持律、持母的上座比丘住在名叫像那样的住处，我从那位上座的面前听闻、领受此：“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大师的教导。”’对那位比丘所说既不应该欢喜（认可），也不应该排斥，不欢喜（认可）、不排斥后，好好地学习那些文句，它们应该能被进入经中，应该在律中能被对照，如果当进入经中、在律中对照时，它们进入经中，也在律中被看见，你们应该来到结论：‘确实，这是那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之语，这是那位上座的正确把握。’比丘们！你们应该忆持这第四大法教。

比丘们！这些是四大法教。”

在那里，当世尊住在财富城的阿难塔庙时，他就对比丘们多作这法说：

“像这样是戒；像这样是定；像这样是慧，当已遍修习戒时，定有大果、大效益；当已遍修习定时，慧有大果、大效益；已遍修习慧的心就完全地解脱烦恼，即：欲的烦恼、有的烦恼、无明的烦恼。”

铁匠之子纯陀的事

那时，世尊如其意住在财富城后，召唤尊者阿难：

“来！阿难！我们去波婆城。”

“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

那时，世尊与大比丘僧团一起抵达波婆城，在那里，世尊住在波

婆城铁匠之子纯陀的芒果园中。

铁匠之子纯陀听闻：

“世尊已到达波婆城，住在我的芒果园中。”

那时，铁匠之子纯陀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坐在一旁。在一旁坐好后，世尊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铁匠之子纯陀，使之欢喜。那时，铁匠之子纯陀被世尊的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之欢喜后，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请世尊与比丘僧团一起同意明天我的饮食（供养）。”

世尊以沉默同意了。

那时，铁匠之子纯陀知道世尊同意后，起座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离开。

那时，那夜过后，铁匠之子纯陀在自己的住处准备胜妙的硬食与软食，以及很多猪喜欢的菇蕈类后，时候到时通知世尊：

“大德！时候已到，饮食已（准备）完成。”

那时，世尊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去铁匠之子纯陀的住处。抵达后，与比丘僧团一起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坐好后，世尊召唤铁匠之子纯陀：

“纯陀！凡这些所准备之猪喜欢的菇蕈类给我吃，而其他硬食与软食给比丘僧团吃。”

“是的，大德！”铁匠之子纯陀回答世尊后，凡所准备之猪喜欢的菇蕈类给世尊吃，而其他硬食与软食给比丘僧团吃。

那时，世尊召唤铁匠之子纯陀：

“纯陀！凡这些残余之猪喜欢的菇蕈类全部埋入坑里，纯陀！在这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天、人的世代中，除了如来以外，我不见任何能完全受用、完全消化它者。”

“是的，大德!”铁匠之子纯陀回答世尊后，将残余之猪喜欢的菇蕈类全部埋入坑里，然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坐在一旁。在一旁坐好后，世尊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铁匠之子纯陀，使之欢喜，接着起座离开。

那时，世尊吃了铁匠之子纯陀的食物后生病了，患血痢病，起激烈的、濒临死亡的感受，世尊正念、正知地忍受它，不被恼害。那时，世尊召唤尊者阿难：

“来！阿难！我们去拘尸那。”

“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

“我听闻：吃了锻工纯陀的食物后，

坚固者接触了，激烈的、濒临死亡的病，

因为吃了猪喜欢的菇蕈类，大师激烈的病发作。

下痢着，世尊说：我们去拘尸那城。”

取水

那时，世尊离开道路，走向某棵树下。抵达后，召唤尊者阿难：

“来！阿难！请你为我将大衣摺成四折，阿难！我已疲倦，我要坐下。”

“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后，将大衣摺成四折，世尊在铺设好的座位坐下。坐好后，世尊召唤尊者阿难：

“来！阿难！请你为我取水来，阿难！我已渴，我要喝。”

当这么说时，尊者阿难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现在，有五百辆之多的货车驶过，那浅少的水被车轮切过，扰动而混浊地流动，大德！这有清澈的水、令人愉快的水、清凉的水、透明的的水、美丽堤岸的、愉快的葛古踏河在不远处，在那里，世尊将（可）喝水，并作肢体的清凉。”

第二次，世尊召唤尊者阿难：

“来！阿难！请你为我取水来，阿难！我已渴，我要喝。”

第二次，尊者阿难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现在，有五百辆之多的货车驶过，那浅少的水被车轮切过，扰动而混浊地流动，大德！这有清澈的水、令人愉快的水、清凉的水、透明的的水、美丽堤岸的、愉快的葛古踏河在不远处，在那里，世尊将（可）喝水，并作肢体的清凉。”

第三次，世尊召唤尊者阿难：

“来！阿难！请你为我取水来，阿难！我已渴，我要喝。”

“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后，取钵，接着去那条河，那时，那浅小的河被车轮切过，扰动而混浊地流动着，当尊者阿难抵达时，清澈、清净、不混浊地流动，那时，尊者阿难这么想：

“实在不可思议啊，先生！实在未曾有啊，先生！如来的大神通力、大威力状态，因为这条浅小的河被车轮切过，它扰动而混浊地流动着，当我抵达时，它清澈、清净、不混浊地流动。”

以钵取水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对世尊这么说：

“实在不可思议啊，大德！实在未曾有啊，大德！如来的大神通力、大威力状态，大德！现在这条浅小的河被车轮切过，它扰动而混浊地流动着，当我抵达时，它清澈、清净、不混浊地流动。世尊！请喝水，善逝！请喝水。”

那时，世尊喝水。

末罗人之子晡古色的事

当时，阿拉勒-葛拉幺的弟子，末罗人之子晡古色走在从拘尸那到波婆城的旅途中。末罗人之子晡古色看见世尊坐在某棵树下，看见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末罗人之子晡古色对世尊这么说：

“实在不可思议啊，大德！实在未曾有啊，大德！大德！出家者们确实以寂静的住处而住。从前，阿拉勒-葛拉幺走在旅途中，他离开道路，坐在不远处的某棵树下作中午的休息。大德！那时，有五百辆之多的货车一一靠近驶过，大德！那时，走在那些货车后面的某位男子去见阿拉勒-葛拉幺，抵达后，对阿拉勒-葛拉幺这么说：‘大德！是否看见五百辆之多的货车驶过？’‘不，朋友！我没看见。’‘大德！但，你听见了什么声音吗？’‘不，朋友！我没听见声音。’‘大德！但，你在睡觉吗？’‘不，朋友！我没睡觉。’‘大德！但，你有意识吗？’‘是的，朋友!’‘大德！你有意识；正醒着，有五百辆之多的货车一一靠近驶过而既没看见，也没听到声音，大德！你的大衣是否被灰尘散布呢？’‘是的，朋友!’大德！那时，那位男子这么想：‘实在不可思议啊，先生！实在未曾有啊，先生！出家者们确实

以寂静的住处而住，确实因为他有意识；正醒着，有五百辆之多的货车一一靠近驶过而既没看见，也没听到声音。’他告知对阿拉勒-葛拉幺伟大的净信后离开。”

“晡古色！你怎么想：有意识；正醒着，有五百辆之多的货车一一靠近驶过而既没看见，也没听到声音，与有意识；正醒着，在天空下着雨、天空打雷并出现闪电、雷电爆裂时，既没看见，也没听到声音，哪个比较难做到？比较难克服？”

“大德！五百辆货车或六百辆辆货或七百辆辆货或八百辆辆货或九百辆辆货或一万辆辆货将如何能比呢？有意识；正醒着，在天空下着雨、天空打雷并出现闪电、雷电爆裂时既没看见，也没听到声音，这比较难做到，比较难克服。”

“晡古色！有一次，我住在阿都玛的糠屋中，当时，天空下着雨、天空打雷并出现闪电、雷电爆裂，在糠屋不远处有二个农夫兄弟与四头牛被杀害，晡古色！那时，在阿都玛的大群众出来，去看被杀害的二个农夫兄弟与四头牛，晡古色！当时，我从糠屋出来，在糠屋不远处的屋外经行，晡古色！某位男子从那个大群众中来见我。抵达后，向我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晡古色！我对那位男子这么说：‘朋友！现在，为何有这大群众的集合呢？’‘大德！现在，在天空下着雨、天空打雷并出现闪电、雷电爆裂时，有二个农夫兄弟与四头牛被杀害，在这里，有那大群众的集合，大德！但，你（当时）在哪里呢？’‘朋友！我就在这里。’‘大德！但，你看见什么吗？’‘不，朋友！我没看见。’‘大德！但，你听见了什么声音

吗？’‘不，朋友！我没听见声音。’‘大德！但，你在睡觉吗？’‘不，朋友！我没睡觉。’‘大德！但，你有意识吗？’‘是的，朋友!’‘大德！你有意识；正醒着，在天空下着雨、天空打雷并出现闪电、雷电爆裂时，既没看见，也没听到声音吗？’‘是的，朋友!’晡古色！那时，那位男子这么想：‘实在不可思议啊，先生！实在未曾有啊，先生！出家者们确实以寂静的住处而住，确实因为他有意识；正醒着，在天空下着雨、天空打雷并出现闪电、雷电爆裂时，既没看见，也没听到声音。’他告知对我伟大的净信后，对我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离开。”

当这么说时，末罗人之子晡古色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凡我对阿拉勒-葛拉幺的净信，我让它在大风中吹走，或在湍急的水流中冲走。大德！太伟大了，大德！太伟大了，大德！犹如能扶正颠倒的，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世尊以种种法门说明。大的！我归依世尊、法、比丘僧团，请世尊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那时，末罗人之子晡古色召唤某位男子：

“来！某人！你为我取一对光亮的金色衣服来。”

“是的，大德!”那位男子回答末罗人之子晡古色后，取了一对光亮的金色衣服来。那时，末罗人之子晡古色将那一对光亮的金色衣服亲手交给世尊：

“大德！这是一对光亮的金色衣服，请世尊出自怜悯我而接受

它。”

“这样的话，晡古色！一件让我穿，一件阿难。”

“是的，大德!”末罗人之子晡古色回答世尊后，一件使世尊穿上，一件阿难。

那时，世尊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末罗人之子晡古色，使之欢喜。那时，末罗人之子晡古色被世尊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之欢喜后，起座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离开。

那时，在末罗人之子晡古色离开不久，尊者阿难将那一对光亮的金色衣服亲手交给（穿到）世尊的身体。当世尊的身体被它穿上时，它看起来显得失色。那时，尊者阿难对世尊这么说：

“实在不可思议啊，大德！实在未曾有啊，大德！大德！所有如来的皮肤容色都是清净的、皎洁的，大德！当世尊的身体被这一对光亮的金色衣服穿上时，它看起来显得失色。”

“正是这样，阿难！正是这样，阿难！在二种时候如来身体的皮肤容色成为极度清净的、皎洁的，哪二种呢？如来现正觉无上遍正觉之夜与如来般涅槃于无余涅槃界之夜，阿难！这是二种时候如来身体的皮肤容色成为极度清净的、皎洁的。阿难！今日，在后夜，在末罗拘尸那附近的沙罗树林中的双沙罗树中间，将有如来的般涅槃。来！阿难！我们去葛古踏河。”

“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

“一对金色的衣服，晡古色令人带来，

被大师穿上，它失去辉耀。”

那时，世尊与大比丘僧团去葛古踏河。抵达后，入葛古踏河沐浴、喝饮再出来，接着去芒果园。抵达后，召唤尊者纯陀葛：

“来！纯陀葛！请你为我将大衣摺成四折，纯陀葛！我已疲倦，我要躺下。”

“是的，大德!”尊者纯陀葛回答世尊后，将大衣摺成四折。那时，世尊以右胁作狮子卧，将（左）脚放在（右）脚上，正念、正知，意念作起身想，而在那里，尊者纯陀葛就坐在世尊前面。

“佛陀去葛古踏小河，清澈的水、令人愉快的水、明净的，

形色非常疲倦的大师进入，如来在世间中是无比肩的。

大师沐浴与喝饮后再出来，在比丘众中被置于首，

这法被世尊打开、转起，大仙去芒果园。

他召唤名叫纯陀葛的比丘：四折成为我躺下的垫子，

纯陀以自我修习督促，就急速地四折成为垫子，

形色非常疲倦的大师躺下，在那里，纯陀坐在面前。”

那时，世尊召唤尊者阿难：

“阿难！（有人）可能会使铁匠之子纯陀的追悔生出：‘纯陀贤友！那是你的损失，那是你的恶获得，因为如来食用你的最后施食后，般涅槃。’阿难！铁匠之子纯陀的追悔应该这么被排除：‘纯陀贤友！那是你的获得，那是你的好获得，因为如来食用你的最后施食后，般涅槃。纯陀贤友！我在世尊面前曾听到这样；当面领受：‘这两种正果、正果报的施食比起其它施食有极更大果、更大效益，哪两种呢？如来食用施食后现正觉无上遍正觉、如来食用施食后般涅槃于

无余涅槃界，这两种平等果、平等果的施食比起其它施食有极更大果、更大效益。导向寿命的业被尊者铁匠之子纯陀累积；导向美貌的业被尊者铁匠之子纯陀累积；导向安乐的业被尊者铁匠之子纯陀累积；导向名声的业被尊者铁匠之子纯陀累积；导向天界的业被尊者铁匠之子纯陀累积；导向统治权的业被尊者铁匠之子纯陀累积。’阿难！铁匠之子纯陀的追悔应该这么被排除。”

那时，世尊知道这个义理后，那时候自说优陀那：

“施与者增大福德，自制者怨恨不被累积，

善者舍断恶的，以贪瞋痴的灭尽而有涅槃。”

第四诵品（终了）。

双沙罗树

那时，世尊召唤尊者阿难：

“来！阿难！我们去希连禅河对岸，去末罗拘尸那附近的沙罗树林。”

“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

那时，世尊与大比丘僧团一起去希连禅河对岸，去末罗拘尸那附近的沙罗树林。抵达后，召唤尊扯阿难：

“来！阿难！请你为我在双沙罗树林间头朝北铺设卧床，阿难！我已疲倦，我要躺下。”

“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后，在双沙罗树林间头朝北铺设卧床。那时，世尊以右胁作狮子卧，将（左）脚放在（右）脚上，正念、正知。

当时，双沙罗树以非时节之花盛开，它们为了对如来的尊敬而飘落、散布、撒满如来的身体；天的曼陀罗花也从空中落下，它们为了对如来的尊敬而飘落、散布、撒满如来的身体；天的栴檀粉末也从空中落下，它们为了对如来的尊敬而飘落、散布、撒满如来的身体；天的乐器也为了对如来的尊敬在空中被演奏；天的合唱也为了对如来的尊敬在空中转起。

那时，世尊召唤尊者阿难：

“阿难！双沙罗树以非时节之花盛开，它们为了对如来的尊敬而飘落、散布、撒满如来的身体；天的曼陀罗花也从空中落下，它们为了对如来的尊敬而飘落、散布、撒满如来的身体；天的栴檀粉末也从空中落下，它们为了对如来的尊敬而飘落、散布、撒满如来的身体；天的乐器也为了对如来的尊敬在空中被演奏；天的合唱也为了对如来的尊敬在空中转起，阿难！迄今为止，如来没被（这样）恭敬、尊重、尊敬、礼拜、崇拜，阿难！凡比丘或比丘尼或优婆塞或优婆夷住于法随法行、如法而行、随法行者，他以最高的尊敬而恭敬、尊重、尊敬、礼拜、崇拜如来，阿难！因此，在这里，‘我们要住于法随法行、如法而行、随法行。’阿难！你们确实应该这么学。”

优波哇那上座

当时，尊者优波哇那站在世尊前面为世尊搧着风，那时，世尊拒绝尊者优波哇那：

“比丘！请你离开，不要站在我前面。”

那时，尊者阿难这么想：

“这位尊者优波哇那长时间为世尊的随侍、近侍者、近从者，而世尊在最后的时机（却）拒绝尊者优波哇那：‘比丘！请你离开，不要站在我前面。’什么因、什么缘使世尊拒绝尊者优波哇那：‘比丘！请你离开，不要站在我前面。’呢？”

那时，尊者阿难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位尊者优波哇那长时间为世尊的随侍、近侍者、近从者，而世尊在最后的时机（却）拒绝尊者优波哇那：‘比丘！请你离开，不要站在我前面。’大德！什么因、什么缘使世尊拒绝尊者优波哇那：‘比丘！请你离开，不要站在我前面。’呢？”

“阿难！在十个世间界中的大部分天神，为了见如来而集合，阿难！所有在末罗拘尸那附近的沙罗树林周围十二由旬之所及没有毛端点可贯穿大小的地方未被有大力量的天神布满，阿难！天神们讥嫌：‘我们为了见如来而从远处来，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很少出现于世间，就在今日后夜，如来将般涅槃，而这位有大力量的比丘（却）站在世尊的前面阻挡，（使）我们不得在最后的时机看见如来。’”

“大德！但，世尊注意到有什么种类的天神呢？”

“阿难！有在虚空而有地想的天神散发号泣、挥舞手臂号泣、倒下打滚（而说）：‘太快了，世尊将般涅槃，太快了，善逝将般涅槃，太快了，世间之眼将灭没。’

阿难！有在地上而有地想的天神散发号泣、挥舞手臂号泣、倒下打滚（而说）：‘太快了，世尊将般涅槃，太快了，善逝将般涅槃，太快了，世间之眼将灭没。’

但，凡那些已离贪的天神，他们正知正念地忍受（而说）：‘诸行是无常的，（此外，）在这里，这如何可得。’

四个能激起宗教信仰心之处

“大德！以前，在四方雨季安居的比丘为了见如来而来，我们得见、得亲近那些值得尊敬的比丘，大德！但，世尊去逝后，我们不得见、不得亲近那些值得尊敬的比丘了。”

“阿难！有这四个有信的善男子能见、能激起宗教信仰心之处，哪四个呢？‘在这里，如来出生。’阿难！这是有信善男子的能见、能激起宗教信仰心之处；‘在这里，如来现正觉无上遍正觉。’阿难！这是有信善男子的能见、能激起宗教信仰心之处；‘在这里，无上法轮被如来转起。’阿难！这是有信善男子的能见、能激起宗教信仰心之处；‘在这里，如来般涅槃于无余涅槃界。’阿难！这是有信善男子的能见、能激起宗教信仰心之处，阿难！这些是四个有信善的男子能见、能激起宗教信仰心之处。

阿难！有信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们将到：‘在这里，如来出生。’‘在这里，如来现正觉无上遍正觉。’‘在这里，无上法轮被如来转起。’‘在这里，如来般涅槃于无余涅槃界。’阿难！凡任何塔庙巡礼者在来回（巡礼）时以明净心死了，他们全部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将往生到善趣、天界。”

阿难问题的谈说

“大德！对妇女，我们应该如何行动？”

“阿难！不见。”

“大德！当看见了时，我们应该如何行动？”

“阿难！不交谈。”

“大德！但，当被交谈时，我们应该如何行动？”

“阿难！正念应该被建立。”

“大德！对如来的遗体，我们应该如何行动？”

“阿难！对如来的遗体供养，你们应该是不作为的，来！阿难！你们应该在核心利益上努力，应该在核心利益上实践，应该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阿难！有对如来有净信的贤智刹帝利、贤智婆罗门、贤智屋主，他们将作如来的遗体供养。”

“大德！对如来的遗体，应该如何行动？”

“阿难！对如来的遗体应该如对转轮王遗体那样行动。”

“大德！对转轮王的遗体，应该如何行动？”

“阿难！转轮王的遗体以新的衣服包卷，以新的衣服包卷后，以毛已被梳立的棉布包卷，以毛已被梳立的棉布包卷后，以新的衣服包卷，……以这方式成对包卷转轮王的遗体五百次后，放进铁油槽，然后以另一个铁槽覆盖，（以）所有芳香木作火葬用柴堆，然后火化转轮王的遗体，在十字路口建转轮王的塔，阿难！对转轮王的遗体，应该这样行动，阿难！对如来的遗体应该如对转轮王遗体那样行动，阿难！应该在十字路口建如来的塔，在那里，凡给与花环或香料或香粉，或问讯，或使心变得净信者，则对他们将有长久的利益与安乐。

值得领受塔的人

阿难！有这四种值得领受塔者，哪四种呢？如来、阿罗汉、遍正

觉者是值得领受塔者；辟支佛是值得领受塔者；如来的弟子是值得领受塔者；转轮王是值得领受塔者。

阿难！缘于什么理由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是值得领受塔者呢？‘这是那位如来、阿罗汉、遍正觉的塔。’阿难！众人使心变得净信，在那里，他们使心变得净信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阿难！缘于这个理由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是值得领受塔者。

阿难！缘于什么理由辟支佛是值得领受塔者呢？‘这是那位世尊辟支佛的塔。’阿难！众人使心变得净信，在那里，他们使心变得净信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阿难！缘于这个理由辟支佛是值得领受塔者。

阿难！缘于什么理由如来的弟子是值得领受塔者呢？‘这是那位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之弟子的塔。’阿难！众人使心变得净信，在那里，他们使心变得净信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阿难！缘于这个理由如来的弟子是值得领受塔者。

阿难！缘于什么理由转轮王是值得领受塔者呢？‘这是那位如法之法王的塔。’阿难！众人使心变得净信，在那里，他们使心变得净信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阿难！缘于这个理由转轮王是值得领受塔者。

阿难！这些是四种值得领受塔者。”

阿难的未曾有法

那时，尊者阿难进入住处后，靠着门柱站立哭泣：

“我还是个有应该要作的有学，而我的大师将般涅槃，谁是对我怜悯者呢？”

那时，世尊召唤某位比丘：

“来！比丘！你以我的名义召唤阿难：‘阿难贤友！大师召唤你。’”

“是的，大德!”那位比丘回答世尊后，就去见尊者阿难。抵达后，对尊者阿难这么说：

“阿难贤友！大师召唤你。”

“是的，贤友!”尊者阿难回答那位比丘后，就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尊者阿难这么说：

“够了，阿难！不要忧愁，不要悲泣，阿难！以前这不是被我说过吗？与一切所爱的、合意的分离、别离、异离。阿难！在这里，这如何可得：‘凡那被生的、存在的、有为的、败坏之法都不要被破坏。’那是不可能的！阿难！如来被你长时间以慈身业有益地、安乐地、无二（心）地、无量地；以慈语业有益地、安乐地、无二（心）地、无量地；以慈意业有益地、安乐地、无二（心）地、无量地侍奉，阿难！你已作了福德，精勤实践，你将急速地成为无烦恼者。”

那时，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凡那些存在于过去世的阿罗汉、遍正觉者，都有那些世尊的这第一随侍，犹如我的阿难；凡那些存在于未来世的阿罗汉、遍正觉者，也都有那些世尊的这第一随侍，犹如我的阿难，比丘们！

阿难是贤智者，比丘们！阿难是有智慧者，他知道：‘这是比丘们为了见如来的前往时机，而这是比丘尼的时机；这是优婆塞的时机；这是优婆夷的时机；这是国王、国王大臣们、外道们、外道弟子们的时机。

比丘们！有这四种关于阿难的可思议的未曾有法，哪四种呢？比丘们！如果比丘众为了见阿难而前往，他们经由看见而成为悦意的，在那里，如果阿难说法，他们经由所说而成为悦意的，比丘们！当阿难沉默时，比丘众就成为不满足的。比丘们！如果比丘尼众为了见阿难而前往，她们经由看见而成为悦意的，在那里，如果阿难说法，她们经由所说而成为悦意的，比丘们！当阿难沉默时，比丘尼众就成为不满足的。比丘们！如果优婆塞众为了见阿难而前往，他们经由看见而成为悦意的，在那里，如果阿难说法，他们经由所说而成为悦意的，比丘们！当阿难沉默时，优婆塞众就成为不满足的。比丘们！如果优婆夷众为了见阿难而前往，她们经由看见而成为悦意的，在那里，如果阿难说法，她们经由所说而成为悦意的，比丘们！当阿难沉默时，优婆夷众就成为不满足的。比丘们！这些是四种关于阿难的可思议的未曾有法。

比丘们！有这四种关于转轮王的可思议的未曾有法，哪四种呢？比丘们！如果刹帝利众为了见转轮王而前往，他们经由看见而成为悦意的，在那里，如果转轮王讲说，他们经由所说而成为悦意的，比丘们！当转轮王沉默时，刹帝利众就成为不满足的。比丘们！如果婆罗门众……（中略）比丘们！如果屋主众……（中略）比丘们！如果沙

门众为了见转轮王而前往，他们经由看见而成为悦意的，在那里，如果转轮王讲说，他们经由所说而成为悦意的，比丘们！当转轮王沉默时，沙门众就成为不满足的。同样的，比丘们！有这四种关于阿难的可思议的未曾有法，哪四种呢？比丘们！如果比丘众为了见阿难而前往，他们经由看见而成为悦意的，在那里，如果阿难说法，他们经由所说而成为悦意的，比丘们！当阿难沉默时，比丘众就成为不满足的。比丘们！如果比丘尼众……（中略）优婆塞众……（中略）优婆夷众为了见阿难而前往，她们经由看见而成为悦意的，在那里，如果阿难说法，她们经由所说而成为悦意的，比丘们！当阿难沉默时，优婆夷众就成为不满足的。比丘们！这些是四种关于阿难的可思议的未曾有法。”

大善见经的教导

当这么说时，尊者阿难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世尊不要在这小城市、贫瘠城市的市郊般涅槃，大德！有其他大城市，即：瞻波城、王舍城、舍卫城、娑鸡多城、憍赏弥城、波罗奈城，请世尊在那里般涅槃，在那里，有许多对如来有净信的富裕刹帝利、富裕婆罗门、富裕屋主们，他们将作如来的遗体供养。”

“阿难！不要这么说，阿难！不要这么说：‘这是小城市、贫瘠城市的市郊。’

阿难！从前，名叫大善见王是征服四天下、达成国土安定、具备七宝的如法法王。阿难！大善见王的王都是这拘尸那竭罗名叫咕萨瓦

帝，东西有十二由旬长，南北有七由旬宽。阿难！咕萨瓦帝王都是成功的、繁荣的、人多的、丰饶的，阿难！犹如名叫阿勒葛曼大的天之王都是成功的、繁荣的、人多的、丰饶的。同样的，阿难！咕萨瓦帝王都是成功的、繁荣的、人多的、丰饶的。阿难！咕萨瓦帝王都日夜不离十种声音，即：象声、马声、车声、大鼓声、小鼓声、琵琶琴声、歌声、法螺声、铙钹声、手铜锣声，‘请吃！请喝！请嚼!’为第十种声音。

去！阿难！你进入拘尸那后，请召唤拘尸那的末罗人：‘袜谢大们！今天后夜如来将般涅槃，袜谢大们！请你们前进，袜谢大们！请你们前进，不要以后成为后悔者：如来的般涅槃是在我们的村落区，我们在最后机会（却）不得见如来。’”

“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后，穿好衣服，取钵与僧衣，自己与同伴进入拘尸那。

末罗人的礼拜

当时，拘尸那的末罗人以某些必须作的事在集会所集合。那时，尊者阿难去拘尸那末罗人的集会所。抵达后，召唤拘尸那的末罗人：

“袜谢大们！今天后夜如来将般涅槃，袜谢大们！请你们前进，袜谢大们！请你们前进，不要以后成为后悔者：如来的般涅槃是在我们的村落区，我们在最后机会（却）不得见如来。”

听了尊者阿难的这言语后，末罗人与末罗人的儿子、末罗人的媳妇、末罗人的夫人们成为痛苦的、悲伤的、具备心苦的，有些散发号泣、挥舞手臂号泣、倒下打滚（而说）：

“太快了，世尊将般涅槃，太快了，善逝将般涅槃，太快了，世间之眼将灭没。”

那时，痛苦的、悲伤的、具备心苦的末罗人的儿子、末罗人的媳妇、末罗人的夫人们去末罗附近的沙罗树林见尊者阿难。那时，尊者阿难这么想：

“如果我让拘尸那的末罗人一个一个礼拜世尊，世尊还没被拘尸那的末罗人礼拜完，此夜将已天亮了，让我安排拘尸那的末罗人每回一家族礼拜世尊：‘大德！像这样名字的末罗人，还有儿子、妻子、众人一起以头礼拜世尊的足。’”

那时，尊者阿难安排拘尸那的末罗人每回一家族礼拜世尊：

“大德！像这样名字的末罗人，还有儿子、妻子、众人一起以头礼拜世尊的足。”

那时，尊者阿难以这个方法就在初夜使拘尸那的末罗人礼拜世尊（完毕）。

游行者须跋陀的事

当时，名叫须跋陀的游行者住在拘尸那竭罗。

游行者须跋陀听闻：

“听说在今夜的后夜，沙门乔达摩将般涅槃。”

游行者须跋陀心想：

“我曾听游行者的耆宿大老们；老师与老师的老师说：‘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很少出现于世间。’而就在今夜的后夜，沙门乔达摩将般涅槃，我有这个困惑法生起，我对沙门乔达摩有这样的净信：

‘沙门乔达摩能教导我这样的法，这样，我应该能舍断这个困惑法。’”

那时，游行者须跋陀到乌玻瓦达那，末罗族人的沙罗树林，去见尊者阿难。抵达后，对尊者阿难这么说：

“阿难先生！我曾听游行者的耆宿大老们；老师与老师的老师说：‘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很少出现于世间。’而就在今夜的后夜，沙门乔达摩将般涅槃，我有这个困惑法生起，我对沙门乔达摩有这样的净信：‘沙门乔达摩能教导我这样的法，这样，我应该能舍断这个困惑法。’阿难先生！如果我得以见沙门乔达摩，那就好了！”

“够了！须跋陀贤友！不要打扰如来！世尊已疲累。”

第二次，游行者须跋陀……（中略）。

第三次，游行者须跋陀对尊者阿难这么说：

“阿难先生！我曾听游行者的耆宿大老们；老师与老师的老师说：‘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很少出现于世间。’而就在今夜的后夜，沙门乔达摩将般涅槃，我有这个困惑法生起，我对沙门乔达摩有这样的净信：‘沙门乔达摩能教导我这样的法，这样，我应该能舍断这个困惑法。’阿难先生！如果我得以见沙门乔达摩，那就好了！”

第三次，尊者阿难对游行者须跋陀这么说：

“够了！须跋陀贤友！不要打扰如来！世尊已疲累。”

世尊听到尊者阿难与游行者须跋陀这互相的交谈。

那时，世尊召唤尊者阿难：

“够了！阿难！不要阻止须跋陀，让须跋陀得以见世尊，凡须跋

陀将问我的任何事，都将从完全智之期待而问，非从恼害之期待，而凡我将对所问解说的，他将迅速了知。”

那时，尊者阿难对游行者须跋陀这么说：

“须跋陀贤友！去吧！世尊允许你。”

那时，游行者须跋陀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游行者须跋陀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凡这些团体的领导者，群众的老师，有名望的知名开宗祖师，众人公认有德行者的沙门、婆罗门，即：富兰那迦叶、末伽黎拘舍罗、阿夷多翅舍钦婆罗、浮陀迦旃延、散惹耶毗罗梨子、尼干子若提子，全都如自己自称的已证知呢？全都未证知呢？或者某些已证知，某些未证知呢？”

“够了！须跋陀！停止这个：‘全都如自己自称的已证知呢？全都未证知呢？或者某些已证知，某些未证知呢？’须跋陀！我将教导你法，须跋陀！你要听！你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游行者须跋陀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须跋陀！凡在法律中，八支圣道不被发现者，在那里面，（第一）沙门不被发现；在那里面，第二沙门也不被发现；在那里面，第三沙门也不被发现；在那里面，第四沙门也不被发现，而，须跋陀！凡在法律中，八支圣道被发现者，在那里面，（第一）沙门被发现；在那里面，第二沙门也被发现；在那里面，第三沙门也被发现；在那

里面，第四沙门也被发现，须跋陀！在这法律中，八支圣道被发现，就在这里，有（第一）沙门；在这里，有第二沙门；在这里，有第三沙门；在这里，有第四沙门，其它的议论者空无另外的沙门。而，须跋陀！如果这些比丘正住，则世间阿罗汉会是不空的。

须跋陀！年二十九，寻求什么是善而出家，

须跋陀！从那时我出家已超过五十年。

在关于真理之法处活跃，此处之外无（第一）沙门，

也无第二沙门，也无第三沙门，也无第四沙门，

其它的议论者空无另外的沙门，

而，须跋陀！如果这些比丘正住，则世间阿罗汉会是不空的。”

当这么说时，游行者须跋陀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太伟大了，大德！太伟大了，大德！犹如能扶正颠倒的，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世尊以种种法门说明。大德！我归依世尊、法、比丘僧团。大德！愿我得在世尊面前出家，愿我得受具足戒。”

“须跋陀！凡先前为其他外道者，希望在这法律中出家；希望受具足戒，他要满四个月别住。经四个月后，获得比丘们同意，使他出家受具足戒成为比丘，但个别例外由我确认。”

“大德！如果先前为其他外道者，希望在这法律中出家；希望受具足戒，要满四个月别住。经四个月后获得比丘们同意，使他出家受具足戒成为比丘，我将四年别住，经四年后，获得比丘们同意，使我

出家受具足戒成为比丘。”

那时，世尊召唤尊者阿难：

“阿难！如果这样，令须跋陀出家。”

“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

那时，游行者须跋陀对尊者阿难这么说：

“阿难贤友！这是你们的获得，阿难贤友！这是你们的好获得，在这里，以内住弟子之灌顶在大师面前被灌顶。”

游行者须跋陀得到在世尊的面前出家、受具足戒。

受具足戒后不久，当尊者须跋陀住于独处、隐退、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不久，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他证知：

“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

尊者须跋陀成为众阿罗汉之一，他是世尊最后的直接弟子。

第五诵品（终了）。

如来最后的话

那时，世尊召唤尊者阿难：

“阿难！但，你们可能会这么想：‘大师的教语已过去了，我们没有大师了。’但，阿难！不应该这样认为，阿难！凡你们被我教导、告知的法与律，我死后就是你们的大师。阿难！现在，比丘们以贤友之语互相称呼，我死后不应该这样称呼，阿难！较资浅的比丘应

该被较长老的比丘以名字或以姓氏或以贤友之语称呼；较长老的比丘应该被较资浅的比丘称呼‘大德!’或‘尊者!’阿难！我死后，当你们希望时，请僧团除去小小学处，阿难！我死后，对阐陀比丘应该施与梵罚。”

“大德！但，什么是梵罚？”

“阿难！阐陀比丘如果说他欲求的，他既不应该被比丘们讲说，也不应该被教诫、被训诫。

那时，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对佛、法、僧团、正道、道迹，可能有某位比丘的怀疑或疑惑，比丘们！请你们问吧，不要以后成为后悔者：‘我们的大师在面前时，我们没能够从世尊面前质问。’”

当这么说时，那些比丘变得沉默。

第二次，世尊……（中略）。

第三次，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对佛、法、僧团、正道、道迹，可能有某位比丘的怀疑或疑惑，比丘们！请你们问吧，不要以后成为后悔者：‘我们的大师在面前时，我们没能够从世尊面前质问。’”

第三次，那些比丘变得沉默。

那时，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你们可能是出于敬重大师而不问，比丘们！请你们朋友对朋友述说。”

当这么说时，那些比丘变得沉默。

那时，尊者阿难对世尊这么说：

“不可思议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大德！我有这样的净信：‘在这比丘僧团中，对佛、法、僧团、正道、道迹，没有一位比丘的怀疑或疑惑。’”

“阿难！你以净信而说，阿难！在这里，有如来的智：在这比丘僧团中，对佛、法、僧团、正道、道迹，没有一位比丘的怀疑或疑惑，阿难！因为，这五百位比丘的最低比丘是不堕恶趣法、决定、以正觉为彼岸的入流者。”

那时，世尊召唤比丘们：

“好了，比丘们！我现在召唤你们：‘诸行是消散法，你们要以不放逸使目标达成。’这是如来最后的话。”

般涅槃的谈说

那时，世尊进入初禅，从初禅出来后，进入第二禅，从第二禅出来后，进入第三禅，从第三禅出来后，进入第四禅，从第四禅出来后，进入空无边处，从空无边处等至出来后，进入识无边处，从识无边处等至出来后，进入无所有处，从无所有处等至出来后，进入非想非非想处，从非想非非想处等至出来后，进入想受灭。

那时，尊者阿难对尊者阿那律这么说：

“阿那律大德！世尊般涅槃了。”

“阿难贤友！世尊没般涅槃，他已入想受灭。”

那时，世尊从想受灭等至出来后，进入非想非非想处，从非想非非想处等至出来后，进入无所有处，从无所有处等至出来后，进入识

无边处，从识无边处等至出来后，进入空无边处，从空无边处等至出来后，进入第四禅，从第四禅出来后，进入第三禅，从第三禅出来后，进入第二禅，从第二禅出来后，进入初禅，从初禅出来后，进入第二禅，从第二禅出来后，进入第三禅，从第三禅出来后，进入第四禅，从第四禅出来后，世尊直接般涅槃。

当世尊般涅槃时，与般涅槃同时，发生大地震，令人恐惧、身毛竖立，并且天鼓破裂。当世尊般涅槃时，与般涅槃同时梵王娑婆主说这偈颂：

“世间中一切生存类的身体，都将躺下，

因为像这样的大师，世间中无与伦比者，

已得力的如来，正觉者般涅槃了。”

当世尊般涅槃时，与般涅槃同时，天帝释说了这偈颂：

“诸行确实是无常的，是生起与消散法，

生起后被灭，它们的平息是乐。”

当世尊般涅槃时，与般涅槃同时，尊者阿那律说了这偈颂：

“没有了入息出息，对像这样心已住立者来说，

不扰动，只向于寂静，牟尼死了。

以不动之心，忍受苦痛，

就如灯火的熄灭，那是心的解脱。”

当世尊般涅槃时，与般涅槃同时，尊者阿难说了这偈颂：

“那时令人恐惧的，那时令人身毛竖立的，

具一切殊胜行相者，正觉者般涅槃。”

当世尊般涅槃时，那时，凡那些未离贪的比丘，有一些挥舞手臂号泣、倒下打滚（而说）：

“太快了，世尊已般涅槃，太快了，善逝已般涅槃，太快了，世间之眼已灭没。”

但，凡那些已离贪的比丘，他们正知正念地忍受（而说）：

“诸行是无常的，（此外，）在这里，这如何可得。”

那时，尊者阿那律召唤比丘们：

“够了，贤友们！你们不要忧愁，不要悲泣，贤友们！以前这不是被如来说过吗？与一切所爱的、合意的分离、别离、异离。贤友们！在这里，这如何可得：‘凡那被生的、存在的、有为的、败坏之法都不要被破坏。’那是不可能的！贤友们！天神们讥嫌。”

“大德！但，尊者阿那律注意到有什么种类的天神呢？”

“贤友们！有在虚空而有地想的天神散发号泣、挥舞手臂号泣、倒下打滚（而说）：‘太快了，世尊已般涅槃，太快了，善逝已般涅槃，太快了，世间之眼已灭没。’贤友们！有在地上而有地想的天神散发号泣、挥舞手臂号泣、倒下打滚（而说）：‘太快了，世尊已般涅槃，太快了，善逝已般涅槃，太快了，世间之眼将灭没。’但，凡那些已离贪的天神，他们正知正念地忍受（而说）：‘诸行是无常的，（此外，）在这里，这如何可得。’ ”

那时，尊者阿那律与尊者阿难以法谈度过该夜的剩余部分。

那时，尊者阿那律召唤尊者阿难：

“去！阿难贤友！请你进入拘尸那后，召唤拘尸那的末罗人：

‘祓谢大们！世尊已般涅槃，现在，请你们考量适当的时间。’”

“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尊者阿那律后，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自己与同伴进入拘尸那。

当时，拘尸那的末罗人以必须作那件事在集会所集合。那时，尊者阿难去拘尸那末罗人的集会所。抵达后，召唤拘尸那的末罗人：

“祓谢大们！世尊已般涅槃，现在，请你们考量适当的时间。”

听了尊者阿难的这言语后，末罗人与末罗人的儿子、末罗人的媳妇、末罗人的夫人们成为痛苦的、悲伤的、具备心苦的，有些散发号泣、挥舞手臂号泣、倒下打滚（而说）：

“太快了，世尊已般涅槃，太快了，善逝已般涅槃，太快了，世间之眼已灭没。”

世尊遗体供养

那时，拘尸那的末罗人命令男子们：

“那样的话，某人！请你们收集所有拘尸那的香料、花环与乐器。”

那时，拘尸那的末罗人取所有拘尸那的香料、花环与乐器，以及五百套衣服后，去末罗附近的沙罗树林世尊遗体处。抵达后，以舞蹈、歌唱、奏乐、花环、香料恭敬、尊重、尊敬、崇敬世尊的遗体，作遮阳篷、准备圆形帐蓬，度过（第）一天。

那时，拘尸那的末罗人这么想：

“今天已过了火化世尊遗体的时机，现在，我们将在明天火化世尊的遗体。”

那时，拘尸那的末罗人以舞蹈、歌唱、奏乐、花环、香料恭敬、尊重、尊敬、崇敬世尊的遗体，作遮阳篷、准备圆形帐蓬，度过第二个白天；度过第三个白天；度过第四个白天；度过第五个白天；度过第六个白天。

那时，第七个白天，拘尸那的末罗人这么想：

“我们以舞蹈、歌唱、奏乐、花环、香料恭敬、尊重、尊敬、崇敬世尊的遗体，我们将向南运送到城的南边，向外面到城外南边，火化世尊的遗体。”

当时，八位上首的末罗人洗头后，穿上新衣：“我们将举起世尊的遗体。”但不能举起。那时，拘尸那的末罗人对尊者阿那律这么说：“阿那律大德！什么因、什么缘，这八位上首的末罗人洗头后，穿上新衣：‘我们将举起世尊的遗体。’但不能举起呢？”

“袜谢大们！你们的欲求是一种，天神们的欲求是另一种。”

“大德！但，天神们的欲求是什么呢？”

“袜谢大们！你们的欲求是：‘我们以舞蹈、歌唱、奏乐、花环、香料恭敬、尊重、尊敬、崇敬世尊的遗体，我们将向南运送到城的南边，向外面到城外南边，火化世尊的遗体。’天神们的欲求是：‘我们以天的舞蹈、歌唱、奏乐、香料恭敬、尊重、尊敬、崇敬世尊的遗体，我们将向北运送到城的北边，经由北门入城，向中央运送到城的中央，经由东门出城，向东到名叫系冠的末罗人塔庙，在那里，火化世尊的遗体。’”

“大德！我们愿如天神们的欲求。”

当时，所有拘尸那之所及，连间隙、阴沟下水道、垃圾堆，被落下的曼陀罗花及膝高地覆盖，那时，天神与拘尸那的末罗人以天的与人的舞蹈、歌唱、奏乐、花环、香料恭敬、尊重、尊敬、崇敬世尊的遗体，向北运送到城的北边，经由北门入城，向中央运送到城的中央，经由东门出城，向东到名叫系冠的末罗人塔庙，在那里，放下世尊的遗体。

那时，拘尸那的末罗人对尊者阿难这么说：

“阿难大德！对世尊的遗体，我们应该如何行动？”

“袜谢大们！对如来的遗体应该如对转轮王遗体那样行动。”

“阿难大德！对转轮王的遗体，应该如何行动？”

“袜谢大们！转轮王的遗体以新的衣服包卷，以新的衣服包卷后，以毛已被梳立的棉布包卷，以毛已被梳立的棉布包卷后，以新的衣服包卷，……以这方式成对包卷转轮王的遗体五百次后，放进铁油槽，然后以另一个铁槽覆盖，（以）所有芳香木作火葬用柴堆，然后火化转轮王的遗体，在十字路口建转轮王的塔，袜谢大们！对转轮王的遗体，应该这样行动，袜谢大们！对如来的遗体应该如对转轮王遗体那样行动，袜谢大们！应该在十字路口建如来的塔，在那里，凡给与花环或香料或香粉，或问讯，或使心变得净信者，则对他们将有长久的利益与安乐。”

那时，拘尸那的末罗人命令男子们：

“那样的话，某人！请你们收集末罗毛已被梳立的棉布。””

那时，拘尸那的末罗人以新的衣服包卷世尊的遗体，以新的衣服

包卷后，以毛已被梳立的棉布包卷，以毛已被梳立的棉布包卷后，以新的衣服包卷，……以这方式成对包卷转世尊的遗体五百次后，放进铁油槽，然后以另一个铁槽覆盖，（以）所有芳香木作火葬用柴堆，然后将世尊的遗体放上火葬用柴堆。

大迦叶的事

当时，尊者大迦叶与大比丘僧团五百位比丘一起在从波婆城到拘尸那的旅途中。那时，尊者大迦叶离开道路，坐在某棵树下。当时，某位邪命外道从拘尸那握持曼陀罗花后，在到拘尸那的旅途中。尊者大迦叶看见那位邪命外道远远地走来，看见后，对那位邪命外道这么说：

“贤友！你知道我们的大师吗？”

“是的，贤友！我知道，今天，沙门乔达摩已般涅槃七天了，我从那里拿了这曼陀罗花。”

在那里，凡那些未离贪的比丘，有一些挥舞手臂号泣、倒下打滚（而说）：

“太快了，世尊已般涅槃，太快了，善逝已般涅槃，太快了，世间之眼已灭没。”

但，凡那些已离贪的比丘，他们正知正念地忍受（而说）：

“诸行是无常的，（此外，）在这里，这如何可得。”

当时，名叫善吉祥的年老出家者坐在那群群众中，那时，善吉祥年老出家者对那些比丘这么说：

“够了，贤友们！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不要悲泣，我们完全摆脱

了那位大沙门，我们被逼烦恼：‘这适合你们，这不适合你们。’而现在，我们将作所有我们想要的；我们将不作所有我们不想要的。”

那时，尊者大迦叶召唤比丘们：

“够了，贤友们！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不要悲泣，以前这不是被世尊说过吗？与一切所爱的、合意的分离、别离、异离。贤友们！在这里，这如何可得：凡那被生的、存在的、有为的、败坏之法、那如来的身体都不要被破坏，那是不可能的！”

当时，四位上首的末罗人洗头后，穿上新衣：“我们将点燃世尊的火葬用柴堆。”但不能点燃。那时，拘尸那的末罗人对尊者阿那律这么说：“阿那律大德！什么因、什么缘，这四位上首的末罗人洗头后，穿上新衣：‘我们将点燃世尊的火葬用柴堆。’但不能点燃呢？”

“袜谢大们！天神们的欲求是以别的方式。”

“大德！但，天神们的欲求是什么呢？”

“袜谢大们！天神们的欲求是：‘这位尊者大迦叶与大比丘僧团五百位比丘一起在从波婆城到拘尸那的旅途中，那世尊的火葬用柴堆将不被点燃，直到尊者大迦叶以头礼拜世尊的足为止。”

“大德！我们愿如天神们的欲求。”

那时，尊者大迦叶去拘尸那名叫系冠的末罗人塔庙、世尊的火葬用柴堆。抵达后，整理衣服到一边肩膀，合掌鞠躬后，作右绕火葬用柴堆三回，接着以头礼拜世尊的足，那五百位比丘也整理衣服到一边肩膀，合掌鞠躬后，作右绕火葬用柴堆三回，接着以头礼拜世尊的足。当被尊者大迦叶与那五百位比丘礼拜时，世尊的火葬用柴堆就自

已被点燃。

当世尊的遗体被点燃时，凡是“外皮”、“皮肤”、“肉” 、“筋腱”、“关节液”，既没有灰被看到，也没有灰末，只剩余遗骨。犹如当酥或油被点燃时，既没有灰被看到，也没有灰末，同样的，当世尊的遗体被点燃时，凡是“外皮”、“皮肤”、“肉” 、“筋腱”、“关节液”，既没有灰被看到，也没有灰末，只剩余遗骨。那五百套衣服只有二件衣服没被燃烧：最里面的与最外面的。当世尊的遗体被烧尽时，天空出现阵雨，使世尊的火葬用柴堆熄灭；沙罗树的水涌出，使世尊的火葬用柴堆熄灭；拘尸那的末罗人以一切香水使世尊的火葬用柴堆熄灭。那时，拘尸那的末罗人在集会所中作矛枪围起的篱笆栅栏，围起弓的栅栏后，以舞蹈、歌唱、奏乐、花环、香料恭敬、尊重、尊敬、崇敬世尊的遗骨七天。

遗骨的分配

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听闻：“听说世尊已在居尸那般涅槃了。”那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对拘尸那的末罗人派遣使者：“世尊是刹帝利，我也是刹帝利，我值得领受部分世尊遗骨，我也要为世尊的遗骨建大塔。”

毗舍离的离车族人听闻：“听说世尊已在居尸那般涅槃了。”那时，毗舍离的离车族人对拘尸那的末罗人派遣使者：“世尊是刹帝利，我们也是刹帝利，我们值得领受部分世尊遗骨，我们也要为世尊的遗骨建大塔。”

住在迦毗罗卫的释迦人听闻：“听说世尊已在居尸那般涅槃了。”

那时，迦毗罗卫的释迦人对拘尸那的末罗人派遣使者：“世尊是我们的最胜亲族，我们值得领受部分世尊遗骨，我们也要为世尊的遗骨建大塔。”

遮罗颇的跋离人听闻：“听说世尊已在居尸那般涅槃了。”那时，遮罗颇的跋离人对拘尸那的末罗人派遣使者：“世尊是刹帝利，我们也是刹帝利，我们值得领受部分世尊遗骨，我们也要为世尊的遗骨建大塔。”

罗摩村的拘利人听闻：“听说世尊已在居尸那般涅槃了。”那时，罗摩村的拘利人对拘尸那的末罗人派遣使者：“世尊是刹帝利，我们也是刹帝利，我们值得领受部分世尊遗骨，我们也要为世尊的遗骨建大塔。”

毗留提的婆罗门听闻：“听说世尊已在居尸那般涅槃了。”那时，毗留提的婆罗门对拘尸那的末罗人派遣使者：“世尊是刹帝利，我是婆罗门，我值得领受部分世尊遗骨，我也要为世尊的遗骨建大塔。”

波婆城的末罗人听闻：“听说世尊已在居尸那般涅槃了。”那时，波婆城的末罗人对拘尸那的末罗人派遣使者：“世尊是刹帝利，我们也是刹帝利，我们值得领受部分世尊遗骨，我们也要为世尊的遗骨建大塔。”

当这么说时，拘尸那的末罗人对那些群众这么说：“世尊在我们村落区般涅槃，我们将不给部分世尊遗骨。”

当这么说时，兜那婆罗门这么说：

“尊师们！请听我一语，我们的佛陀有忍耐之语，

如果对最上人遗骨的分配有纷争，那不好。

尊师们！全部以和睦、和合，和好地作八分，

让广大的四方有塔，众人对有眼者有净信。”

“那样的话，婆罗门！请你就以八份平分世尊遗骨。”

“是的，先生！”兜那婆罗门那些群众后，以八份平分世尊遗骨，然对那些群众这么说：

“尊师们！请给我这个（装世尊遗骨的）容器，我也要为容器建大塔。”

他们给兜那婆罗门容器。

胡椒林的摩利亚人听闻：“听说世尊已在居尸那般涅槃了。”那时，胡椒林的摩利亚人对拘尸那的末罗人派遣使者：“世尊是刹帝利，我们也是刹帝利，我们值得领受部分世尊遗骨，我们也要为世尊的遗骨建大塔。”

“没有部分世尊遗骨了，世尊遗骨已被分配了，请你们从这里拿炭火。”

他们从那里拿走炭火。

遗骨塔的尊敬

那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在王舍城为世尊的遗骨建大塔；毗舍离的离车族人也在毗舍离为世尊的遗骨建大塔；住在迦毗罗卫的释迦人也在迦毗罗卫为世尊的遗骨建大塔；遮罗颇的跋离人也在遮罗颇为世尊的遗骨建大塔；罗摩村的拘利人也在罗摩村为世尊的遗骨建大塔；毗留提的婆罗门也在毗留提为世尊的遗骨建大塔；波婆城

的末罗人也在波婆城为世尊的遗骨建大塔；拘尸那的末罗人也在拘尸那为世尊的遗骨建大塔；兜那婆罗门也为容器建大塔；胡椒林的摩利亚人也在胡椒林为炭火建大塔，像这样，有八个遗骨塔，第九为容器塔，第十为炭火塔，从前，这是这样的。

“有八桶有眼者的遗骨，七桶在赡部洲让人们尊敬，

一桶最上人的（遗骨），在罗摩村被龙王尊敬。

一颗牙齿被三十三天尊敬，还有一颗在健陀罗城让人们尊敬，

还有一颗在迦陵伽王的领土，还有一颗被龙王尊敬。

以其光辉（丰富）这大地，大地被最胜的供物装饰，

这样，这有眼者的遗骨，被善恭敬、被恭敬者恭敬。

被天王、龙王、人王尊敬，就像这样，被人间最上的王尊敬，

请你们合掌后礼拜他，佛陀确实是百劫难得的。”

“四十颗平整的牙齿，全部头发与体毛，

天神拿走一个，铁围山的相传。”

般涅槃大经第三终了。

17、大善见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拘尸那竭罗的乌玻瓦达那，末罗族人的沙罗树林，沙罗双树中间，在般涅槃之时。

那时，尊者阿难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

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阿难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世尊不要在这小城市、贫瘠城市的市郊般涅槃，大德！有其他大城市，即：瞻波城、王舍城、舍卫城、娑鸡多城、憍赏弥城、波罗奈城，请世尊在那里般涅槃，在那里，有许对如来有净信的富裕刹帝利、富裕婆罗门、富裕屋主们，他们将作如来的遗体供养。”

“阿难！不要这么说，阿难！不要这么说：‘这是小城市、贫瘠城市的市郊。’

咕萨瓦帝王都

阿难！从前，名叫大善见王是征服四天下、达成国土安定的刹帝利灌顶王。阿难！大善见王的王都是这拘尸那竭罗名叫咕萨瓦帝，东西有十二由旬长，南北有七由旬宽。阿难！咕萨瓦帝王都是成功的、繁荣的、人多的、丰饶的，阿难！犹如名叫阿勒葛曼大的天之王都是成功的、繁荣的、人多的、丰饶的。同样的，阿难！咕萨瓦帝王都是成功的、繁荣的、人多的、丰饶的。阿难！咕萨瓦帝王都日夜不离十种声音，即：象声、马声、车声、大鼓声、小鼓声、琵琶琴声、歌声、法螺声、铙钹声、手铜锣声，‘请吃！请喝！请嚼！’为第十种声音。

阿难！咕萨瓦帝王都被七面城墙包围环绕：一面是金制的墙，一面是银制的，一面是琉璃制的，一面是水晶制的，一面是红宝石制的，一面是琥珀制的，一面全是宝物制的。阿难！咕萨瓦帝王都有四种颜色的大门：一个门是金制的，一个门是银制的，一个门是琉璃

的，一个门是水晶制的，每个门前埋有七根埋入三人深的十二人高石柱：一根是金制的，一根是银制的，一根是琉璃制的，一根是水晶制的，一根是红宝石制的，一根是琥珀制的，一根全是宝物制的。阿难！咕萨瓦帝王都被七排棕榈树包围环绕：一排是金制的棕榈树，一排是银制的，一排是琉璃制的，一排是水晶制的，一排是红宝石制的，一排是琥珀制的，一排全是宝物制的。金制的棕榈树有金制的树干，银制的叶子与果实；银制的棕榈树有银制的树干，金制的叶子与果实；琉璃制的棕榈树有琉璃制的树干，水晶制的叶子与果实；水晶制的棕榈树有水晶制的树干，琉璃制的叶子与果实；红宝石制的棕榈树有红宝石制的树干，琥珀制的叶子与果实；琥珀制的棕榈树有琥珀制的树干，红宝石制的叶子与果实；全是宝物制的棕榈树有全是宝物制的树干，全是宝物制的叶子与果实。阿难！那棕榈树树列被风吹的声音是可爱的、诱人的、适宜的、陶醉的，阿难！犹如被善练训者善弹奏、被非常有技术者打击五种乐器的声音是可爱的、诱人的、适宜的、陶醉的。同样的，阿难！那棕榈树树列被风吹的声音是可爱的、诱人的、适宜的、陶醉的。又，阿难！当时凡在咕萨瓦帝王都中的暴恶人都变得沉醉、渴望，他们都被那风吹棕榈树树列的声音服侍。

轮宝

阿难！大善见王具备七宝与四种成就，哪七个呢？阿难！这里，当大善见王在那十五布萨日洗头，到布萨的最高楼上时，天之轮宝出现，具有一千个辐条，有轮框，有轮轴圆心，全部完整的相貌。看见后，大善见王心想：‘听说：“凡刹帝利灌顶王在那十五布萨日洗头，

到布萨的最高楼上时，天之轮宝出现，具有一千个辐条，有轮框，有轮轴圆心，全部完整的相貌者，他是转轮王。”我应该是转轮王吧。’

阿难！那时，大善见王起座，整理上衣到一边肩膀后，左手拿起金水罐，以右手洒向轮宝：‘令轮宝转起！令轮宝征服！’阿难！那时，轮宝转向东方，大善见王与四种军一起随之在后。阿难！凡轮宝所停之处，在那里，大善见王与四种军着手驻扎。阿难！凡东方的对手国王，那些国王来见大善见王后，这么说：‘大王！请你来！大王！欢迎你！大王！我们属于你，大王！请教诫。’大善见王这么说：‘不应该杀生，不应该未给予而取，不应该行邪淫，不应该说虚妄，不应该饮酒，你们应该如过去食用而食。’阿难！凡东方的对手国王，他们追随大善见王。阿难！那时，轮宝进入东边的海再出来后，转向南方……（中略）进入南边的海再出来后，转向西方……（中略）进入西边的海再出来后，转向北方，大善见王与四种军一起随之在后。阿难！凡轮宝所停之处，在那里，大善见王与四种军着手驻扎。阿难！凡北方的对手国王，那些国王来见大善见王后，这么说：‘大王！请你来！大王！欢迎你！大王！我们属于你，大王！请教诫。’大善见王这么说：‘不应该杀生，不应该未给予而取，不应该行邪淫，不应该说虚妄，不应该饮酒，你们应该如过去食用而食。’阿难！凡北方的对手国王，他们追随大善见王。阿难！那时，轮宝征服大海周边土地后，回到咕萨瓦帝王都，如轮轴住立在大善见王的内宫门上作裁判的上首，装饰大善见王的内宫。阿难！这样，大善见王的轮宝出现。

象宝

再者，阿难！大善见王的象宝出现，全白，有七立足处，有神通，行于空中，象王名叫布萨。看见它后，大善见王心中明白：‘先生！确实是善的象骑，如果获得调御的话。’阿难！那时，那象宝犹如被长时间善遍调御的香骏象那样着手调御。阿难！从前，大善见王测试这象宝，在午前时骑上后，访问大海周边土地，然后回咕萨瓦帝王都用早餐。阿难！这样，大善见王的象宝出现。

马宝

再者，阿难！大善见王的马宝出现，全白，黑色头，如文阇草的毛，有神通，行于空中，马王名叫雷云。看见它后，大善见王心中明白：‘先生！确实是善的马骑，如果获得调御的话。’阿难！那时，那马宝犹如被长时间善遍调御的贤骏马那样着手调御。阿难！从前，大善见王测试这马宝，在午前时骑上后，访问大海周边土地，然后回咕萨瓦帝王都用早餐。阿难！这样，大善见王的马宝出现。

珠宝

再者，阿难！大善见王的珠宝出现，那珠宝是美丽的、出色的、八个切割面的、作工细致的琉璃，放光、明净、不浊全部行相具足，阿难！那珠宝光明遍满全部一由旬。阿难！从前，大善见王测试这珠宝，他武装四种军，使珠宝登上旗顶，在黑暗的夜晚出发，阿难！凡全部村落（的居民）因其光明而从事工作，以为是‘白天’。阿难！这样，大善见王的珠宝出现。

女宝

再者，阿难！大善见王的女宝出现，是漂亮的、美丽的、端正的、具备最美的容色，不过高、不过矮，不过瘦、不过胖，不过黑、不过白，已超过人的美貌而未达天的美貌。阿难！那女宝有这样的身触：犹如绵絮或木棉絮。阿难！那女宝的肢体在热天时是冷的，在冷天时是热的。阿难！从那女宝的身体散发出檀香味，从嘴巴散发出青莲花香味。阿难！那女宝比大善见王早起、晚睡，是顺从者、行合意者、说喜欢听的话者。阿难！那女宝不以意违犯大善见王，何来以身？阿难！这样，大善见王的女宝出现。

屋主宝

再者，阿难！大善见王的屋主宝出现，他业报所生的天眼出现，看见有主人、无主人的伏藏，他去见大善见王后，这么说：‘陛下！请你不必操心，我将为你作财物应作的事。’阿难！从前，大善见王测试这屋主宝，登上船后，进入恒河河流中间后，对屋主宝这么说：‘屋主！以金条与黄金利益我。’‘那样的话，大王！请将船靠一边河岸。’‘屋主！就在这里以金条与黄金利益我。’阿难！那时，屋主宝以两手伸入水中后，抬起满壶的金条与黄金，然后对大善见王这么说：‘大王！这样够吗？大王！这样做够吗？大王！这样的供养够吗？’大善见王这么说：‘屋主！这样足够了，屋主！这样做足够了，屋主！这样的供养够了。’阿难！这样，大善见王的屋主宝出现。

主兵臣宝

再者，阿难！大善见王的主兵臣宝出现，是贤智者、聪明者、有

智慧者，能够使大善见王接近应该接近的，不接近不应该接近的，建立应该建立的。他去见大善见王后，这么说：‘陛下！请你不必操心，我将训诫。’阿难！这样，大善见王的主兵臣宝出现。

阿难！大善见王具备这七宝。

具备四种成就

阿难！大善见王具备四种成就，哪四种成就呢？

阿难！这里，大善见王是英俊的、好看的、端正的、具备最美的容色，超过其它人。阿难！这是大善见王具备的第一种成就。

再者，阿难！这里，大善见王是长寿的、久住的，超过其它人。阿难！这是大善见王具备的第二种成就。

再者，阿难！这里，大善见王是少病者、少病恼者，具备好的消化力，不过寒、不过热，超过其它人。阿难！这是大善见王具备的第三种成就。

再者，阿难！这里，大善见王对婆罗门与屋主来说是可爱的、合意的，阿难！犹如父亲对儿子来说是可爱的、合意的。同样的，阿难！大善见王对婆罗门与屋主来说是可爱的、合意的。阿难！婆罗门与屋主对大善见王来说也是可爱的、合意的，阿难！犹如儿子对父亲来说也是可爱的、合意的。同样的，阿难！婆罗门与屋主对大善见王来说也是可爱的、合意的。阿难！从前，大善见王与四种军出发到游乐园，阿难！那时，婆罗门与屋主去见大善见王后，这么说：‘陛下！慢慢地过去，让我们看你更久些。’阿难！大善见王召唤御车手：‘御车手！让车子慢慢地过去，让我看婆罗门与屋主更久些。’阿

难！这是大善见王具备的第四种成就。

阿难！这四种是大善见王具备的成就。

达摩宫殿的莲花池

阿难！那时，大善见王这么想：‘让我在这些棕榈树中间，每一百弓建造一个莲花池。’阿难！大善见王在这些棕榈树中间，每一百弓建造了一个莲花池。阿难！那些莲花池以四种颜色的瓷砖排列：一种瓷砖是金制的，一种瓷砖是银制的，一种瓷砖是琉璃制的，一种瓷砖是水晶制的。阿难！那些莲花池每个有四个阶梯，四种颜色：一种阶梯是金制的，一种阶梯是银制的，一种阶梯是琉璃制的，一种阶梯是水晶制的。金制的阶梯有金制的柱，银制的扶手与栏杆；银制的阶梯有银制的柱，金制的扶手与栏杆；琉璃制的阶梯有琉璃制的柱，水晶制的扶手与栏杆；水晶制的阶梯有水晶制的柱，琉璃制的扶手与栏杆。阿难！那些莲花池有两种围栏，一种围栏是金制的，一种围栏是银制的，金制的围栏有金制的柱，银制的扶手与栏杆；银制的围栏有银制的柱，金制的扶手与栏杆。阿难！那时，大善见王这么想：‘让我在这些莲花池中种植所有季节、所有人容易接近的花鬘：青莲、赤莲、黄莲、白莲。’阿难！大善见王在那些莲花池中种植所有季节、所有人容易接近的花鬘：青莲、赤莲、黄莲、白莲。阿难！那时，大善见王这么想：‘让我在这些莲花池岸上设置男子的沐浴处，凡来这里的人都将能沐浴。’阿难！大善见王在那些莲花池岸上设置男子的沐浴处，凡来这里的人都将能沐浴。阿难！那时，大善见王这么想：‘让我在这些莲花池岸上设立布施：食物给需要食物者；饮料给需要

饮料者；衣服给需要衣服者；车乘给需要车乘者；卧具给需要卧具者；女子给需要女子者；金条给需要金条者；黄金给需要黄金者。’阿难！大善见王在那些莲花池岸上设立布施：食物给需要食物者；饮料给需要饮料者；衣服给需要衣服者；车乘给需要车乘者；卧具给需要卧具者；女子给需要女子者；金条给需要金条者；黄金给需要黄金者。

阿难！那时，婆罗门与屋主们取很多自己的财产后，去见大善见王，这么说：‘陛下！这里，有很多（我们）自己的财产被运来给陛下，请陛下收下。’‘够了！先生！这里，我的财产很多，以如法、有力造作的，让那些属于你们，并且请你们从这里拿更多走。’他们被国王拒绝，到一旁后，这么商量：‘我们的这些财产再拿回自己家里，这对我们不适当，让我们为大善见王建筑住处。’他们去见大善见王后，这么说：‘陛下！我们为你建筑住处。’阿难！大善见王以沉默同意了。

阿难！那时，天帝释以心思量大善见王心中的深思后，召唤造一切者天子：‘来！亲爱的造一切者！你为大善见王建筑住处，名叫达摩宫殿。’‘是的，大人！’阿难！那时，造一切者天子回答天帝释后，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那样（快）地在三十三天消失，出现在大善见王面前。阿难！那时，造一切者天子对大善见王这么说：‘陛下！我为你建筑住处，名叫达摩宫殿。’阿难！大善见王以沉默同意了。

阿难！造一切者天子为大善见王建筑住处，名叫达摩宫殿。阿

难！达摩宫殿东西有一由旬长，南北有半由旬宽。阿难！达摩宫殿的地基堆积有三人高，四种颜色的瓷砖：一种瓷砖是金制的，一种瓷砖是银制的，一种瓷砖是琉璃制的，一种瓷砖是水晶制的。阿难！达摩宫殿有八万四千支柱子，四种颜色：一种柱子是金制的，一种柱子是银制的，一种柱子是琉璃制的，一种柱子是水晶制的。阿难！达摩宫殿被铺设四种颜色板：一种板是金制的，一种板是银制的，一种板是琉璃制的，一种板是水晶制的。阿难！达摩宫殿有二十四个阶级，四种颜色：一种阶梯是金制的，一种阶梯是银制的，一种阶梯是琉璃制的，一种阶梯是水晶制的。金制的阶梯有金制的柱，银制的扶手与栏杆；银制的阶梯有银制的柱，金制的扶手与栏杆；琉璃制的阶梯有琉璃制的柱，水晶制的扶手与栏杆；水晶制的阶梯有水晶制的柱，琉璃制的扶手与栏杆。阿难！达摩宫殿有八万四千个楼阁，四种颜色：一种楼阁是金制的，一种楼阁是银制的，一种楼阁是琉璃制的，一种楼阁是水晶制的。金制的楼阁被施设银制的床座；银制的楼阁被施设金制的床座；琉璃制的楼阁被施设水晶制的床座；水晶制的楼阁被施设琉璃制的床座。金制的楼阁门口被住立一棵银制的棕榈树，它有银制的树干，金制的叶子与果实；银制的楼阁门口被住立一棵金制的棕榈树，它有金制的树干，银制的叶子与果实；琉璃制的楼阁门口被住立一棵水晶制的棕榈树，它有水晶制的树干，琉璃制的叶子与果实；水晶制的楼阁门口被住立一棵琉璃制的棕榈树，它有琉璃制的树干，水晶制的叶子与果实。

阿难！那时，大善见王这么想：‘让我在大阵列重阁的门口建筑

全部金制的棕榈树林，我将坐在那里作中午的休息。’阿难！大善见王在大阵列重阁的门口建筑全部金制的棕榈树林，坐在那里作中午的休息。阿难！达摩宫殿被两道栏楯包围环绕，一道栏楯是金制的；一道栏楯是银制的。金制的栏楯有金制的柱，银制的扶手与栏杆；银制的栏楯有银制的柱，金制的扶手与栏杆。阿难！达摩宫殿被两道铃当网包围环绕，一道网是金制的；一道网是银制的。金制的网有银制的铃当；银制的网有金制的铃当。阿难！那铃当网被风吹的声音是可爱的、诱人的、适宜的、陶醉的，阿难！犹如被善训练者善弹奏、被非常有技术者打击五种乐器的声音是可爱的、诱人的、适宜的、陶醉的。同样的，阿难！那铃当网被风吹的声音是可爱的、诱人的、适宜的、陶醉的。又，阿难！当时，凡在咕萨瓦帝王都中的暴恶人都变得沉醉、渴望，他们都被那铃当网被风吹的声音服侍。阿难！当达摩宫殿完成后，难以直视而炫目，阿难！犹如在雨季的最后一个月，晴朗无云的秋天，日出时难以直视而炫目。同样的，阿难！达摩宫殿难以直视而炫目。

阿难！那时，大善见王这么想：‘让我在达摩宫殿前面建筑名叫达摩的莲花池。’阿难！大善见王在达摩宫殿前面建筑名叫达摩的莲花池。阿难！达摩莲花池东西有一由旬长，南北有半由旬宽。阿难！达摩莲花池有四种颜色的瓷砖排列：一种瓷砖是金制的，一种瓷砖是银制的，一种瓷砖是琉璃制的，一种瓷砖是水晶制的。阿难！达摩莲花池有二十四个阶梯，四种颜色：一种阶梯是金制的，一种阶梯是银制的，一种阶梯是琉璃制的，一种阶梯是水晶制的。金制的阶梯有金

制的柱，银制的扶手与栏杆；银制的阶梯有银制的柱，金制的扶手与栏杆；琉璃制的阶梯有琉璃制的柱，水晶制的扶手与栏杆；水晶制的阶梯有水晶制的柱，琉璃制的扶手与栏杆。阿难！达摩莲花池有两种围栏，一种围栏是金制的，一种围栏是银制的，金制的围栏有金制的柱，银制的扶手与栏杆；银制的围栏有银制的柱，金制的扶手与栏杆。阿难！达摩莲花池被两道栏楯包围环绕，一道栏楯是金制的；一道栏楯是银制的。金制的栏楯有金制的柱，银制的扶手与栏杆；银制的栏楯有银制的柱，金制的扶手与栏杆。阿难！达摩莲花池被七排棕榈树列包围环绕：一排是金制的，一排是银制的，一排是琉璃制的，一排是水晶制的，一排是红宝石制的，一排是琥珀制的，一排全是宝物制的。金制的棕榈树有金制的树干，银制的叶子与果实；银制的棕榈树有银制的树干，金制的叶子与果实；琉璃制的棕榈树有琉璃制的树干，水晶制的叶子与果实；水晶制的棕榈树有水晶制的树干，琉璃制的叶子与果实；红宝石制的棕榈树有红宝石制的树干，琥珀制的叶子与果实；琥珀制的棕榈树有琥珀制的树干，红宝石制的叶子与果实；全是宝物制的棕榈树有全是宝物制的树干，全是宝物制的叶子与果实。阿难！那棕榈树树列被风吹的声音是可爱的、诱人的、适宜的、陶醉的，阿难！犹如被善训练者善弹奏、被非常有技术者打击五种乐器的声音是可爱的、诱人的、适宜的、陶醉的。同样的，阿难！那棕榈树树列被风吹的声音是可爱的、诱人的、适宜的、陶醉的。又，阿难！当时，凡在咕萨瓦帝王都中的暴恶人都变得沉醉、渴望，他们都被那棕榈树树列被风吹的声音服侍。

阿难！当达摩宫殿与达摩莲花池完成后，大善见王使所有当时沙门中的沙门或婆罗门中的婆罗门一切欲满足后，登上达摩宫殿。

第一段经（终了）

到达禅

阿难！那时，大善见王这么想：‘这里，我的什么业果，什么业报，因此而现在我有这样的大神通力、大威力呢？’阿难！那时，大善见王这么想：‘这里，我的三种业果，三种业报，因此而现在我有这样的大神通力、大威力，即：布施、调御、自制。’

阿难！那时，大善见王到大阵列重阁。抵达后，站在大阵列重阁的门口自说优陀那：‘欲寻，停止！恶意寻，停止！加害寻，停止！欲寻就到此为止，恶意寻就到此为止，加害寻就到此为止。’阿难！那时，大善见王进入大阵列重阁后，在金制的床座上坐下，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以喜的褪去与住于平静，正念、正知，以身体感受乐，进入后住于这圣弟子宣说：‘他是平静、专注、住于乐者’的第三禅，以乐的舍断与苦的舍断，及以之前喜悦与忧的灭没，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

阿难！那时，大善见王离开大阵列重阁后，进入金制的楼阁后，在银制的床座上坐下，以与慈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像这样第二方，像这样第三方，像这样第四方，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对一切如对自己，以与慈俱行之心，以广大、以出众、以无量、以无怨

恨、以无恶意之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以与悲俱行之心……（中略）以与喜悦俱行之心……（中略）以与舍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像这样第二方，像这样第三方，像这样第四方。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对一切如对自己，以与舍俱行之心，以广大、以出众、以无量、以无怨恨、以无恶意之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

八万四千城市

阿难！大善见王有八万四千城市，咕萨瓦帝王都为上首；八万四千宫殿，达摩宫殿为上首；八万四千重阁，大阵列重阁为上首；八万四千床座：金制的、银制的、象牙制的、木心材制的，长羊毛覆盖的、白羊毛布覆盖的、绣花毛织布覆盖的、顶级羚鹿皮覆盖的，有顶篷，两端有红色枕垫；八万四千头象：黄金装饰，黄金旗帜，被金丝网覆盖的，布萨象王为上首；八万四千匹马，黄金装饰，黄金旗帜，被金丝网覆盖的，雷云马王为上首；八万四千辆车，狮子皮围绕，老虎皮围绕，豹皮围绕，黄毛毯围绕，黄金装饰，黄金旗帜，被金丝网覆盖的，最胜车为上首；八万四千宝珠，宝珠宝石为上首；八万四千女人，善吉祥皇后为上首；八万四千屋主，屋主宝为上首；八万四千刹帝利随从，主兵臣宝为上首；八万四千头乳牛：有挤奶装饰物与黄麻系绳，青铜牛奶桶；八万四千俱胝衣服：精致的亚麻衣、精致的木绵衣、精致的丝绸衣、精致的毛衣、精致的木绵衣；（阿难！大善见王有）八万四千锅调理食物，早上与傍晚供养食物被供应。

阿难！当时，大善见王的八万四千头象傍晚与清晨来伺候。阿难！那时，大善见王这么想：‘我的这八万四千头象傍晚与清晨来伺

候，如果经过每一百年让四万二千头象来伺候一次如何？’阿难！那时，大善见王召唤主兵臣宝：‘亲爱的主兵臣宝！我的这八万四千头象傍晚与清晨来伺候，亲爱的主兵臣宝！那样的话，经过每一百年令四万二千头象来伺候一次。’‘是的，陛下！’阿难！主兵臣宝回答大善见王。阿难！那时，大善见王过些时候经过每一百年四万二千头象来伺候一次。

善吉祥皇后到来

阿难！那时，经过好几年、好几百年、好几千年，善吉祥皇后这么想：‘看见大善见王已过了很久了，让我去见大善见王。’阿难！那时，善吉祥皇后召唤后宫妇们：‘来！请你们洗头，穿上黄衣，我们看见大善见王已过了很久了，让我们去见大善见王。’‘是的，主人!’阿难！后宫妇们回答善吉祥皇后后，洗头，穿上黄衣后，去见善吉祥皇后。阿难！那时，善吉祥皇后召唤主兵臣宝：‘亲爱的主兵臣宝！请准备四种军，我们看见大善见王已过了很久了，让我们去见大善见王。’‘是的，皇后!’阿难！主兵臣宝回答善吉祥皇后后，准备四种军，然后告知善吉祥皇后：‘皇后！四种均已准备好了，现在，你考量适当的时间（出发）吧。’阿难！那时，善吉祥皇后与四种军、后宫妇们一起到达摩宫殿。抵达达摩宫殿后，登向大阵列重阁。抵达大阵列重阁后，倚大门两侧站立。阿难！那时，大善见王听到声音后（而心想）：‘为什么有像人群的大声音呢？’当从大阵列重阁出来时，看见善吉祥皇后倚大门两侧站立。看见后，对善吉祥皇后这么说：‘皇后！就站在这里，不要进来。’阿难！那时，大善见王召

唤某位男子：‘喂！来！男子！从大阵列重阁取出金制的床座后，请安置在全金制的棕榈树林中。’‘是的，陛下!’那位男子回答大善见王后，从大阵列重阁取出金制的床座，然后安置在全金制的棕榈树林中。阿难！那时，大善见王以右胁作狮子卧，将（左）脚放在（右）脚上，正念、正知。

阿难！那时，善吉祥皇后这么想：‘大善见王的诸根明净，肤色清净、皎洁，大善见王不（要）这样就死了。’对大善见王这么说：‘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城市，咕萨瓦帝王都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产生欲，请你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宫殿，达摩宫殿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产生欲，请你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重阁，大阵列重阁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产生欲，请你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床座：金制的、银制的、象牙制的、木心材制的，长羊毛覆盖的、白羊毛布覆盖的、绣花毛织布覆盖的、顶级羚鹿皮覆盖的，有顶篷，两端有红色枕垫，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产生欲，请你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头象：黄金装饰，黄金旗帜，被金丝网覆盖的，布萨象王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产生欲，请你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匹马，黄金装饰，黄金旗帜，被金丝网覆盖的，雷云马王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产生欲，请你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辆车，狮子皮围绕，老虎皮围绕，豹皮围绕，黄毛毯围绕，黄金装饰，黄金旗帜，被金丝网覆盖的，最胜车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产生欲，请你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宝

珠，宝珠宝石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产生欲，请你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女人，女宝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产生欲，请你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屋主，屋主宝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产生欲，请你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刹帝利随从，主兵臣宝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产生欲，请你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头乳牛：有挤奶装饰物（与高级黄麻系绳），青铜牛奶桶，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产生欲，请你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俱胝衣服：精致的亚麻衣、精致的木绵衣、精致的丝绸衣、精致的毛衣、精致的木绵衣，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产生欲，请你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锅调理食物，早上与傍晚供养食物被供应，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产生欲，请你作期待。’

阿难！当这么说时，大善见王对善吉祥皇后这么说：‘皇后！长久以来你对我作令人满意的、可爱的、有乐趣的、合意的谈话，但，在最后时刻，你对我作不令人满意的、不可爱的、没有乐趣的、不合意的谈话。’‘陛下！那样的话，我应该对你作怎样的谈话呢？’‘皇后！你应该对我作这样的谈话：“陛下！所有有乐趣的、合意的都分离、别离、异离，陛下！你死时不要有期待，死时有期待是苦的，死时有期待是应该被呵责的。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城市，咕萨瓦帝王都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舍断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宫殿，达摩宫殿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舍断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重阁，大阵列

重阁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舍断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床座：金制的、银制的、象牙制的、木心材制的，长羊毛覆盖的、白羊毛布覆盖的、绣花毛织布覆盖的、顶级羚鹿皮覆盖的，有顶篷，两端有红色枕垫，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舍断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头象：黄金装饰，黄金旗帜，被金丝网覆盖的，布萨象王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舍断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匹马，黄金装饰，黄金旗帜，被金丝网覆盖的，雷云马王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舍断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辆车，狮子皮围绕，老虎皮围绕，豹皮围绕，黄毛毯围绕，黄金装饰，黄金旗帜，被金丝网覆盖的，最胜车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舍断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宝珠，宝珠宝石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舍断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女人，女宝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舍断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屋主，屋主宝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舍断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刹帝利随从，主兵臣宝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舍断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头乳牛：有挤奶装饰物（与高级黄麻系绳），青铜牛奶桶，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舍断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俱胝衣服：精致的亚麻衣、精致的木绵衣、精致的丝绸衣、精致的毛衣、精致的木绵衣，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舍断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

的这八万四千锅调理食物，早上与傍晚供养食物被供应，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舍断欲，请你不要作期待。”’

阿难！当这么说时，善吉祥皇后哭泣、持续落泪。阿难！那时，善吉祥皇后擦去眼泪后，对大善见王这么说：‘陛下！所有有乐趣的、合意的都分离、别离、异离，陛下！你死时不要有期待，死时有期待是苦的，死时有期待是应该被呵责的。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城市，咕萨瓦帝王都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舍断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宫殿，达摩宫殿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舍断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重阁，大阵列重阁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舍断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床座：金制的、银制的、象牙制的、木心材制的，长羊毛覆盖的、白羊毛布覆盖的、绣花毛织布覆盖的、顶级羚鹿皮覆盖的，有顶篷，两端有红色枕垫，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舍断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头象：黄金装饰，黄金旗帜，被金丝网覆盖的，布萨象王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舍断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匹马，黄金装饰，黄金旗帜，被金丝网覆盖的，雷云马王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舍断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辆车，狮子皮围绕，老虎皮围绕，豹皮围绕，黄毛毯围绕，黄金装饰，黄金旗帜，被金丝网覆盖的，最胜车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舍断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宝珠，宝珠宝石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舍断欲，请你

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女人，女宝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舍断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屋主，屋主宝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舍断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刹帝利随从，主兵臣宝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舍断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头乳牛：有挤奶装饰物（与高级黄麻系绳），青铜牛奶桶，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舍断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俱胝衣服：精致的亚麻衣、精致的木绵衣、精致的丝绸衣、精致的毛衣、精致的木绵衣，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舍断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锅调理食物，早上与傍晚供养食物被供应，陛下！在这里，请你对生命舍断欲，请你不要作期待。’

往梵天世界

阿难！那时，不久后大善见王死了，阿难！犹如屋主或屋主的儿子愉快地食用饮食后感到睡意。同样的，阿难！大善见王有濒临死亡的感受。阿难！当大善见王死时，往生善趣的梵天世界。阿难！大善见王玩了八万四千年儿童游戏，作了八万四千年副王，作了八万四千年国王，在达摩宫殿在家行梵行八万四千年，修习四梵住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梵天世界。

阿难！你会这么想：‘那时的大善见王是别人。’但，阿难！不应该这样认为，我是那时的大善见王。我的这八万四千城市，咕萨瓦帝王都为上首；我的这八万四千宫殿，达摩宫殿为上首；我的这八万四千重阁，大阵列重阁为上首；我的这八万四千床座：金制的、银制

的、象牙制的、木心材制的，长羊毛覆盖的、白羊毛布覆盖的、绣花毛织布覆盖的、顶级羚鹿皮覆盖的，有顶篷，两端有红色枕垫；我的这八万四千头象：黄金装饰，黄金旗帜，被金丝网覆盖的，布萨象王为上首；我的这八万四千匹马，黄金装饰，黄金旗帜，被金丝网覆盖的，雷云马王为上首；我的这八万四千辆车，狮子皮围绕，老虎皮围绕，豹皮围绕，黄毛毯围绕，黄金装饰，黄金旗帜，被金丝网覆盖的，最胜车为上首；我的这八万四千宝珠，宝珠宝石为上首；我的这八万四千女人，女宝为上首；我的这八万四千屋主，屋主宝为上首；我的这八万四千刹帝利随从，主兵臣宝为上首；我的这八万四千头乳牛：有挤奶装饰物（与高级黄麻系绳），青铜牛奶桶；我的这八万四千俱胝衣服：精致的亚麻衣、精致的木绵衣、精致的丝绸衣、精致的毛衣、精致的木绵衣；我的这八万四千锅调理食物，早上与傍晚供养食物被供应。阿难！而那些八万四千城市，那时我只住在一城市，即：咕萨瓦帝王都；而那些八万四千宫殿，那时我只住在一宫殿，即：达摩宫殿；而那些八万四千重阁，那时我只住在一重阁，即：大阵列重阁；而那些八万四千床座，那时我只使用一床座，即：金制的、银制的、象牙制的、木心材制的；而那些八万四千象，那时我只登上一象，即：布萨象王；而那些八万四千马，那时我只登上一马，即：雷云马王；而那些八万四千马车，那时我只登上一马车，即：最胜车；而那些八万四千女人，那时只有一女人侍候我，即：或刹帝利女，或毗舍女；而那些八万四千俱胝衣服，那时我只穿一对衣服，即：或精致的亚麻衣，或精致的丝绸衣，或精致的毛衣，或精致的木

绵衣；而那些八万四千锅调理食物，那时我只吃一锅调理食物：最多一‘拿哩’的饭量且能适合做咖哩的。

阿难！看！那一切行已过去了；已灭了；已变易了；诸行是这样的无常；阿难！诸行是这样的不坚固；阿难！诸行是这样的不可靠，到此，就足以要对一切行厌！足以要离染！足以要解脱！

阿难！我证知在这个地方放下遗体六次，这是第七次放下那如法的法王，征服四方，达成国土安定，具备七宝的转轮王遗体，阿难！我不见在这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天、人的世代中，有其它地方如来应该第八次放下遗体的。

这就是世尊所说，说了这个后，善逝、大师又更进一步这么说：

“诸行确实是无常的，是生起与消散法，

生起后被灭，它们的平息是乐。”

大善见经第四终了。

18、人牛王经

在那低葛的记说等等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那低葛的砖屋中。

当时，世尊全面地记说在各地已去逝、已死去的侍奉者之往生：在迦尸、憍萨罗、跋耆、末罗、支提、跋蹉、俱卢、般遮罗、（未田地）（婆蹉）、苏拉西那：

“某某已往生到那里，某某已往生到（另一个）那里；超过五十位那低葛已去逝、已死去的侍奉者以五下分结的灭尽而为化生者，在那里入了究竟涅槃，为不从彼世转回者；九十多位那低葛已去逝、已死去的侍奉者以三结的灭尽，以贪、瞋、痴薄，为一来者，只来此世一回后，将得到苦的结束；五百余位那低葛已去逝、已死去的侍奉者以三结的灭尽，为入流者，不堕恶趣法、决定、以正觉为彼岸。”

那低葛的侍奉者听闻：

“世尊全面地记说在各地已去逝、已死去的侍奉者之往生：在迦尸、憍萨罗、跋耆、末罗、支提、跋蹉、俱卢、般遮罗、（未田地）（婆蹉）、苏拉西那：‘某某已往生到那里，某某已往生到（另一个）那里；超过五十位那低葛已去逝、已死去的侍奉者以五下分结的灭尽而为化生者，在那里入了究竟涅槃，为不从彼世转回者；九十余位那低葛已去逝、已死去的侍奉者以三结的灭尽，以贪、瞋、痴薄，为一来者，只来此世一回后，将得到苦的结束；五百余位那低葛已去逝、已死去的侍奉者以三结的灭尽，为入流者，不堕恶趣法、决定、以正觉为彼岸。’”因为那样，那低葛的侍奉者们听闻世尊的问题解答后成为悦意的、喜悦的、生起喜悦的。

尊者阿难听闻：

“世尊全面地记说在各地已去逝、已死去的侍奉者之往生：在迦尸、憍萨罗、跋耆、末罗、支提、跋蹉、俱卢、般遮罗、（未田地）（婆蹉）、苏拉西那：‘某某已往生到那里，某某已往生到（另一个）那里；超过五十位那低葛已去逝、已死去的侍奉者以五下分结的灭尽

而为化生者，在那里入了究竟涅槃，为不从彼世转回者；九十余位那低葛已去逝、已死去的侍奉者以三结的灭尽，以贪、瞋、痴薄，为一来者，只来此世一回后，将得到苦的结束；五百余位那低葛已去逝、已死去的侍奉者以三结的灭尽，为入流者，不堕恶趣法、决定、以正觉为彼岸。’因为那样，那低葛的侍奉者们听闻世尊的问题解答后成为悦意的、喜悦的、生起喜悦的。”

阿难的委婉谈说

那时，尊者阿难这么想：

“也有这许多长期之摩揭陀已去逝、已死去的侍奉者，人们会想，鸯伽、摩揭陀与鸯伽、摩揭陀已去逝、已死去的侍奉者是空无的，但，他们也是对佛有净信者，对法有净信者，对僧团有净信者，对戒的全分行者，他们已去逝、已死去而世尊没记说，（如果）有对他们的记说，那就好了！众人会净信，从那里，会走往善趣。而这位摩揭陀国斯尼耶频毗沙罗王是如法的法王，婆罗门与屋主们、市镇与地方的利益者，人们也住于称赞：‘这样，那位如法法王使我们变得幸福后死了，这样，我们在如法法王的王国中住于安乐。’而他也是对佛有净信者，对法有净信者，对僧团有净信者，对戒的全分行者，人们也这么说：‘直到死时（都）称赞世尊的摩揭陀国斯尼耶频毗沙罗王死了。’他已去逝、已死去，世尊没记说，（如果）有对他的记说，那就好了！众人会净信，从那里，会走往善趣，而且，世尊的正觉是在摩揭陀国，由于世尊的正觉是在摩揭陀国，在这里，为什么世尊对摩揭陀已去逝、已死去的侍奉者们没记说呢？如果世尊对摩揭陀

已去逝、已死去的侍奉者们没记说，因为那样，摩揭陀的侍奉者们会是可怜的，依此，摩揭陀的侍奉者们会是可怜的，为什么世尊没记说他们呢？”

关于摩揭陀的侍奉者们，尊者阿难一个人独处思惟这个后，在破晓时起来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阿难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被我听闻：‘世尊全面地记说在各地已去逝、已死去的侍奉者之往生：在迦尸、憍萨罗、跋耆、末罗、支提、跋蹉、俱卢、般遮罗、（未田地）（婆蹉）、苏拉西那：“某某已往生到那里，某某已往生到（另一个）那里；超过五十位那低葛已去逝、已死去的侍奉者以五下分结的灭尽而为化生者，在那里入了究竟涅槃，为不从彼世转回者；九十余位那低葛已去逝、已死去的侍奉者以三结的灭尽，以贪、瞋、痴薄，为一来者，只来此世一回后，将得到苦的结束；五百余位那低葛已去逝、已死去的侍奉者以三结的灭尽，为入流者，不堕恶趣法、决定、以正觉为彼岸。”因为那样，那低葛的侍奉者们听闻世尊的问题解答后成为悦意的、喜悦的、生起喜悦的。’大德！也有这许多长期之摩揭陀已去逝、已死去的侍奉者，人们会想，耆伽、摩揭陀与耆伽、摩揭陀已去逝、已死去的侍奉者是空无的，但，他们也是对佛有净信者，对法有净信者，对僧团有净信者，对戒的全分行者，他们已去逝、已死去而世尊没记说，（如果）有对他们的记说，那就好了！众人会净信，从那里，会走往善趣。而这位摩揭陀国斯尼耶频毗沙罗王是如法的法王，婆罗门与屋主们、市镇与地方的利益

者，人们也住于称赞：‘这样，那位如法法王使我们变得幸福后死了，这样，我们在如法法王的王国中住于安乐。’而他也是对佛有净信者，对法有净信者，对僧团有净信者，对戒的全分行者，人们也这么说：‘直到死时（都）称赞世尊的摩揭陀国斯尼耶频毗沙罗王死了。’他已去逝、已死去，世尊没记说，（如果）有对他的记说，那就好了！众人会净信，从那里，会走往善趣，而且，世尊的正觉是在摩揭陀国，由于世尊的正觉是在摩揭陀国，在这里，为什么世尊对摩揭陀已去逝、已死去的侍奉者们没记说呢？如果世尊对摩揭陀已去逝、已死去的侍奉者们没记说，因为那样，摩揭陀的侍奉者们会是可怜的，依此，摩揭陀的侍奉者们会是可怜的，为什么世尊没记说他们呢？”

尊者阿难在世尊面前作了关于摩揭陀的侍奉者们的这委婉谈说后，起座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离开。

那时，尊者阿难离去不久，世尊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那低葛。在那低葛为了托钵而行后，食毕，从施食处返回，洗脚后，进入砖屋中，然后对关于摩揭陀的侍奉者们作为核心作意，全心注意后，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而心想）：

“我将要知道他们的趣处、来世，那些尊师们的所有趣处、所有来世。”

世尊看见关于摩揭陀的侍奉者们：“那些尊师们的所有趣处、所有来世。”那时，世尊在傍晚时，从静坐禅修中起来，走出砖屋后，在住处影子中设置好的座位坐下。

那时，尊者阿难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阿难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世尊如辉耀般，世尊的脸色显现寂静，诸根明净，大德！世尊今日以什么寂静的住处而住呢？”

“阿难！当你在我面前作了关于摩揭陀的侍奉者们的这委婉谈说后，起座离开时，我在那低葛为了托钵而行后，食毕，从施食处返回，洗脚后，进入砖屋中，然后对关于摩揭陀的侍奉者们作为核心作意，全心注意后，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而心想）：‘我将要知道他们的趣处、来世，那些尊师们的所有趣处、所有来世。’阿难！我看见关于摩揭陀的侍奉者们：‘那些尊师们的所有趣处、所有来世。’

人牛王夜叉

阿难！那时，有隐没的夜叉声音报告：‘世尊！我是人牛王，善逝！我是人牛王。’阿难！你自证以前曾听过人牛王像这样（的人）的名字吗？”

“大德！我不自证以前曾听过人牛王像这样（的人）的名字，大德！但，我听闻人牛王的名字后，我的身毛竖立，大德！我这么想：‘像人牛王这样被善安立名字者，他将不是下级的夜叉。’”

“阿难！声音出现同时，一位上妙容色的夜叉出现在我的面前，第二个声音报告：‘世尊！我是频毗娑罗，善逝！我是频毗娑罗。大德！这是第七次我往生与毗沙门大王共住，从那人间的国王死后，我能成为（这样）。

七次这里七次那里，十四次轮回，

我自证（这些）住所，在那里是我以前住过的。

大德！我长时间觉知不堕恶趣，而我的希望是住立于斯陀含位。’

‘这是尊者人牛王夜叉的不可思议，这是尊者人牛王夜叉的未曾有：你说：“大德！我长时间觉知不堕恶趣。”并且你说：“而我的希望是住立于斯陀含位。”又，什么样的因尊者人牛王夜叉住立于像这样上妙特质的达成呢？’

‘非从世尊之外的他处，非从你的教说之外的他处；非从善逝之外的他处，非从你的教说之外的他处，大德！从我对世尊有一向的净信以来，大德！我长时间觉知不堕恶趣，而我的希望是住立于斯陀含位。大德！这里，我以某些必须作的事被毗沙门大王派遣到增长大王面前，在途中看见世尊进入砖屋中，然后对关于摩揭陀的侍奉者们作为核心作意，全心注意后，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而心想）：“我将要知道他们的趣处、来世，那些尊师们的所有趣处、所有来世。”大德！这非不可思议：当毗沙门大王对其群众说时，在面前听闻、在面前领受：“所有那些尊师们的趣处、来世。”大德！我这么想：“我要见世尊，我将告知世尊这件事。”大德！这是为了见世尊而前来的二个缘。

诸天会堂

大德！先前，几前天，在那十五布萨雨季开始的满月夜晚，整个三十三天的天神在善法堂集合共坐：大天众坐下、四方四大王坐下：在东方的持国大王面向西坐下而诸天在后、在南方的增长大王面向北

坐下而诸天在后、在西方的广目大王面向东坐下而诸天在后、在北方的毗沙门大王面向南坐下而诸天在后，大德！当整个三十三天的天神在善法堂集合共坐：大天众坐下、四方四大王坐下时，在坐位上，这是他们的，之后是我们的坐位。大德！凡那些在世尊处行梵行后最近往生三十三天的天神，他们以容色与名声比其他天神还辉耀，因为那样，三十三天的天神们成为悦意的、喜悦的、生起喜悦的（而说）：“天众充满，阿修罗减损。”大德！那时，天帝释知道三十三天天神的欢喜后，以这些偈诵随喜：

“先生！三十三天的天神们与帝释共同喜悦，

礼敬着世尊、法的善法性。

当看见美貌、有名声的新天神们，

他们在善逝处行梵行后，来到这里时。

他们以容色与名声比其他天神还还辉耀，

广慧的弟子，殊胜地到达这里。

看到这件事后，他们与帝释共同欢喜，

礼敬着世尊、法的善法性。”

大德!，因为那样，三十三天的天神们成为更加悦意的、喜悦的、生起喜悦的（而说）:“天众充满，阿修罗减损。”那时，三十三天的天神们思虑、商量在善法堂集合共坐的事后，四大王被说了关于该事之语；四大王被训诫了关于该事之语，站在各自的座位（旁）不动：

“那些王被说了（该事）之语，他们接受教诫后，

明净地、寂静地，站在自己的座位（旁）。”

大德！那时，伟大的光明从北方生起，光明出现，胜过了诸天众的天威。大德！那时，天帝释召唤三十三天的天神们：“亲爱的先生！如此之相被看见：上妙的光明生起，光明出现，梵天将出现，因为这是梵天出现的前相，即：光明生起，光明出现。”

“如此之相被看见，梵天将出现，

因为这是梵天的相，广大的光明。”

常童子的谈说

大德！那时，三十三天的天神们坐回自己的座位（而说）：“让我们知道这光明将是什么结果，作证后，我们将走向它。”四大王坐回自己的座位（而说）：“让我们知道这光明将是什么结果，作证后，我们将走向它。”听闻此后，三十三天的天神们达一致（而说）：“让我们知道这光明将是什么结果，作证后，我们将走向它。”

大德！当梵王常童子出现在三十三天时，化作粗大的个体后出现，大德！因为，梵天的自然形色应该不能到达那三十三天的天神们的视线范围。大德！当梵王常童子出现在三十三天时，他以形色与名声比其他天神还辉耀，大德！犹如黄金造的身体比人的身体还辉耀，同样的，大德！当梵王常童子出现在三十三天时，他以形色与名声比其他天神还辉耀；大德！当梵王常童子出现在三十三天时，那群天神没有任何天神问讯或起立迎接或以座位邀请，全都变得沉默、合掌、盘腿而坐（而心想）：“现在，梵王常童子将（选）想要的任何天神床座，将在那位天神的床座上坐下。”大德！因为，凡梵王常童子在天

神的床座上坐下者，那位天神得到广大的信受之获得；那位天神得到广大的喜悦之获得，大德！犹如以王位刚刚灌顶的刹帝利灌顶王，他得到广大的信受之获得；他得到广大的喜悦之获得，同样的，大德！凡梵王常童子在天神的床座上坐下者，那位天神得到广大的信受之获得；那位天神得到广大的喜悦之获得。大德！那时，梵王常童子化作粗大的个体后，成为五髻童子形色，然后对三十三天的天神们显现，他上升到虚空后，在虚空空间中盘腿而坐，大德！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在被善铺设的床座上或在平整的土地上盘腿而坐，同样的，大德！梵王常童子上升到虚空，接着在虚空空间中盘腿而坐，他知道三十三天天神的欢喜后，以这些偈诵随喜：

“先生！三十三天的天神们与帝释共同喜悦，

礼敬着世尊、法的善法性。

当看见美貌、有名声的新天神们，

他们在善逝处行梵行后，来到这里时。

他们以容色与名声比其他天神还还辉耀，

广慧的弟子，殊胜地到达这里。

看到这件事后，他们与帝释共同欢喜，

礼敬着世尊、法的善法性。”

大德！梵王常童子说了这件事。大德！当梵王常童子说这件事时，声音具备八支：明了的、能被识知的、美妙的、和雅的、简洁的、不乱的、深沉的、宏亮的，大德！梵王常童子以声音教授群众，发声不在群众之外，大德！这样，凡声音具备八支者，被称为“梵天

的声音”。

大德！那时，梵王常童子化作三十三天的个体后，在三十三天天神们的个别床座上盘腿而坐，然后召唤三十三天的天神们：“三十三天的天神尊师们，你们怎么想：那位世尊是为了众人的福利、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悯、为了天与人的利益、福利、安乐的行者，先生！因为，凡任何已归依佛、已归依法、已归依僧团、对戒的全分行者，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一些往生与他化自在天诸天为同伴，一些往生与化乐天诸天为同伴，一些往生与兜率天诸天为同伴，一些往生与焰摩天诸天为同伴，一些往生与忉利天诸天为同伴，一些往生与四大王天诸天为同伴，那些在低劣身完成者，他们也全都在干达婆身完成。”

大德！梵王常童子说了这件事。大德！当梵王常童子说这件事时，天神们认为声音：“这是在我的床座上，这是他对（我）一个说的。

当一个（梵王）说时，全部化作的（梵王）们说，

当一个沉默坐时，他们全都成为沉默，

三十三天的天神们，与帝释共同认为，

这是在我的床座上，这是他对（我）一个说的。

大德！那时，梵王常童子以一个收摄（全部化作的梵王回）自己，以一个收摄自己后，在天帝释的床座上盘腿而坐，然后召唤三十三天的天神们：

所修习的神足

“三十三天的天神尊师们，你们怎么想：有这些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告知、善告知的四神足，能够神变、流出种种神变、变化神变，哪四个呢？先生！这里，比丘修习具备欲定勤奋之行的神足、修习具备精进定勤奋之行的神足、修习具备心定勤奋之行的神足、修习具备考察定勤奋之行的神足，先生！这些是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善告知的四神足，能够神变、流出种种神变、变化神变。

凡任何过去世的沙门、婆罗门经验各种神通者，他们全都修习、多修习这些四神足；先生！凡任何未来世的沙门、婆罗门经验各种神通者，他们也全都修习、多修习这些四神足；先生！凡任何现在的沙门、婆罗门经验各种神通者，他们也全都修习、多修习这些四神足，三十三天的天神们也看见我这个像这样的神通威力了吗？”“是的，大梵王!”“先生！我也自我修习、自我多修习这些四神足而有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的。”

大德！梵王常童子说了这件事。大德！梵王常童子说这件事后，召唤三十三天的天神们：

三种到达的空间

“三十三天的天神尊师们，你们怎么想：有这些为了安乐的证得而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随觉之三种到达的空间，哪三种呢？先生！这里，某些人住于被欲交杂，被恶不善法交杂，过些时候，他听闻圣法，如理作意，法、随法行，因为听闻圣法，如理作意，法、随法行，他住于不被欲交杂，不被恶不善法交

杂，当他住于不被欲交杂，不被恶不善法交杂时，生起安乐，以安乐而更加喜悦，先生！犹如欣悦被喜悦产生，同样的，先生！当他住于不被欲交杂，不被恶不善法交杂时，生起安乐，以安乐而更加喜悦。先生！这是为了安乐的证得而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随觉之第一种到达的空间。

再者，先生！这里，某些人有未止息的粗身行，有未止息的粗语行，有未止息的粗心行，过些时候，他听闻圣法，如理作意，法、随法行，因为听闻圣法，如理作意，法、随法行，他的粗身行止息了，粗语行止息了，粗心行止息了，当他的粗身行止息了，粗语行止息了，粗心行止息了时，生起安乐，以安乐而更加喜悦，先生！犹如欣悦被喜悦产生，同样的，先生！当他的粗身行止息了，粗语行止息了，粗心行止息了时，生起安乐，以安乐而更加喜悦。先生！这是为了安乐的证得而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随觉之第二种到达的空间。

再者，先生！这里，某些人不如实了知‘这是善的’，不如实了知‘这是不善的’，不如实了知‘这是有罪过的；这是无罪过的，这是应该实行的；这是不应该实行的，这是下劣的；这是胜妙的，这是黑白及其对照。’过些时候，他听闻圣法，如理作意，法、随法行，因为听闻圣法，如理作意，法、随法行，他如实了知‘这是善的’，如实了知‘这是不善的’，如实了知‘这是有罪过的；这是无罪过的，这是应该实行的；这是不应该实行的，这是下劣的；这是胜妙的，这是黑白及其对照。’当这么知、这么见时，他的无明被舍断而

生起明，他以无明的褪去，明的生起而生起安乐，以安乐而更加喜悦，先生！犹如欣悦被喜悦产生，同样的，先生！以无明的褪去，明的生起而生起安乐，以安乐而更加喜悦。先生！这是为了安乐的证得而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随觉之第三种到达的空间。

先生！这些是为了安乐的证得而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随觉之三种到达的空间。”

大德！梵王常童子说了这件事。大德！梵王常童子说这件事后，召唤三十三天的天神们：

四念住

“三十三天的天神尊师们，你们怎么想：有这为了善的证得而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告知、善告知的四念住，哪四个呢？先生！这里，比丘住于在自己的身上随观身，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当住于在自己的身上随观身时，那时，他完全入定，完全明净，当已完全入定，已完全明净时，他在外部其他的身上使智见生起；住于在自己的受上随观受，……（中略）他在外部其他的受上使智见生起；住于在自己的心上随观心，……（中略）他在外部其他的心上使智见生起；住于自己的法上随观法，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当住于在自己的法上随观法时，那时，他完全入定，完全明净，当已完全入定，已完全明净时，他在外部其他的法上使智见生起。

先生！这些是为了善的证得而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

遍正觉者告知、善告知的四念住。”

大德！梵王常童子说了这件事。大德！梵王常童子说这件事后，召唤三十三天的天神们：

七个定的资助

“三十三天的天神尊师们，你们怎么想：有这为了正定的遍修习，为了正定的圆满而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告知、善告知的七个定的资助，哪七个呢？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先生！凡被这七支准备的心一境性，先生！这被称为圣正定的‘助伴’、‘资粮’。先生！正见者能生正思维，正思维者能生正语、能生正业，正业者能生正命，正命者能生正精进，正精进者能生正念，正念者能生正定，正定者能生正智，正智者能生正解脱，先生！当正确地说时，凡能说：‘法是被世尊善说的、直接可见的、实时的、请你来见的、能引导的、智者应该自己经验的，开启不死之门的。’者，那就是这个，当正确地说时，他能说，先生！因为，法是被世尊善说的、直接可见的、实时的、请你来见的、能引导的、智者应该自己经验的，开启不死之门的。

先生！凡任何对佛具备不坏净，对法具备不坏净，对僧团具备不坏净，对圣所爱戒具备不坏净者，以及凡这些已被法教导的化生者，超过二百四十万摩揭陀已去逝、已死去的侍奉者以三结的灭尽，为入流者，不堕恶趣法、决定、以正觉为彼岸，而且，在这里，就有斯陀含者。

这其他人类，有福分者，

我的心不能计算，妄语之愧故。

大德！梵王常童子说了这件事。大德！当梵王常童子说这件事时，毗沙门大王的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深思：

“实在不可思议啊，先生！实在未曾有啊，先生！有像这样上妙的大师，像这样上妙的法之宣扬，像这样上妙特质的达成被了知。”

大德！那时，梵王常童子以心思量毗沙门大王心中的深思后，对毗沙门大王这么说：

“毗沙门大王尊师！你怎么想：过去世也有像这样上妙的大师，像这样上妙的法之宣扬，像这样上妙特质的达成被了知；未来世也有像这样上妙的大师，像这样上妙的法之宣扬，像这样上妙特质的达成被了知。”

大德！梵王常童子对三十三天的天神们说了这件事，当梵王常童子对三十三天的天神们说这件事时，毗沙门大王在面前听闻、在面前领受而告知自己的群众。’”

当毗沙门大王对自己的群众说这件事时，人牛王夜叉在面前听闻、在面前领受而告知世尊，世尊在人牛王夜叉面前听闻、在面前领受这件事后，并且自己以证智告知尊者阿难，尊者阿难在世尊面前听闻、在面前领受这件事后，告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梵行成为成功的、繁荣的、广大流传的、人多的、广大的，在天与人中被善说明。

人牛王经第五终了。

19、大总管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阇崛山。

那时，当夜已深时，容色绝佳的干达婆之子五髻使整个王舍城耆阇崛山发光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干达婆之子五髻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我要告知世尊所有我在三十三天面前所听闻、所领受的。”

“告诉我吧！五髻！”

诸天会堂

“大德！先前，几前天，在那十五布萨自恣日的满月夜晚，整个三十三天的天神在善法堂集合共坐：大天众坐下、四方四大王坐下：在东方的持国大王面向西坐下而诸天在后、在南方的增长大王面向北坐下而诸天在后、在西方的广目大王面向东坐下而诸天在后、在北方的毗沙门大王面向南坐下而诸天在后，大德！当整个三十三天的天神在善法堂集合共坐：大天众坐下、四方四大王坐下时，在坐位上，这是他们的，之后是我们的坐位。

大德！凡那些在世尊处行梵行后最近往生三十三天的天神，他们以容色与名声比其他天神还辉耀，因为那样，三十三天的天神们成为悦意的、喜悦的、生起喜悦的（而说）：‘天众充满，阿修罗减损。’

大德！那时，天帝释知道三十三天天神的欢喜后，以这些偈诵随

喜：

‘先生！三十三天的天神们与帝释共同喜悦，

礼敬着世尊、法的善法性。

当看见美貌、有名声的新天神们，

他们在善逝处行梵行后，来到这里时。

他们以容色与名声比其他天神还辉耀，

广慧的弟子，殊胜地到达这里。

看到这件事后，他们与帝释共同欢喜，

礼敬着世尊、法的善法性。’

大德！因为那样，三十三天的天神们成为更加悦意的、喜悦的、生起喜悦的（而说）：‘天众充满，阿修罗减损。’

八种如实称赞

大德！那时，天帝释知道三十三天天神们的欢喜后，召唤三十三天的天神们：‘亲爱的先生们！你们会想要听对那位世尊的八种如实称赞吗？’‘亲爱的先生！我们想要听对那位世尊的八种如实称赞。’

大德！那时，天帝释对三十三天的天神们陈述对世尊的八种如实的称赞：‘三十三天的天神尊师们！你们怎么想：那位世尊是多么为了众人的福利、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悯、为了天与人的利益、福利、安乐的行者，这样为了众人的福利、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悯、为了天与人的利益、福利、安乐的行者，具备这部分的大师，在过去我们没看见，现在除了世尊以外也没有。

法是被那位世尊善说的、直接可见的、实时的、请你来见的、能

引导的、智者应该自己经验的，这样关于教导能引导的法，具备这部分的大师，在过去我们没看见，现在除了世尊以外也没有。

“这是善的。”被那位世尊善告知；“这是不善的。”被善告知；‘这是有罪过的、这是无罪过的，这是应该实行的、这是不应该实行的，这是下劣的、这是胜妙的，这是过。’被善告知，这样关于告知善的、不善的，有罪过的、无罪过的，应该实行的、不应该实行的，下劣的、胜妙的，黑白及其对照，具备这部分的大师，在过去我们没看见，现在除了世尊以外也没有。

导向涅槃道迹被那位世尊对弟子们善告知，并且，涅槃与道迹合流了，犹如恒河河水与耶牟那河河水合流、集合，同样的，导向涅槃道迹被那位世尊对弟子们善告知，并且，涅槃与道迹合流了，这样关于告知导向涅槃道迹，具备这部分的大师，在过去我们没看见，现在除了世尊以外也没有。

那位世尊的利养已完成，名誉已完成，我想，只要刹帝利们住于爱慕着形色，但那位世尊离骄慢地吃食物，这样离骄慢地吃食物，具备这部分的大师，在过去我们没看见，现在除了世尊以外也没有。

同伴被那位世尊得到：有学的行者与烦恼已尽、修行已成者，世尊不排除他们后，住于实行单独的满足，这样实行单独的满足，具备这部分的大师，在过去我们没看见，现在除了世尊以外也没有。

那位世尊是行如其语；语如其行者，像这样，行如其语；语如其行者，这样法、随法行，具备这部分的大师，在过去我们没看见，现在除了世尊以外也没有。

那位世尊已脱离疑惑、已离迷惑，已完成意向、志向与梵行的基础，这样已脱离疑惑、已离迷惑，已完成意向、志向与梵行的基础，具备这部分的大师，在过去我们没看见，现在除了世尊以外也没有。’

大德！当天帝释对三十三天的天神们陈述对世尊的八种如实称赞时，听闻对世尊的八种如实称赞后，因为那样，三十三天的天神们成为更加悦意的、喜悦的、生起喜悦的。大德！在那里，一些天神这么说：‘啊！亲爱的先生！但愿有四位遍正觉者出现于世间教导法，正如世尊那样，那会是为了众人的福利、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悯、为了天与人的利益、福利、安乐。’一些天神这么说：‘亲爱的先生！请停止（期望）四位遍正觉者，啊！亲爱的先生！但愿有三位遍正觉者出现于世间教导法，正如世尊那样，那会是为了众人的福利、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悯、为了天与人的利益、福利、安乐。’一些天神这么说：‘亲爱的先生！请停止（期望）三位遍正觉者，啊！亲爱的先生！但愿有二位遍正觉者出现于世间教导法，正如世尊那样，那会是为了众人的福利、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悯、为了天与人的利益、福利、安乐。’

大德！当这么说时，天帝释对三十三天的天神们这么说：‘亲爱的先生！这是不可能的、没机会的：二位阿罗汉、遍正觉者会同时出现在一个世间界中，这是不可能的，亲爱的先生！但愿那位世尊无病、健康，长时间地住立，那会是为了众人的福利、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悯、为了天与人的利益、福利、安乐。’那时，三

十三天的天神们思虑、商量在善法堂集合共坐的事后，四大王被说了关于该事之语；四大王被训诫了关于该事之语，站在各自的座位（旁）不动：

‘那些王被说了（该事）之语，他们接受教诫后，

明净地、寂静地，站在自己的座位（旁）。’

大德！那时，伟大的光明从北方生起，光明出现，胜过了诸天众的天威。大德！那时，天帝释召唤三十三天的天神们：‘亲爱的先生！如此之相被看见：上妙的光明生起，光明出现，梵天将出现，因为这是梵天出现的前相，即：光明生起，光明出现。’

‘如此之相被看见，梵天将出现，

因为这是梵天的相，广大的光明。’

常童子的谈说

大德！那时，三十三天的天神们坐回自己的座位（而说）：‘让我们知道这光明将是什么结果，作证后，我们将走向它。’四大王坐回自己的座位（而说）：‘让我们知道这光明将是什么结果，作证后，我们将走向它。’听闻此后，三十三天的天神们达一致（而说）：‘让我们知道这光明将是什么结果，作证后，我们将走向它。’

大德！当梵王常童子出现在三十三天时，化作粗大的个体后出现，大德！因为，梵天的自然形色应该不能到达那三十三天的天神们的视线范围。大德！当梵王常童子出现在三十三天时，他以形色与名声比其他天神还辉耀，大德！犹如黄金造的身体比人的身体还辉耀，同样的，大德！当梵王常童子出现在三十三天时，他以形色与名声比

其他天神还辉耀；大德！当梵王常童子出现在三十三天时，那群天神没有任何天神问讯或起立迎接或以座位邀请，全都变得沉默、合掌、盘腿而坐（而心想）：‘现在，梵王常童子将（选）想要的任何天神床座，将在那位天神的床座上坐下。’大德！因为，凡梵王常童子在天神的床座上坐下者，那位天神得到广大的信受之获得；那位天神得到广大的喜悦之获得，大德！犹如以王位刚刚灌顶的刹帝利灌顶王，他得到广大的信受之获得；他得到广大的喜悦之获得，同样的，大德！凡梵王常童子在天神的床座上坐下者，那位天神得到广大的信受之获得；那位天神得到广大的喜悦之获得。大德！那时，梵王常童子知道三十三天天神们的欢喜后，（隐没而）以这些偈诵随喜：

‘先生！三十三天的天神们与帝释共同喜悦，

礼敬着世尊、法的善法性。

当看见美貌、有名声的新天神们，

他们在善逝处行梵行后，来到这里时。

他们以容色与名声比其他天神还辉耀，

广慧的弟子，殊胜地到达这里。

看到这件事后，他们与帝释共同欢喜，

礼敬着世尊、法的善法性。’

大德！梵王常童子说了这件事。大德！当梵王常童子说这件事时，声音具备八支：明了的、能被识知的、美妙的、和雅的、简洁的、不乱的、深沉的、宏亮的，大德！梵王常童子以声音教授群众，发声不在群众之外，大德！这样，凡声音具备八支者，被称为‘梵天

的声音’。那时，三十三天的天神们对梵王常童子这么说：‘好！大梵天！我们考量这个后喜悦，有对那位世尊的八种如实称赞被天帝释说了，而且我们考量那些后喜悦。’

八种如实称赞

大德！那时，梵王常童子对天帝释这么说：‘好！天帝！我们也愿听闻对那位世尊的八种如实称赞。’‘是的，大梵天！’大德！天帝释对梵王常童子陈述对世尊的八种如实称赞：

‘大梵天！你怎么想：那位世尊是多么为了众人的福利、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悯、为了天与人的利益、福利、安乐的行者，这样为了众人的福利、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悯、为了天与人的利益、福利、安乐的行者，具备这部分的大师，在过去我们没看见，现在除了世尊以外也没有。

法是被那位世尊善说的、直接可见的、实时的、请你来见的、能引导的、智者应该自己经验的，这样关于教导能引导的法，具备这部分的大师，在过去我们没看见，现在除了世尊以外也没有。

“这是善的。”被那位世尊善告知；“这是不善的。”被善告知；“这是有罪过的、这是无罪过的，这是应该实行的、这是不应该实行的，这是下劣的、这是胜妙的，这是黑白及其对照。”被善告知，这样关于告知善的、不善的，有罪过的、无罪过的，应该实行的，不应该实行的、下劣的，胜妙的，黑白及其对照，具备这部分的大师，在过去我们没看见，现在除了世尊以外也没有。

导向涅槃道迹被那位世尊对弟子们善告知，并且，涅槃与道迹合

流了，犹如恒河河水与耶牟那河河水合流、集合，同样的，导向涅槃道迹被那位世尊对弟子们善告知，并且，涅槃与道迹合流了，这样关于告知导向涅槃道迹，具备这部分的大师，在过去我们没看见，现在除了世尊以外也没有。

那位世尊的利养已完成，名誉已完成，我想，只要刹帝利们住于爱慕着形色，但那位世尊离骄慢地吃食物，这样离骄慢地吃食物，具备这部分的大师，在过去我们没看见，现在除了世尊以外也没有。

同伴被那位世尊得到：有学的行者与烦恼已尽、修行已成者，世尊不排除他们后，住于实行单独的满足，这样实行单独的满足，具备这部分的大师，在过去我们没看见，现在除了世尊以外也没有。

那位世尊是行如其语；语如其行者，像这样，行如其语；语如其行者，这样法、随法行，具备这部分的大师，在过去我们没看见，现在除了世尊以外也没有。

那位世尊已脱离疑惑、已离迷惑，已完成意向、志向与梵行的基础，这样已脱离疑惑、已离迷惑，已完成意向、志向与梵行的基础，具备这部分的大师，在过去我们没看见，现在除了世尊以外也没有。’

大德！这些是天帝释对梵王常童子陈述对世尊的八种如实称赞，大德！梵王常童子听闻对世尊的八种如实称赞后，成为悦意的、喜悦的、生起喜悦的。大德！那时，梵王常童子化作粗大的个体后，成为五髻童子形色，然后对三十三天的天神们显现，他上升到虚空后，在虚空空间中盘腿而坐，大德！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在被善铺设的床座

上或在平整的土地上盘腿而坐，同样的，大德！梵王常童子上升到虚空，接着在虚空空间中盘腿而坐后，召唤三十三天的天神们。

总管婆罗门的事

‘三十三天的天神尊师们！你们怎么想：那位世尊有多长时间是如此的大智慧者呢？先生！从前，有位名叫四方主的国王，四方主国王的辅相是名叫总管的婆罗门，四方主国王的儿子是名叫雷奴的童子，婆罗门总管的儿子是名叫护光的学生婆罗门，像这样，国王儿子雷奴与学生婆罗门护光以及其他六位刹帝利，这八位是朋友。先生！那时，经过诸日夜，婆罗门总管死了。当婆罗门总管死时，四方主国王悲泣：“先生！当我们（委托）一切应该作的事于婆罗门总管而他完全放弃具有、具足五种欲自娱时，那时，我们的婆罗门总管（却）死了。” 先生！当这么说时，国王的儿子雷奴对四方主国王这么说：“陛下！关于婆罗门总管的死，你不要太悲泣，陛下！有婆罗门总管的儿子名叫护光的学生婆罗门，比（他）父亲更贤智；比父亲更足以看见利益，凡父亲管理的事，就是学生婆罗门护光管理的事。”“是吗？孩子!”“是的！陛下!”

大总管的事

先生！那时，四方主国王召唤某位男子：“喂！男子！来！你去见名叫护光的学生婆罗门，抵达后，请你对学生婆罗门护光这么说：‘愿护光尊师幸福！四方主国王召唤学生婆罗门护光尊师，四方主国王想要见学生婆罗门护光尊师。’”“是的，陛下!”先生！那位男子回答四方主国王后，去见学生婆罗门护光。抵达后，请你对学生婆罗门

护光这么说：“愿护光尊师幸福！四方主国王召唤学生婆罗门护光尊师，四方主国王想要见学生婆罗门护光尊师。”“是的，先生！”先生！学生婆罗门护光回答那位男子后，去见四方主国王。抵达后，与四方主国王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先生！在一旁坐好后，四方主国王对学生婆罗门护光这么说：“请护光尊师管理我们的（事），护光尊师不要拒绝管理我们的（事），我将安置你于父亲的位置，我将作总管的灌顶仪式。”“是的，先生！”先生！学生婆罗门护光回答四方主国王。先生！那时，四方主国王对学生婆罗门护光作总管的灌顶仪式，安置他于父亲的位置。已作总管灌顶、安置于父亲位置的学生婆罗门护光管理所有父亲管理的事，也管理所有父亲不管理的事，完成所有父亲完成的工作，也完成所有父亲没完成的工作，人们这么说他：“先生！（这位）婆罗门确实是总管，先生！（这位）婆罗门确实是大总管。”先生！以这个理由，学生婆罗门护光总管就生起了大总管的称呼。

统治权的分享

先生！那时，婆罗门大总管去见那六位刹帝利。抵达后，对那六位刹帝利这么说：“先生！四方主国王已衰老、已年老、高龄、年迈、已到了老人期，先生！谁又知道寿命（还有多少）呢？那是可能的：当四方主国王死时，国王推举者会对国王的儿子雷奴作王位的灌顶仪式，来！尊师们！去见国王的儿子雷奴。抵达后，对国王的儿子雷奴这么说：‘尊师！我们是雷奴可爱的、合意的、不厌拒的朋友，他乐，我们就乐；他苦，我们就苦，四方主国王已衰老、已年老、高

龄、年迈、已到了老人期，先生！谁又知道寿命（还有多少）呢？那是可能的：当四方主国王死时，国王推举者会对国王的儿子雷奴作王位的灌顶仪式，如果雷奴尊师得到王位，请以统治权分享我们。’”“是的，先生!”先生！那六位刹帝利回答婆罗门大总管后，去见国王的儿子雷奴。抵达后，对国王的儿子雷奴这么说：‘尊师！我们是雷奴可爱的、合意的、不厌拒的朋友，他快乐，我们就快乐；他痛苦，我们就痛苦，四方主国王已衰老、已年老、高龄、年迈、已到了老人期，先生！谁又知道寿命（还有多少）呢？那是可能的：当四方主国王死时，国王推举者会对国王的儿子雷奴作王位的灌顶仪式，如果雷奴尊师得到王位，请以统治权分享我们。’‘先生！在王国中，除了你们以外，其他还有谁能让我快乐的？先生！如果我得到王位，我将以统治权分享你们。’

先生！那时，经过诸日夜，四方主国王死了。当四方主国王死时，国王推举者对国王的儿子雷奴作王位的灌顶仪式，已灌顶的雷奴具备、具足王位的五种欲自娱。先生！那时，婆罗门大总管去见那六位刹帝利。抵达后，对那六位刹帝利这么说：“先生！四方主国王已死，已灌顶的雷奴具备、具足王位的五种欲自娱，被欲所陶醉，谁还知道呢？来！尊师们！去见雷奴国王。抵达后，请你们对雷奴国王这么说：‘先生！四方主国王已死，已作王位灌顶的雷奴尊师记得尊师的话吗？’”

“是的，先生!”先生！那六位刹帝利回答婆罗门大总管后，去见雷奴国王。抵达后，对雷奴国王这么说：“先生！四方主国王已

死，已作王位灌顶的雷奴尊师记得尊师那句话吗？”“先生！我记得那句话，但，谁能够均分这块北宽广南（狭窄如）车的前面之大地为七等分呢？”“先生！除了婆罗门大总管以外，其他还有谁能？”先生！那时，雷奴国王召唤某位男子：“来！某某男子！你去见婆罗门大总管，抵达后，请你这么说：‘大德！雷奴国王召唤你。’”“是的，陛下!”先生！那位男子回答雷奴国王后，去见婆罗门大总管。抵达后，对婆罗门大总管这么说：“大德！雷奴国王召唤你。”“是的，先生!”先生！婆罗门大总管回答那位男子后，去见雷奴国王。抵达后，与雷奴国王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先生！在一旁坐好后，雷奴国王对婆罗门大总管这么说：“来！总管尊师！请你均分这块北宽广南（狭窄如）车的前面之大地为七等分。”“是的，陛下!”婆罗门大总管均分这块北宽广南（狭窄如）车的前面之大地为七等分，在那里，雷奴国王的国土是在中央。

‘迦陵伽的象牙城，阿湿伽的波大那，

阿槃提的大自，酥摩的罗鲁葛，

毗提诃的弥低拉，鸯伽的已建造瞻波，

迦尸的波罗奈，这些都是总管所建造。’

先生！那时，那六位刹帝利以自己的利得而成为悦意的、完全满意的：‘凡我们想要的、希望的、意趣的、欲求的，我们得到了。’

‘七地与施与婆罗门，毗舍地连同沙哈，

雷奴与两个持国，他们是七位负责的（国王）。’

初诵品终了。

先生！那时，那六位刹帝利去见婆罗门大总管。抵达后，对婆罗门大总管这么说：“正如总管尊师是雷奴国王可爱的、合意的、不厌拒的朋友，同样的，总管尊者是我们可爱的、合意的、不厌拒的朋友，请总管尊师管理我们的（事），总管尊师不要拒绝管理我们的（事）。”“是的，先生!”先生！婆罗门大总管回答那六位刹帝利。那时，婆罗门大总管管理七位刹帝利灌顶王国王的事，并且教导七位富有的婆罗门与七百位净行者背诵咒语。

先生！过些时候，婆罗门大总管这样的好名声被传播着：“先生！婆罗门大总管以自己的眼睛看见梵天；婆罗门大总管自己与梵天交谈、共语、商量。”先生！那时，婆罗门大总管这么想：“我这样的好名声已被传播：‘先生！婆罗门大总管以自己的眼睛看见梵天；婆罗门大总管自己与梵天交谈、共语、商量。’但我没看见梵天，我没与梵天交谈，我没与梵天共语，我没与梵天商量，我曾听婆罗门的耆宿大老们；老师与老师的老师说：‘凡在雨季四个月中静坐禅修，修悲心禅者，他（能）看见梵天，他（能）与梵天交谈，他（能）与梵天共语，他（能）与梵天商量，让我在雨季四个月中静坐禅修，修悲心禅。’”

先生！那时，婆罗门大总管去见雷奴国王。抵达后，对雷奴国王这么说：“先生！我这样的好名声已被传播：‘婆罗门大总管以自己的眼睛看见梵天；婆罗门大总管自己与梵天交谈、共语、商量。’先生！但我没看见梵天，我没与梵天交谈，我没与梵天共语，我没与梵天商量，我曾听婆罗门的耆宿大老们；老师与老师的老师说：‘凡在

雨季四个月中静坐禅修，修悲心禅者，他（能）看见梵天，他（能）与梵天交谈，他（能）与梵天共语，他（能）与梵天商量，让我在雨季四个月中静坐禅修，修悲心禅。’先生！我想要在雨季四个月中静坐禅修，修悲心禅，除以一人送食物外，不论谁都不应该来见我。”“现在，总管尊师考量适当的时间。”

先生！那时，婆罗门大总管去见那六位刹帝利。抵达后，对那六位刹帝利这么说：“先生！我这样的好名声已被传播：‘婆罗门大总管以自己的眼睛看见梵天；婆罗门大总管自己与梵天交谈、共语、商量。’先生！但我没看见梵天，我没与梵天交谈，我没与梵天共语，我没与梵天商量，我曾听婆罗门的耆宿大老们；老师与老师的老师说：‘凡在雨季四个月中静坐禅修，修悲心禅者，他（能）看见梵天，他（能）与梵天交谈，他（能）与梵天共语，他（能）与梵天商量，让我在雨季四个月中静坐禅修，修悲心禅。’先生！我想要在雨季四个月中静坐禅修，修悲心禅，除以一人送食物外，不论谁都不应该来见我。”“现在，总管尊师考量适当的时间。”

先生！那时，婆罗门大总管去见那七位富有的婆罗门与七百位净行者。抵达后，对那七位富有的婆罗门与七百位净行者这么说：“先生！我这样的好名声已被传播：‘婆罗门大总管以自己的眼睛看见梵天；婆罗门大总管自己与梵天交谈、共语、商量。’先生！但我没看见梵天，我没与梵天交谈，我没与梵天共语，我没与梵天商量，我曾听婆罗门的耆宿大老们；老师与老师的老师说：‘凡在雨季四个月中静坐禅修，修悲心禅者，他（能）看见梵天，他（能）与梵天交谈，

他（能）与梵天共语，他（能）与梵天商量。’先生！那么，你们在所听闻、所学得的咒语上详细地作研究，互相教导背诵咒语，先生！我想要在雨季四个月中静坐禅修，修悲心禅，除以一人送食物外，不论谁都不应该来见我。”“现在，总管尊师考量适当的时间。”

先生！那时，婆罗门大总管去见他那四十位同样（排名）的妻子。抵达后，对那四十位同样（排名）的妻子这么说：“姐妹们！我这样的好名声已被传播：‘婆罗门大总管以自己的眼睛看见梵天；婆罗门大总管自己与梵天交谈、共语、商量。’姐妹们！但我没看见梵天，我没与梵天交谈，我没与梵天共语，我没与梵天商量，我曾听婆罗门的耆宿大老们；老师与老师的老师说：‘凡在雨季四个月中静坐禅修，修悲心禅者，他（能）看见梵天，他（能）与梵天交谈，他（能）与梵天共语，他（能）与梵天商量。’姐妹们！我想要在雨季四个月中静坐禅修，修悲心禅，除以一人送食物外，不论谁都不应该来见我。”“现在，总管尊师考量适当的时间。”

先生！那时，婆罗门大总管在城东令人建了新屋舍，在雨季四个月中静坐禅修，修悲心禅。在那里，除以一人送食物外，确实不论谁都不往见。先生！那时，经过四个月，只有婆罗门大总管的失望、战栗：“我曾听婆罗门的耆宿大老们；老师与老师的老师说：‘凡在雨季四个月中静坐禅修，修悲心禅者，他（能）看见梵天，他（能）与梵天交谈，他（能）与梵天共语，他（能）与梵天商量。’但我没看见梵天，我没与梵天交谈，我没与梵天共语，我没与梵天商量。”

梵天的交谈

先生！那时，梵王常童子以心了知婆罗门大总管心之遍寻思后，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那样（快）地在梵天世界消失，出现在婆罗门大总管面前。先生！那时，当看见以前没被看过的形色后，就有婆罗门大总管的害怕、僵硬、身毛竖立，先生！那时，恐惧、惊慌、身毛竖立的婆罗门大总管以偈颂对梵王常童子说：

‘美貌的、有名声的、有吉瑞的，亲爱的先生！你是谁？

不认识者，我们请问你，我们如何知道你？’

‘在梵天世界中，他们知道我：永远的常童子，

天神们全都知道我，请总管这么知道。’

‘（这是）梵天的座位、洗脚水、熟蜜，

关于供物，我们请问尊师，请尊师选我们的供物。’

‘我们接受你的供物，总管！请你说，

凡为了当生的利益，以及来世的安乐，

已给了机会，请你问，任何被（你）希求的。’

先生！那时，婆罗门大总管这么想：“梵王常童子已给我机会，我应该问梵王常童子当生的利益或来世的安乐呢？”先生！那时，婆罗门大总管这么想：“我是当生利益的善巧者，其他人还问我当生的利益，就让我问梵王常童子来世的安乐。”先生！那时，婆罗门大总管以偈诵对梵王常童子说：

‘疑惑的我问无疑惑的梵王常童子，在其他人也应该知道的上，

在哪里住立与应该在什么上面学习，不免一死的人得达不死的

梵天世界？’

‘婆罗门！在人间，他舍断我所执后，成为单独的、悲心胜解的，

离臭秽的、在淫欲上已脱离的，在这里住立与在这里学习，不免一死的人得达不死的的梵天世界。’

‘尊师！“舍断我所执”我了知，在这里，某些人舍断少量的财富聚集或舍断大量的财富聚集后；舍断少量的亲属圈或舍断大量的亲属圈后，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尊师！像这样，“舍断我所执”我了知。尊师！“成为单独的”我了知，在这里，某些人亲近独居的住处：林野、树下、山岳、洞窟、山洞、墓地、森林、露地、稻草堆，先生！像这样，“成为单独的”我了知。尊师！“悲心胜解的”我了知，在这里，某些人以与悲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像这样第二方，像这样第三方，像这样第四方，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对一切如对自己，以与悲心俱行之心，以广大、以出众、以无量、以无怨恨、以无恶意之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尊师！像这样，“悲心胜解的”我了知。而尊师说的“臭秽的”，我不了知。

梵天！在人间，谁是臭秽者？贤者！这些无智者在这里请你讲述，

被什么覆盖因而令人们做了，（使之）出生于恶趣而梵天世界被障碍？’

‘愤怒、妄语、诈欺、欺瞒，贪婪、极慢、嫉妒，

欲求、种种欲、恼害他人，贪欲、瞋恚、骄慢、愚痴，在这些上面被不离臭秽结合，（使之）出生于恶趣而梵天世界被障碍。’

‘尊师说的臭秽，依我了知，在家居住那些是不容易压制的，先生！我将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现在，总管尊师考量适当的时间。’

雷奴国王的宣说

先生！那时，婆罗门大总管去见雷奴国王。抵达后，对雷奴国王这么说：‘现在，请尊师寻求其他辅相管理国王的事，先生！我想要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依我听闻梵王说的臭秽，在家居住那些是不容易压制的，先生！我将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

雷奴国王！大地之王，我宣说，

请你（自己）以国王的事了知，我对辅相位是不喜乐的。’

‘如果有你欠缺的爱欲，我令它们完成，

凡伤害你的，我将防止，我是大地军队之主，

你是父亲，我是儿子，请总管不要前往。’

‘我没有欠缺的爱欲，对我伤害者不存在，

听闻非人之语后，因此我对家是不喜乐的。’

‘非人有怎样的形色，他对你说了什么利益，

听闻后令你舍弃，家与我们全部？’

‘在我作布萨之前，忆念我欲作的牺牲祭，

火被点燃，吉祥草的叶子被遍散布。

从那之后（现在），永远的梵王从梵天世界对我出现，

他解答我的问题，听闻那个后，我对家是不喜乐的。’

‘总管尊师！我相信所有你说的，

听闻非人之语后，令你无论如何以其他方法转起。

我们将随顺你的那个，总管尊师！（请成为）我们的大师，

如宝珠琉璃般，无污的、离垢的、清净的，

我们将以这样的信，在总管的教诫下而行。’

‘如果总管尊师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我们也将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那时，凡你的去处，也将是我们的去处。’

六位刹帝利的宣说

先生！那时，婆罗门大总管去见六位刹帝利。抵达后，对六位刹帝利这么说：‘现在，请尊师们寻求其他辅相管理国王的事，先生！我想要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依我听闻梵王说的臭秽，在家居住那些是不容易压制的，先生！我将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先生！那时，六位刹帝利离开到一旁这么商量：‘这些名为婆罗门的都是财物的贪求者，让我们以财物争取婆罗门大总管。’他们去见婆罗门大总管后，这么说：‘先生！在这七王国中，存在很多财产，从那里，随尊师需要拿吧。’‘够了！先生！经由尊师们，我有很多财产，我将全部舍弃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依我听闻梵王说的臭秽，在家居住那些是不容易压制的，先生！我将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先生！那时，六位刹帝利离开到一旁这么商量：‘这些名为婆罗门的都是女人的贪求者，让我们以女人争取婆罗门大总管。’他们去见婆罗门大总管后，这么说：‘先生！在这七王国中，存

在很多女人，从那里，随尊师需要挑选吧。’‘够了！先生！我有四十位同样（排名）的妻子，我将全部舍弃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依我听闻梵王说的臭秽，在家居住那些是不容易压制的，先生！我将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

‘如果总管尊师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我们也将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那时，凡你的去处，也将是我们的去处。’

‘如果你们舍断诸欲，在那里，一般人被黏着，

请你们成为坚固的努力者，忍耐的、有力的、已定置的。

这是道；正直之道，这是无上之道，

是被善守护的正法，为了梵天世界的往生。’

‘那样的话，总管尊师！请你等七年，七年后我们再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那时，凡你的去处，也将是我们的去处。’‘先生！七年过长了，尊师们！我不能等七年，先生！谁又知道寿命（还有多少）呢？必到来世，聪明人应该觉醒，应该作善的、应该修梵行，生者无不死，依我听闻梵王说的臭秽，在家居住那些是不容易压制的，先生！我将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那样的话，总管尊师！请你等六年，……（中略）请你等五年，……请你等四年，……请你等三年，……请你等二年，……请你等一年，一年后我们再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那时，凡你的去处，也将是我们的去处。’‘先生！一年过长了，尊师们！我不能等一年，先生！谁又知道寿命（还有多少）呢？必到来世，聪明人应该觉醒，应该作善的、应该修梵行，生者无不死，依我听闻梵王说的臭秽，在家居住那些是不容易

压制的，先生！我将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

‘那样的话，总管尊师！请你等七个月，七个月后我们再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那时，凡你的去处，也将是我们的去处。’‘先生！七个月过长了，尊师们！我不能等七个月，先生！谁又知道寿命（还有多少）呢？必到来世，聪明人应该觉醒，应该作善的、应该修梵行，生者无不死，依我听闻梵王说的臭秽，在家居住那些是不容易压制的，先生！我将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那样的话，总管尊师！请你等六个月，……（中略）请你等五个月，……请你等四个月，……请你等三个月，……请你等二个月，……请你等一个月，……请你等半个月，半个月后我们再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那时，凡你的去处，也将是我们的去处。’‘先生！半个月过长了，尊师们！我不能等半个月，先生！谁又知道寿命（还有多少）呢？必到来世，聪明人应该觉醒，应该作善的、应该修梵行，生者无不死，依我听闻梵王说的臭秽，在家居住那些是不容易压制的，先生！我将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

‘那样的话，总管尊师！请你等七天，我们以王位训诫自己的儿子或兄弟，七天后我们再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那时，凡你的去处，也将是我们的去处。’‘先生！七天不长，尊师们！我将等七天。’

富有的婆罗门等的宣说

先生！那时，婆罗门大总管去见七位富有的婆罗门与七百位净行者。抵达后，对七位富有的婆罗门与七百位净行者这么说：‘现在，

请尊师们寻求其他老师教导尊师们背诵咒语，先生！我想要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依我听闻梵王说的臭秽，在家居住那些是不容易压制的，先生！我将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请总管尊师不要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先生！出家者力微、少得，婆罗门有大力量、大利得。’‘尊师们不要这么说：“出家者力微、少得，婆罗门有大力量、大利得。”先生！其他人谁比我更有大力量、大利得？先生！现在，我对国王来说，如国王；对婆罗们来说，如梵王；对屋主来说，如天神，我将全部舍弃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依我听闻梵王说的臭秽，在家居住那些是不容易压制的，先生！我将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如果总管尊师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我们也将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那时，凡你的去处，也将是我们的去处。’

妻子们的宣说

先生！那时，婆罗门大总管去见四十位同样（排名）的妻子。抵达后，对四十位同样（排名）的妻子这么说：‘凡有姊妹们想要：或请回自己的亲戚家，或遍求其他丈夫，姊妹们！我想要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依我听闻梵王说的臭秽，在家居住那些是不容易压制的，姊妹们！我将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你就是我们的亲人；想要的亲人，你就是我们的丈夫；想要的丈夫，如果总管尊师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我们也将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那时，凡你的去处，也将是我们的去处。’

大总管的出家

先生！那时，婆罗门大总管在那七天后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当婆罗门大总管出家时，七位刹帝利灌顶王、七位富有的婆罗门、七百位净行者、四十位同样（排名）的妻子、好几千位刹帝利、好几千位婆罗门、好几千位屋主、许多后宫妇女也都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跟随婆罗门大总管的出家，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婆罗门大总管被那群群众围绕着，在村落、城镇、王都间进行游行。先生！那时，凡婆罗门大总管前往的村落、城镇，在那里，他对国王来说，如国王；对婆罗们来说，如梵王；对屋主来说，如天神。当时，当人们打喷嚏或跌倒时，他们这么说：‘愿礼敬婆罗门大总！愿礼敬七（国的）辅相!’

先生！那时，婆罗门大总管以与慈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像这样第二方，像这样第三方，像这样第四方，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对一切如对自己，与舍俱行之心，以广大、出众、无量、无怨恨、无恶意之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以与悲俱行之心……（中略）以与喜悦俱行之心……（中略）以与舍俱行之心……（中略）无恶意之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他教导弟子们与梵天世界共住的道路。

而，先生！当时，凡婆罗门大总管的弟子完全了知教说者，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梵天世界善趣，那些不完全了知教说者，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一些往生与他化自在天诸天为同伴，一些往生与化乐天诸天为同伴，一些往生与兜率天诸天为同伴，一些往生与焰摩天诸天为同伴，一些往生与忉利天诸天为同伴，一些往生与四大天王天诸天为同伴，那些在低劣身完成者，他们也全都在干达婆身完

成。先生！像这样，所有那些善男子的出家是不空虚的、功不唐捐的、有成果的、有果实的。’

世尊！你记得这个吗？”

“五髻！我记得，当时，我是婆罗门大总管，我教导那些弟子与梵天世界共住的道路，而，五髻！我的那个梵行不导向厌、离贪、灭、寂静、证智、正觉、涅槃，只为了梵天世界的往生。

五髻！我的这个梵行导向一向厌、离贪、灭、寂静、证智、正觉、涅槃。而，五髻！什么梵行是导向一向厌、离贪、灭、寂静、证智、正觉、涅槃呢？就是这八支圣道，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五髻！这是那梵行导向一向厌、离贪、灭、寂静、证智、正觉、涅槃。

五髻！凡我的弟子完全了知教说者，他们以诸烦恼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凡不完全了知教说者，他们以五下分结的灭尽而为化生者，在那里入了究竟涅槃，为不从彼世转回者；凡不完全了知教说者，一些以三结的灭尽，以贪、瞋、痴薄，为一来者，只来此世一回后，将得到苦的结束；凡不完全了知教说者，一些以三结的灭尽，为入流者，不堕恶趣法、决定、以正觉为彼岸，五髻！像这样，所有这些善男子的出家是不空虚的、功不唐捐的、有成果的、有果实的。”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干达婆之子五髻欢喜、随喜世尊所说后，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就在那里消失了。

大总管经第六终了。

20、大集会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与五百位比丘全都是阿罗汉的大比丘僧团，共住在释迦族人的迦毗罗卫城大林中，而从十个世间界的大部分天神，为了见世尊与比丘僧团而集合。

那时，四位净居天的天神心想：

“这位世尊与五百位比丘全都是阿罗汉的大比丘僧团，共住在释迦族人的迦毗罗卫城大林中，而从十个世间界的大部分天神，为了见世尊与比丘僧团而集合，让我们去见世尊。抵达后，在世尊面前一一说偈颂。”

那时，那些天神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那样（快）地在净居天消失，出现在世尊面前。

那时，那些天神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在丛林中的大集会，天族已集合，

我们已到达这法的集会，为了见不败的僧团。”

那时，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在那里的比丘们定着，端正自我的心，

如驾车者握持导引之物，贤智者们守护诸根。”

那时，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切断了（心之）荒芜、切断了横闩后，移除因陀罗柱后，不扰

动，

他们以清净、离垢而行，小龙被有眼者善调御。”

那时，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说这偈颂：

“凡任何归依佛者，他们必将不去苦界之地，

舍弃人的身体后，他们必将充满天众。”

天神的集合

那时，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在十个世间界中的大部分天神，为了见如来与比丘僧团而集合。

比丘们！凡过去世那些为阿罗汉、遍正觉们者，天神们也为这无上世尊而集合，犹如现在为我；比丘们！凡未来世那些将为阿罗汉、遍正觉们者，天神们也将为这无上世尊而集合，犹如现在为我。

比丘们！我将告知诸天神族的名字；我将宣布诸天神族的名字；我将教导诸天神族的名字，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我将诵偈颂，显示该处之地，

那些依止山窟，自我努力的入定者。

个个如隐退的狮子，身毛竖立的不到达者，

白色、清净的心，明净的、不浊的。

知道超过五百位，在迦毗罗卫的林中，

其后大师召唤，喜乐于教说的弟子们：

天神族前来，比丘们！请你们了知他们，

听闻佛陀的教说后，他们起了热心。

他们的智出现，看见非人（之智），

一些看见百位，（一些看见）千位而（一些看见）七万位。

一些看见非人十万位，

一些看见无量的，所有方位都被遍满。

证知这全部后，有眼者观察，

其后大师召唤，喜乐于教说的弟子们：

天神族前来，比丘们！请你们了知他们，

我将以言辞次第地宣布。

那七千位迦毗罗卫的地居夜叉，

是有神通者、有光辉者，是有美貌者、有名声者，

喜悦地前来，比丘的集会林。

六千位种种容色的雪山夜叉，

是有神通者、有光辉者，是有美貌者、有名声者，

喜悦地前来，比丘的集会林。

三千位种种容色的沙德山夜叉，

是有神通者、有光辉者，是有美貌者、有名声者，

喜悦地前来，比丘的集会林。

这样，一万六千位种种容色的夜叉，

是有神通者、有光辉者，是有美貌者、有名声者，

喜悦地前来，比丘的集会林。

五百位种种容色的毗舍咪德夜叉，

是有神通者、有光辉者，是有美貌者、有名声者，

喜悦地前来，比丘的集会林。

王舍城的棍逼拉，是毗富罗（山）的居住者，

超过一万位夜叉服侍他，也来集会林。

统治东方的持国天王，

是干达婆的君主，有名声的大王。

他的众多大力量儿子，以因陀罗之名，

是有神通者、有光辉者，是有美貌者、有名声者，

喜悦地前来，比丘的集会林。

统治南方的增长天王，

是鸠槃荼的君主，有名声的大王。

他的众多大力量儿子，以因陀罗之名，

是有神通者、有光辉者，是有美貌者、有名声者，

喜悦地前来，比丘的集会林。

统治西方的广目天王，

是龙的君主，有名声的大王。

他的众多大力量儿子，以因陀罗之名，

是有神通者、有光辉者，是有美貌者、有名声者，

喜悦地前来，比丘的集会林。

统治北方的多闻天王，

是夜叉的君主，有名声的大王。

他的众多大力量儿子，以因陀罗之名，

是有神通者、有光辉者，是有美貌者、有名声者，

喜悦地前来，比丘的集会林。

东方的持国天王，南方的增长天王，

西方的广目天王，北方的多闻天王。

这四大王辉耀地站在，

全部迦毗罗卫林的四方。

他们伪诈、欺瞒、狡猾的奴仆（也）来了，

玛雅、古垫度、威垫度，连同威堵与威堵达。

降达那、葛玛谢德，仅尼额度、尼额度，

玻那达、欧玻玛领，天之驾御者马达利。

干达婆基德谢那，那罗王、若内沙玻，

五髻也来了，以及丁玻鲁、太阳闪耀般的（跋陀）。

这些与其他的王，干达婆连同其王，

喜悦地前来，比丘的集会林。

然后来的是（龙族）（那玻沙湖）的龙：尾色拉连同达车葛，

更巴拉、沙德拉，播亚额连同其亲族来了。

亚木那（河）有名的达德拉德来了，

大龙依拉哇，也来集会林。

他们快速地夺取龙王，天的、两次生的、有清澈的眼睛，

他们从空中抵达林的中央，他们的名字是基德拉、苏巴那。

那些龙王无畏，佛陀使之从金翅鸟中安稳，

以柔和的言语呼叫，龙与金翅鸟都归依佛陀。

被手持金刚杵者征服的，住在大海的阿修罗，

这袜瑟哇的兄弟，是有神通者、有名声者。

很恐怖的葛拉葛，以及达纳尾额阿修罗，

尾玻基低与苏基低，玻哈拉达连同那目基。

玻利的百位儿子，全都名为尾罗价，

以强力军队武装后，到达贤善的勒乎处，

（说：）贤善者！现在是时机，（去）比丘的集会林。

水中的、地面的，火的、风的天神都来了，

天神哇鲁那、哇乐那，以及受末连同亚沙。

慈、悲天众，有名声的天神来了，

这十种天众，全都是种种容色的。

是有神通者、有光辉者，是有美貌者、有名声者，

喜悦地前来，比丘的集会林。

天神尾度与沙哈利，阿沙玛与两位亚玛，

习近月（神）的天神，跟随月（神）来了。

习近太阳（神）的天神，跟随太阳（神）来了，

跟随星（神），迟云神来了。

哇苏的最上者袜瑟哇，（天帝）释；城市施与者来了，

这十种天众，全都是种种容色的。

是有神通者、有光辉者，是有美貌者、有名声者，

喜悦地前来，比丘的集会林。

然后沙哈布天神来了，如火燃烧的光焰般，

阿哩达葛与露若，以及巫玛晡波尼玻西那。

哇鲁那与沙哈达摩，阿朱德与阿内若葛，

苏累雅、鲁其蜡来了，袜沙哇内西那来了，

这十种天众，全都是种种容色的。

是有神通者、有光辉者，是有美貌者、有名声者，

喜悦地前来，比丘的集会林。

沙玛那、摩诃沙玛那，玛奴沙、玛奴苏达玛，

栖达玻都西葛来了，玛诺玻都西葛来了。

然后哈勒亚天神来了，以及那些红色衣着者，

玻勒额、摩诃玻勒额，有名声的天神来了，

这十种天众，全都是种种容色的。

是有神通者、有光辉者，是有美貌者、有名声者，

喜悦地前来，比丘的集会林。

苏葛、葛勒玻、阿鲁那，连同尾额那沙来了，

以欧达德额亚为上首者，威者柯那天神来了。

沙达玛德、哈勒额若，以及有名声的咪沙葛，

使诸方都下雨，打雷的玻朱那来了，

这十种天众，全都是种种容色的。

是有神通者、有光辉者，是有美貌者、有名声者，

喜悦地前来，比丘的集会林。

给咪亚、兜率天、焰摩天，以及有名声的葛德葛，

拉必德葛、拉玛谢德，肉低那玛与阿沙袜，

化乐天来了，然后他化天来了，

这十种天众，全都是种种容色的。

是有神通者、有光辉者，是有美貌者、有名声者，

喜悦地前来，比丘的集会林。

这六十天众，全都有种种容色，

以其名依序而来，其他同来的也一样。

（说：）远离出生的障碍，越过暴流的无烦恼者，

我们要见渡过暴流的龙象，如战胜黑暗的月亮。

须婆罗门与玻勒玛德（梵天），连同其有神通的儿子们，

沙难古玛勒与低沙，也来集会林。

大梵天站立在，一千个梵天世界，

辉耀地往生，有恐怖身体的有名声者。

在这里，十个自在天来了，单独的自在者，

在他们的中央，被围绕的哈哩德来了。

他们全都前来，包括因陀罗诸天、梵天，

魔军们前来，看！邪恶的愚钝者。

（说：）来！你们要捉住、系缚（他们）：‘愿你们被贪系缚’，

你们要全部包围起来，你们不要释放任何一个。

像这样，在那里，大军（统帅）命令邪恶军，

以手打平地，发出恐怖的声响。

如下雨的雨云，打雷、带着闪电，

然后收回，愤怒而不在自己能控制下的。

证知这全部后，有眼者观察，

其后大师召唤，喜乐于教说的弟子们：

魔军们前来，比丘们！请你们了知他们，

听闻佛陀的教说后，他们起了热心，

以离贪而（魔军）走开，他们的身毛仍是弯曲的。

全部是战胜者，跨越恐惧者，有名声者，

他们与生类同喜悦，那些弟子是人们中的已听闻者。”

大集会经第七终了。

21、帝释所问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摩揭陀国王舍城东方名叫芒果丛的婆罗门村落，其北边能知山因陀沙罗树洞中。

当时，天帝释生起了见世尊的热诚。那时，天帝释这么想：

“现在，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住在哪里呢？”

那时，天帝释看见世尊住在摩揭陀国王舍城东方名叫芒果丛的婆罗门村落，其北边能知山因陀沙罗树洞中。看见后，召唤三十三天众：

“亲爱的先生！这位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住在摩揭陀国王舍

城东方名叫芒果丛的婆罗门村落，其北边能知山因陀沙罗树洞中。亲爱的先生！我们去见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如何？”

“是的，尊师!”那些三十三天众回答天帝释。

那时，天帝释召唤干达婆之子五髻：

“亲爱的五髻！这位世尊住在摩揭陀国王舍城东方名叫芒果丛的婆罗门村落，其北边能知山因陀沙罗树洞中，亲爱的五髻！我们去见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如何？”

“是的，尊师!”干达婆之子五髻回答天帝释后，取了淡黄色的橡木琵琶琴，然后为帝释的随从前往。

那时，天帝释被三十三天众围绕，以干达婆之子五髻为前导，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那样（快）地在三十三天消失，出现在摩揭陀国王舍城东方名叫芒果丛的婆罗门村落，其北边能知山。

当时，能知山与芒果丛的婆罗门村落变得非常光亮，如诸天众的天威。村落周围的人们这么说：

“能知山起火了，能知山烧起来了，能知山烧亮了，（不然）能知山与芒果丛的婆罗门村落怎么非常光亮呢？”他们变得惊慌、身毛竖立。

那时，天帝释召唤干达婆之子五髻：

“亲爱的五髻！像我这样难去见爱好禅定的禅修者、在静坐禅修中的如来，五髻！你先使世尊喜悦如何？亲爱的！你先使之喜悦，随后我们再去见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

“是的，尊师!”干达婆之子五髻回答天帝释后，取淡黄色的橡木琵琶琴，然后前往因陀沙罗树洞处。抵达后（而心想）：

“就在这范围，我与世尊（距离）既不太近也不太远，他听得到我的声音。”他在一旁站立。

五髻的歌唱偈颂

在一旁站好后，干达婆之子五髻弹奏淡黄色的橡木琵琶琴，（唱）说这些与佛、法、僧团、爱欲有关的偈颂：

“如太阳闪耀般的跋陀，（我）礼拜你的父亲丁玻鲁，

因为他美女被生，生出我喜欢的。

如风对流汗者是可爱的，如饮水对口渴者，

天女对我是可爱的，如法对阿罗汉。

如药物对生病者，如食物对饥饿者，

跋陀使我变成寂静，如以水（浇熄）我的燃烧。

冷水的莲花池，成双的花柱与花粉，

如被热压迫的象那样，跳入你的乳房与腹部。

如钩棍下的象，征服刺棒与枪矛，

我不知（什么是）惩罚，被（你的）美色迷醉。

因为你，我的心贪求，心被变化，

我不能再向前走，如已吞了钩的鱼。

美腿的跋陀请拥抱我，请以可爱的眼睛拥抱我，

美女拥抱我，这是我的希求。

我的爱欲（起初）是细微的，卷发（美女)!

（后来）生起种种情况，如阿罗汉供养物（的增长）。

凡被我做而有的福德，像对阿罗汉那样的，

其果报，我全部与美女共享。

凡被我做而有的福德，在这大地圆周，

其果报，我全部与美女共享。

如释迦之子以禅定，专一、慎重、正念，

牟尼欲求不死，而我（欲求）如太阳闪耀般的（跋陀）。

如牟尼会欢喜，他到达最高的正觉后，

同样的美女（我）会欢喜，与你到达性交。

如果三十三天的主宰者帝释，会施与我最上的，

我会要求跋陀，我对你的爱欲是那么强烈。

如开花不久的沙罗树，你非常明智的父亲，

我将鞠躬礼拜，因为他子孙的关系。”

当这么说时，世尊对干达婆之子五髻这么说：

“五髻！你将琴弦融合歌声，歌声（融合）琴弦，五髻！你琴弦不超越歌声，歌声（不超越）琴弦，五髻！你什么时候集结这些与佛、法、僧团、爱欲有关的偈颂呢？”

“大德！这里，有一次，世尊住在优楼频螺，尼连禅河边牧羊人的榕树下，初现正觉，大德！当时，我追求音乐神之王丁玻鲁的女儿，名叫如太阳闪耀般的跋陀，大德！但，那位姊妹追求他者：战车御车手摩得利的儿子，名叫冠毛。大德！当我以任何法门都得不到那位姊妹时，那时，我取了淡黄色的橡木琵琶琴，然后去音乐神之王丁

玻鲁的住处。抵达后，弹奏淡黄色的橡木琵琶琴，（唱）说这些与佛、法、僧团、爱欲有关的偈颂：

‘如太阳闪耀般的跋陀，（我）礼拜你的父亲丁玻鲁，

因为他美女被生，生出我喜欢的。

……（中略）

如开花不久的沙罗树，你非常明智的父亲，

我将鞠躬礼拜，因为他的子孙的关系。’

大德！当这么说时，如太阳闪耀般的跋陀对我这么说：‘亲爱的先生！我没当面见过世尊，但，我在三十三天善法堂跳舞时听过世尊。亲爱的先生！由于你称赞世尊，让我们今天在一起。’大德！我与那位姊妹共同在一起，从那次之后到今天就没（在一起过）了。”

帝释前往

那时，天帝释这么想：

“干达婆之子五髻与世尊、世尊与五髻正友善地交谈。”

那时，天帝释召唤干达婆之子五髻：

“亲爱的五髻！你为我向世尊问讯（而说）：‘大德！天帝释跟大臣一起包括从仆以头礼拜世尊的足。’”

“是的，尊师！”干达婆之子五髻回答天帝释后，向世尊问讯（而说）：‘大德！天帝释跟大臣一起包括从仆以头礼拜世尊的足。’”

“五髻！愿天帝释跟大臣一起包括从仆都这么安乐，因为天、人、阿修罗、龙、音乐神，以及所有其他存在的种种群聚都想要安乐。”

这样，如来对像这样有影响力的夜叉欢迎。欢迎后，天帝释进入世尊的因陀沙罗树洞，然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三十三天众也进入因陀沙罗树洞，然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干达婆之子五髻进入因陀沙罗树洞，然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

当时，因陀沙罗树洞有不平整的都变成平整，有障碍的都变成宽敞，以那诸天的天威，在洞窟中的黑暗消失而出现光明。

那时，世尊对天帝释这么说：

“尊者憍户迦！这（真）是不可思议，尊者憍户迦！这（真）是未曾有，这么繁忙、这么多事要作而来此。”

“大德！长久以来，我都想要前来见世尊，但三十三天总有应该经营事务要做，这样，我都不能前来见世尊。大德！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沙勒勒树屋。大德！那时，我为了见世尊而去舍卫城。大德！当时，世尊以（入）某个定而坐，名叫布若滴的毗沙门天王妻子合掌礼敬地站立侍奉着世尊。那时，我对布若滴这么说：‘姊妹！请你为我向世尊问讯（而说）：“大德！天帝释跟大臣一起包括从仆以头礼拜世尊的足。”’大德！当这么说时，那位布若滴对我这么说：‘亲爱的先生！这不是见世尊的适当时机，世尊已静坐禅修。’‘姊妹！那样的话，当世尊从禅定出来时，那时，请以我的名义向世尊问讯（而说）：“大德！天帝释跟大臣一起包括从仆以头礼拜世尊的足。”’大德！那位姊妹是否为我向世尊问讯？世尊记得那位姊妹的话吗？”

“天帝！那位姊妹曾向我问讯，我记得那位姊妹的话，又，因为尊者的车辋声之故，我从定中出来。”

“大德！那些比我早生的三十三天众，我在他们面前听闻、领受：‘当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出现于世间时，天众充满，阿修罗减损。’大德！那是我亲眼见到这样：当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出现于世间时，天众充满，阿修罗减损。

守护者之事

大德！就在这里，在迦毗罗卫城有一位名叫守护者的释迦族女孩，她是对佛有净信者，对法有净信者，对僧团有净信者，对戒的全分行者，她舍女子的状态后成为男子的状态，然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与三十三天为同伴，到达我们儿子的状态，在那里，他们这么称他‘守护者天子，守护者天子’。大德！还有其他三位在世尊处行梵行的比丘往生到低阶的音乐神众，他们具备、具有五种欲，为侍奉我们的随侍，来伺候我们。当他们为我们的随侍，来伺候我们时，守护者天子斥责（他们）：‘亲爱的先生！不听闻那世尊的法，你们有什么脸？我是对佛有净信、对法有净信、对僧团有净信、对戒全分行者的女子，舍女子的状态后成为男子的状态，然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与三十三天为同伴，到达天帝释儿子的状态，在这里，他们这么称我“守护者天子，守护者天子”。亲爱的先生！而你们在世尊处行梵行，却往生到低阶的音乐神众，先生！我们确实看到难看的样子，我们看到同法者往生到低阶的音乐神众。’大德！被守护者天子斥责，二位天神在当生中获得正念，成为梵辅天众，但（另）一位仍住于欲中。”

“我是有眼的优婆夷，我的名字是守护者，

是对佛与法有净信者，（我）以净信心侍奉僧团。

以那世尊的善法性，我成为大威力的帝释之子，

三十三天具有光辉者，在这里他们称我‘守护者’。

那时我看见前世的比丘，来到音乐神众中住，

这几位在那些乔达摩弟子中，他们与我以前都是人身。

我们以食物饮料侍奉（他们），在自己的住处等候（他们），

他们受领佛陀的法，这几位有什么脸？

各自应该体验，被有眼的随觉者善教导的法，

听闻圣者的善说后，我服侍你们。

大威力的帝释之子，三十三天具有光辉者，

但你们有最上的服侍，行无上的梵行后，

往生为低阶众，不随顺往生（适当处）。

我们确实看到难看的样子，同法者往生到低阶众中，

往生到音乐神众中，你们来为诸天服侍。

属于住于在家的我，看吧！这是殊胜的，

昔为女子今为男天神，具备天界的欲。”

他们被乔达摩弟子呵责，来到急迫感，同意守护者：

“来吧！让我们向前走，让我们精进，让我们不再是别人的仆人。”

他们中的两位发动活力，回想起是乔达摩的弟子，

在这里心离贪后，在欲上看到过患。

那些欲的结缚，恶魔的束缚与难征服的，

如龙象般切断沉沦的绳索后，两位征服三十三天。

包括帝释天与生主神，坐在善法堂中的全体，

超越那些坐著者，英雄们是离贪、离尘垢者。

看见他们后袜瑟哇作急迫感，征服天在天众中间（说）：

“这几位往生为低阶众者，超越三十三天。”

（听到）慎重地生起急迫感之语，守护者对袜瑟哇说：

“在人间中佛陀是人类的因陀罗，欲的征服者被称为‘释迦牟尼’。

他们是他失去正念的儿子，他们被我斥责而得到正念，

已超越而在这里还留一位，来到音乐神众中住，

而两位是正觉之路的随行者，诸天轻蔑入定者之事。

像这样在这里有法的显示，在那里弟子没任何怀疑，

未超越暴流之疑已被切断，礼敬佛陀：胜利者、人类的因陀罗。

这里，他们了知法后，他们得到殊胜的，

两位已到达殊胜的，梵辅天众处。

为了那个法的获得，来吧！亲爱的先生！

已得到机会，亲爱的先生！让我们问世尊问题。”

那时，世尊这么想：

“这位夜叉长久以来是清净的，凡他将问我的问题，全都将问伴随利益的，非伴随无益的，凡我解答所问的（内容），他将快速地了知。”

那时，世尊以偈颂对天帝释说：

“袜瑟哇！请你问我，任何你心中想问的问题，

对所有问题，我为你作终结。”

初诵品终了。

因世尊（给与）而得到机会，天帝释问世尊这第一个问题：

“亲爱的先生！以什么结而天、人、阿修罗、龙、音乐神，以及所有其他存在的种种群聚，像这样，他们都想：‘愿我们住于无怨恨的、无杖罚的、无互相敌对的、无恶意的、无敌意的。’但他们却住于怨恨的、杖罚的、互相敌对的、恶意的、有敌意的呢？”天帝释如此地问世尊问题。

世尊解答他所问的问题：

“天帝！以嫉妒与悭吝之结而天、人、阿修罗、龙、音乐神，以及所有其他存在的种种群聚，像这样，他们都想：‘愿我们住于无怨恨的、无杖罚的、无互相敌对的、无恶意的、无敌意的。’但他们却住于怨恨的、杖罚的、互相敌对的、恶意的、有敌意的。”世尊如此地解答天帝释所问的问题。

悦意的天帝释欢喜、随喜世尊所说：

“正是这样，世尊！正是这样，善逝！在这里，听了世尊对问题所作的解答后，我的困惑已超越、疑惑已离去。”

天帝释确实欢喜、随喜世尊所说后，更进一步问世尊问题：

“亲爱的先生！但，嫉妒与悭吝，什么是其因？什么是其集？什么是其生？什么是其根源？当什么存在了，则有嫉妒与悭吝？当什么

不存在了，则没有嫉妒与悭吝？”

“天帝！嫉妒与悭吝，爱与憎是因，爱与憎是集，爱与憎所生的，爱与憎是根源，当爱与憎存在了，则有嫉妒与悭吝；当爱与憎不存在了，则没有嫉妒与悭吝。”

“亲爱的先生！但，爱与憎，什么是其因？什么是其集？什么是其生？什么是其根源？当什么存在了，则有爱与憎？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爱与憎？”

“天帝！爱与憎，意欲是因，意欲是集，意欲所生的，意欲是根源，当意欲存在了，则有爱与憎；当意欲不存在了，则没有爱与憎。”

“亲爱的先生！但，意欲，什么是其因？什么是其集？什么是其生？什么是其根源？当什么存在了，则有意欲？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意欲？”

“天帝！意欲，寻是因，寻是集，寻所生的，寻是根源，当寻存在了，则有意欲；当寻不存在了，则没有意欲。”

“亲爱的先生！但，寻，什么是其因？什么是其集？什么是其生？什么是其根源？当什么存在了，则有寻？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寻？”

“天帝！寻，想与名称之妄想是因，想与名称之妄想是集，想与名称之妄想所生的，想与名称之妄想是根源，当想与名称之妄想存在了，则有寻；当想与名称之妄想不存在了，则没有寻。”

“亲爱的先生！但，怎样的行道，比丘有适合导向想与名称之妄

想的灭之行道的道迹呢？”

受之业处

“天帝！我以二种说喜悦：应该追求的与不应该追求的。天帝！我以二种说忧：应该追求的与不应该追求的。天帝！我以二种说平静：应该追求的与不应该追求的。

天帝！当像这样说：‘我以二种说喜悦：应该追求的与不应该追求的。’时，缘于什么而说呢？在这里，如果知道喜悦：‘当追求这个喜悦时，我的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这样子的喜悦不应该追求。在这里，如果知道喜悦：‘当追求这个喜悦时，我的恶不善法衰退，善法增长。’这样子的喜悦应该追求。在这里，（喜悦）如果（具备）有寻、有伺，（喜悦）如果（具备）无寻、无伺，那些（具备）无寻、无伺者是更胜妙的。天帝！当像这样说：‘我以二种说喜悦：应该追求的、不应该追求的。’时，缘于此而说。

天帝！当像这样说：‘我以二种说忧：应该追求的与不应该追求的。’时，缘于什么而说呢？在这里，如果知道忧：‘当追求这个忧时，我的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这样子的忧不应该追求。在这里，如果知道忧：‘当追求这个忧时，我的恶不善法衰退，善法增长。’这样子的忧应该追求。在这里，（忧）如果（具备）有寻、有伺，（忧）如果（具备）无寻、无伺，那些（具备）无寻、无伺者是更胜妙的。天帝！当像这样说：‘我以二种说忧：应该追求的、不应该追求的。’时，缘于此而说。

天帝！当像这样说：‘我以二种说平静：应该追求的与不应该追

求的。’时，缘于什么而说呢？在这里，如果知道平静：‘当追求这个平静时，我的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这样子的平静不应该追求。在这里，如果知道平静：‘当追求这个平静时，我的恶不善法衰退，善法增长。’这样子的平静应该追求。在这里，（平静）如果（具备）有寻、有伺，（平静）如果（具备）无寻、无伺，那些（具备）无寻、无伺者是更胜妙的。天帝！当像这样说：‘我以二种说平静：应该追求的、不应该追求的。’时，缘于此而说。

天帝！这样的行道，比丘有适合导向想与名称之妄想的灭之行道的道迹。”世尊如此地解答天帝释所问的问题。

悦意的天帝释欢喜、随喜世尊所说：

“正是这样，世尊！正是这样，善逝！在这里，听了世尊对问题所作的解答后，我的困惑已超越、疑惑已离去。”

巴帝摩卡自制

天帝释确实欢喜、随喜世尊所说后，更进一步问世尊问题：

“亲爱的先生！但，怎样的行道，比丘有为了巴帝摩卡自制的行道呢？”

“天帝！我以二种说身行仪：应该实行的与不应该实行的。天帝！我以二种说语行仪：应该实行的与不应该实行的。天帝！我以二种说遍求：应该实行的与不应该实行的。

天帝！当像这样说：‘我以二种说身行仪：应该实行的与不应该实行的。’时，缘于什么而说呢？在这里，如果知道身行仪：‘当实行这个身行仪时，我的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这样子的身行仪不

应该实行。在这里，如果知道身行仪：‘当实行这个身行仪时，我的恶不善法衰退，善法增长。’这样子的身行仪应该实行。天帝！当像这样说：‘我以二种说身行仪：应该实行的、不应该实行的。’时，缘于此而说。

天帝！当像这样说：‘我以二种说语行仪：应该实行的与不应该实行的。’时，缘于什么而说呢？在这里，如果知道语行仪：‘当实行这个语行仪时，我的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这样子的语行仪不应该实行。在这里，如果知道语行仪：‘当实行这个语行仪时，我的恶不善法衰退，善法增长。’这样子的语行仪应该实行。天帝！当像这样说：‘我以二种说语行仪：应该实行的、不应该实行的。’时，缘于此而说。

天帝！当像这样说：‘我以二种说遍求：应该实行的与不应该实行的。’时，缘于什么而说呢？在这里，如果知道遍求：‘当实行这个遍求时，我的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这样子的遍求不应该实行。在这里，如果知道遍求：‘当实行这个遍求时，我的恶不善法衰退，善法增长。’这样子的遍求应该实行。天帝！当像这样说：‘我以二种说遍求：应该实行的、不应该实行的。’时，缘于此而说。

天帝！这样的行道，比丘有为了巴帝摩卡自制的行道。”世尊如此地解答天帝释所问的问题。

悦意的天帝释欢喜、随喜世尊所说：

“正是这样，世尊！正是这样，善逝！在这里，听了世尊对问题所作的解答后，我的困惑已超越、疑惑已离去。”

根自制

天帝释确实欢喜、随喜世尊所说后，更进一步问世尊问题：

“亲爱的先生！但，怎样的行道，比丘有为了根自制的行道呢？”

“天帝！我以二种说能被眼识知的色：应该追求的与不应该追求的。天帝！我以二种说能被耳识知的声音：应该追求的与不应该追求的。天帝！我以二种说能被鼻识知的气味：应该追求的与不应该追求的。天帝！我以二种说能被舌识知的味道：应该追求的与不应该追求的。天帝！我以二种说能被身识知的所触：应该追求的与不应该追求的。天帝！我以二种说能被意识知的法：应该追求的与不应该追求的。”

当这么说时，天帝释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我这么了知这世尊简要所说的详细义理：大德！像这样，当追求能被眼识知的色而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时，这样，能被眼识知的色不应该追求。大德！像这样，当追求能被眼识知的色而恶不善法衰退，善法增长时，这样，能被眼识知的色应该追求。大德！像这样，当追求能被耳识知的声音……（中略）追求能被鼻识知的气味……追求能被舌识知的味道……追求能被身识知的所触……大德！像这样，当追求能被意识知的法而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时，这样，能被意识知的法不应该追求。大德！像这样，当追求能被意识知的法而恶不善法衰退，善法增长时，这样，能被意识知的法应该追求。

大德！我这么了知这世尊简要所说的详细义理。听了世尊对问题所作的解答后，我的困惑已超越、疑惑已离去。”

天帝释确实欢喜、随喜世尊所说后，更进一步问世尊问题：

“亲爱的先生！一切沙门、婆罗门都是单一论说、单一戒、单一意欲、单一取着吗？”

“天帝！一切沙门、婆罗门不都是单一论说、单一戒、单一意欲、单一取着。”

“亲爱的先生！为何一切沙门、婆罗门不都是单一论说、单一戒、单一意欲、单一取着呢？”

“天帝！世间有许多界、种种界。在那许多界、种种界的世间中，凡众生执着界者，他们以其取着而刚毅地、执着地说：‘这才正确，其它都错。’因此，一切沙门、婆罗门不都是单一论说、单一戒、单一意欲、单一取着。”

“亲爱的先生！一切沙门、婆罗门都是毕竟究竟者、究竟离轭安稳者、究竟梵行者、究竟终结者吗？”

“天帝！一切沙门、婆罗门不都是毕竟究竟者、究竟离轭安稳者、究竟梵行者、究竟终结者。”

“亲爱的先生！为何一切沙门、婆罗门不都是毕竟究竟者、究竟离轭安稳者、究竟梵行者、究竟终结者呢？”

“天帝！只有渴爱之消灭而解脱的比丘，他们是毕竟究竟者、究竟离轭安稳者、究竟梵行者、究竟终结者。因此，一切沙门、婆罗门不都是毕竟究竟者、究竟离轭安稳者、究竟梵行者、究竟终结者。”

世尊如此地解答天帝释所问的问题。

悦意的天帝释欢喜、随喜世尊所说：

“正是这样，世尊！正是这样，善逝！在这里，听了世尊对问题所作的解答后，我的困惑已超越、疑惑已离去。”

天帝释确实欢喜、随喜世尊所说后，更进一步问世尊问题：

“大德！扰动是病，扰动是肿瘤，扰动是箭，扰动引诱这男子拉他入这个、那个有的再生处，因此，这位男子来到低的或高的（再生处）。大德！在此处之外的所有其他沙门、婆罗门处我得不到机会问这些问题，世尊已为我解答了那些长时间潜伏于心中（的问题），世尊已拔除我的疑惑、犹豫之箭。”

“天帝！你记得在其他沙门、婆罗门处问过这些问题吗？”

“大德！我记得在其他沙门、婆罗门处问过这些问题。”

“天帝！但，他们怎么解答呢？如果对你不麻烦的话，请说。”

“大德！对我不麻烦，当与世尊或像世尊这样的人同坐时。”

“那样的话，天帝！请说。”

“大德！我去见那些我认为住在林野、边地住处的沙门、婆罗门后，问这些问题，他们不能解答我所问。当不能解答时，他们对我反问：‘尊者是什么名字？’我回答他们的所问：‘亲爱的先生！我是天帝释。’他们更近一步对我反问：‘帝释尊者！作了什么业后到达此处？’我如（我）所听闻、如（我）所学得的法教导他们，他们就以那么些而悦意地说：‘我们看见天帝释，我们问他，他为我们解答。’既然那样，他们就变成我的弟子，而非我变成他们的（弟子）。大

德！但，我是世尊的弟子，是不堕恶趣法、决定、以正觉为彼岸的入流者。”

获得喜悦说

“天帝！你记得以前曾有像这样的信受之获得、喜悦之获得吗？”

“大德！我记得以前曾有像这样的信受之获得、喜悦之获得。”

“天帝！你怎样记得以前曾有像这样的信受之获得、喜悦之获得呢？”

“大德！从前，诸天与阿修罗众列阵战斗。大德！在那场战斗中，诸天胜了，阿修罗败。大德！我征服那场战斗后，为战斗的胜利者，心想：‘今天，凡天的滋养物与阿修罗的滋养物，这两者诸天都将受用。’大德！但，我的那信受之获得、喜悦之获得是有杖罚的领域、有刀剑的领域，不导向厌、离贪、灭、寂静、正智、正觉、涅槃。大德！但，听闻世尊的法后，我的这个信受之获得、喜悦之获得无杖罚行境、无刀剑行境，导向厌、离贪、灭、寂静、正智、正觉、涅槃。”

“天帝！但你看到什么义理而说这样是信受之获得、喜悦之获得呢？”

“大德！我看到六个义理而说这样是信受之获得、喜悦之获得：

就住立在这里，我是天神类，

我已得到更进一步的寿命，我这么知道，亲爱的先生。

大德！我看到这第一个义理而说这样是信受之获得、喜悦之获

得。

舍弃非人的寿命后，我从天众处死殁，

我将不痴地入胎，（该处为）我心喜乐之处。

大德！我看到这第二个义理而说这样是信受之获得、喜悦之获得。

我是不痴的慧者，住于在教说上爱好，

我将住于真理，正知的、忆念的。

大德！我看到这第三个义理而说这样是信受之获得、喜悦之获得。

我行以真理，将成为正觉者，

我将住于已了知，将就这样成为（我的）终结。

大德！我看到这第四个义理而说这样是信受之获得、喜悦之获得。

舍弃人的寿命后，我从人身死殁，

我将再成为天神，最高天的世界。

大德！我看到这第五个义理而说这样是信受之获得、喜悦之获得。

那些比诸天更胜妙的，是有名声的色究竟天，

当我存在时，这将是我最终的住所。

大德！我看到这第六个义理而说这样是信受之获得、喜悦之获得。

大德！我看到这六个义理而说这样是信受之获得、喜悦之获

得。”

“未完成的意向，疑惑与犹豫，

长时间地伺察，探求于如来。

在所有我认为的沙门处，独居的居住者，

像这样必是正觉者，我去侍奉他们。

怎样是成功？怎样是失败？

对（其）道与道迹，像被这样问他们不能解答。

他们知道我，是天帝释到来，

他们还问我：作了什么后到达此处。

我教导每个人，所听闻的法，

他们因此成为悦意的：我们见到了袜瑟哇。

当我看到佛陀时，疑惑被去除，

现在我已离恐惧，侍奉正觉者。

已破坏渴爱之箭，佛陀是无与伦比者，

我要礼拜大英雄，太阳族人的佛陀。

亲爱的先生！就等同梵天，被天神们礼拜，

那么现在我们礼拜你，就像那样。

你是正觉者，你是无上大师，

在包括天的世间中，没有与你对等者。”

那时，天帝释召唤干达婆之子五髻：

“亲爱的五髻！你先使世尊喜悦，帮了我很多，亲爱的！由于你先使世尊喜悦，之后我（才得）去见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我将

（你）置于父亲的地位，你将成为音乐神之王，如太阳闪耀般的跋陀将施与你，因为你希求她。”

那时，天帝释以双手触地后，自说优陀那三次：

“礼敬那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

而当这个开示被说时，天帝释的远尘、离垢之法眼生起：

“凡任何集法都是灭法。”

其他八千位天神也像那样。

凡被天帝释所请求而问的问题，都被世尊解答，因此，他们称此记说为帝释所问。

帝释所问经第八终了。

22、大念住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在俱卢国，名叫葛马沙达马的俱卢国城镇。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总说

“比丘们！这是为了众生的清净、为了愁与悲的超越、为了苦与忧的灭没、为了方法的获得、为了涅槃的作证之无岔路之道，即：四念住，哪四个呢？比丘们！这里，比丘住于在身上随观身，热心、正

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住于在受上随观受，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住于在心上随观心，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住于在法上随观法，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

总说终了。

随观身·入出息节

比丘们！比丘怎样住于在身上随观身呢？比丘们！这里，比丘到了林野，或到了树下，或到了空屋，坐下，盘腿后，挺直身体，建立起面前的正念后，他只正念地吸气、只正念地呼气：当吸气长时，他了知：‘我吸气长。’或当呼气长时，他了知：‘我呼气长。’当吸气短时，他了知：‘我吸气短。’或当呼气短时，他了知：‘我呼气短。’他学习：‘感受着一切身，我将吸气。’他学习：‘感受着一切身，我将呼气。’他学习：‘使身行宁静着，我将吸气。’他学习：‘使身行宁静着，我将呼气。’比丘们！犹如熟练的绞车工或绞车工的徒弟，当拉长的时，他了知：‘我拉长的。’当拉短的时，他了知：‘我拉短的。’同样的，比丘们！比丘当吸气长时，他了知：‘我吸气长。’或当呼气长时，他了知：‘我呼气长。’当吸气短时，他了知：‘我吸气短。’或当呼气短时，他了知：‘我呼气短。’他学习：‘感受着一切身，我将吸气。’他学习：‘感受着一切身，我将呼气。’他学习：‘使身行宁静着，我将吸气。’他学习：‘使身行宁静着，我将呼气。’像这样，或住于在自己的身上随观身，或住于在外部的身上随观身，或住于在自己的与外部的身上随观身，或住于在身上随观集法，或住于在身上随

观消散法，或住于在身上随观集法与消散法，或‘有身体’的念已现起，直到为了智与忆念的程度而住于无依止，他在世间中不执取任何事物。比丘们！比丘这样住于在身上随观身。

入出息节终了。

随观身·威仪路径（方法）节

再者，比丘们！比丘当行走时，他了知：‘我行走。’当站立时，他了知：‘我站立。’当坐着时，他了知：‘我坐着。’当躺着时，他了知：‘我躺着。’或者，他如身体的动向而了知。像这样，或住于在自己的身上随观身，或住于在外部的身上随观身，或住于在自己的与外部的身上随观身，或住于在身上随观集法，或住于在身上随观消散法，或住于在身上随观集法与消散法，或‘有身体’的念已现起，直到为了智与忆念的程度而住于无依止，他在世间中不执取任何事物。比丘们！比丘这样住于在身上随观身。

威仪路径节终了。

随观身·正知节

再者，比丘们！比丘在前进、后退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前视、后视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肢体）曲伸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穿）衣、持钵与大衣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饮、食、嚼、尝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大小便动作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行、住、坐、卧、清醒、语、默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像这样，（或住于在自己的身上随观身，）……（中略）比丘们！比丘这样住于在身上随观身。

正知节终了。

随观身· 厌拒作意节

再者，比丘们！比丘观察此身从脚掌底往上，发梢往下，皮肤所包覆充满种种不净的：‘此身有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肌肉、筋腱、骨骼、骨髓、肾脏、心脏、肝脏、肋膜、脾脏、肺脏、肠子、肠间膜、胃、粪便、胆汁、痰、脓、血、汗、脂肪、眼泪、油脂、唾液、鼻涕、关节液、尿。’比丘们！犹如两边有（开）口的袋子放置满满的种种谷物，即：山米、红米、绿豆，豌豆，胡麻，白米，有眼的男子倒出它后能观察：‘这些是山米，这些是红米，这些是绿豆，这些是豌豆，这些是胡麻，这些是白米。’同样的，比丘们！比丘观察此身从脚掌底往上，发梢往下，皮肤所包覆充满种种不净的：‘此身有头发、体毛、……（中略）尿。’像这样，（或住于在自己的身上随观身，）……（中略）比丘们！比丘这样住于在身上随观身。

厌拒作意节终了。

随观身· 四界作意节

再者，比丘们！比丘就此如其住立、如其志向、有界之身观察：‘在这身体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比丘们！犹如熟练的屠牛夫或屠牛夫的徒弟，杀牛后，一片一片地分解，然后会坐在大的十字路口。同样的，比丘们！比丘就此如其住立、如其动向、有界之身观察：‘在这身体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像这样，或住于在自己的身上随观身，……（中略）比丘们！比丘这样住于在身上随观身。

四界作意节终了。

随观身· 九墓地节

再者，比丘们！犹如比丘如果看见被舍弃在墓地的遗骸：已死一天、已死二天、已死三天，肿胀、青瘀、生脓烂，他就此身联想：‘此身也有这样的法，将成为这样，未跨越这样。’像这样，（或住于在自己的身上随观身，）……（中略）比丘们！比丘这样住于在身上随观身。

再者，比丘们！犹如比丘如果看见被舍弃在墓地的遗骸：被乌鸦、鹰、秃鹰、苍鹭、狗、虎、豹、狐狼、各种生出的虫吞食，他就此身联想：‘此身也有这样的法，将成为这样，未跨越这样。’像这样，（或住于在自己的身上随观身，）……（中略）比丘们！比丘这样住于在身上随观身。

再者，比丘们！犹如比丘如果看见被舍弃在墓地的遗骸：有血肉、连着筋的骨锁，……（中略）无肉、沾血、连着筋的骨锁，……（中略）无血肉、连着筋的骨锁，……（中略）骨散乱地离散四处：手骨一处，脚骨一处，脚踝骨一处，小腿骨一处，大腿骨一处，腰骨一处，肋骨一处，脊椎骨一处，肩骨一处，颈骨一处，颚骨一处，齿骨一处，头盖骨一处，他就此身联想：‘此身也有这样的法，将成为这样，未跨越这样。’像这样，（或住于在自己的身上随观身，）……（中略）比丘们！比丘这样住于在身上随观身。

再者，比丘们！犹如比丘如果看见被舍弃在墓地的遗骸：类似螺贝颜色的白骨，……（中略）堆过一年的骨头，……（中略）腐烂成

粉末的骨头，他就此身联想：‘此身也有这样的法，将成为这样，未跨越这样。’像这样，或住于在自己的身上随观身，或住于在外部的身上随观身，或住于在自己的与外部的身上随观身，或住于在身上随观集法，或住于在身上随观消散法，或住于在身上随观集法与消散法，或‘有身体’的念已现起，直到为了智与忆念的程度而住于无依止，他在世间中不执取任何事物。比丘们！比丘这样住于在身上随观身。

九墓地节终了。

十四随观身终了。

随观受

又，比丘们！比丘怎样住于在受上随观受呢？比丘们！这里，比丘当感受乐受时，他了知：‘我感受乐受。’当感受苦受时，他了知：‘我感受苦受。’当感受不苦不乐受时，他了知：‘我感受不苦不乐受。’当感受肉体的乐受时，他了知：‘我感受肉体的乐受。’当感受精神的乐受时，他了知：‘我感受精神的乐受。’当感受肉体的苦受时，他了知：‘我感受肉体的苦受。’当感受精神的苦受时，他了知：‘我感受精神的苦受。’当感受肉体的不苦不乐受时，他了知：‘我感受肉体的不苦不乐受。’当感受精神的不苦不乐受时，他了知：‘我感受精神的不苦不乐受。’像这样，或住于在自己的受上随观受，或住于在外部的受上随观受，或住于在自己的与外部的受上随观受，或住于在受上随观集法，或住于在受上随观消散法，或住于在受上随观集法与消散法，或‘有受’的念已现起，直到为了智与忆念的程度而住

于无依止，他在世间中不执取任何事物。比丘们！比丘这样住于在受上随观受。

随观受终了。

随观心

又，比丘们！比丘怎样住于在心上随观心呢？比丘们！这里，比丘了知‘有贪的心’为有贪的心，了知‘离贪的心’为离贪的心；了知‘有瞋的心’为有瞋的心，了知‘离瞋的心’为离瞋的心；了知‘有痴的心’为有痴的心，了知‘离痴的心’为离痴的心；了知‘简约的心’为简约的心，了知‘散乱的心’为散乱的心；了知‘广大的心’为广大的心，了知‘不广大的心’为不广大的心；了知‘更上的心’为更上的心，了知‘无更上的心’为无更上的心；了知‘得定的心’为得定的心，了知‘未得定的心’为未得定的心；了知‘已解脱的心’为已解脱的心，了知‘未解脱的心’为未解脱的心。像这样，或住于在自己的心上随观心，或住于在外部的心上随观心，或住于在自己的与外部的心上随观心，或住于在心上随观集法，或住于在心上随观消散法，或住于在心上随观集法与消散法，或‘有心’的念已现起，直到为了智与忆念的程度而住于无依止，他在世间中不执取任何事物。比丘们！比丘这样住于在心上随观心。

随观心终了。

随观法·盖节

又，比丘们！比丘怎样住于在法上随观法呢？比丘们！这里，比丘对五盖住于在法上随观法。而，比丘们！比丘怎样对五盖住于在法

上随观法呢？比丘们！这里，比丘当有自己的欲的意欲时，他了知：‘我有自己的欲的意欲。’当没有自己的欲的意欲时，他了知：‘我没有自己的欲的意欲。’他如其未生起欲的意欲之生起而了知，如其已生起欲的意欲之舍断而了知，如其已舍断欲的意欲之未来不生起而了知。当有自己的恶意时，他了知：‘我有自己的恶意。’当没有自己的恶意时，他了知：‘我没有自己的恶意。’他如其未生起恶意之生起而了知，如其已生起恶意之舍断而了知，如其已舍断恶意之未来不生起而了知。当有自己的昏沉睡眠时，他了知：‘我有自己的昏沉睡眠。’当没有自己的昏沉睡眠时，他了知：‘我没有自己的昏沉睡眠。’他如其未生起昏沉睡眠之生起而了知，如其已生起昏沉睡眠之舍断而了知，如其已舍断昏沉睡眠之未来不生起而了知。当有自己的掉举后悔时，他了知：‘我有自己的掉举后悔。’当没有自己的掉举后悔时，他了知：‘我没有自己的掉举后悔。’他如其未生起掉举后悔之生起而了知，如其已生起掉举后悔之舍断而了知，如其已舍断掉举后悔之未来不生起而了知。当有自己的疑惑时，他了知：‘我有自己的疑惑。’当没有自己的疑惑时，他了知：‘我没有自己的疑惑。’他如其未生起疑惑之生起而了知，如其已生起疑惑之舍断而了知，如其已舍断疑惑之未来不生起而了知。像这样，或住于在自己的法上随观法，或住于在外部的法上随观法，或住于在自己的与外部的法上随观法，或住于在法上随观集法，或住于在法上随观消散法，或住于在法上随观集法与消散法，或‘有法’的念已现起，直到为了智与忆念的程度而住于无依止，他在世间中不执取任何事物。比丘们！比丘这样住于对五盖在

法上随观法。

盖节终了。

随观法· 蕴节

再者，比丘们！比丘对五取蕴住于在法上随观法。而，比丘们！比丘怎样对五取蕴住于在法上随观法呢？这里，比丘（了知）：‘像这样是色，像这样是色的集起，像这样是色的灭没；像这样是受，像这样是受的集起，像这样是受的灭没；像这样是想，像这样是想的集起，像这样是想的灭没；像这样是行，像这样是行的集起，像这样是行的灭没；像这样是识，像这样是识的集起，像这样是识的灭没。’像这样，或住于在自己的法上随观法，或住于在外部的法上随观法，或住于在自己的与外部的法上随观法，或住于在法上随观集法，或住于在法上随观消散法，或住于在法上随观集法与消散法，或‘有法’的念已现起，直到为了智与忆念的程度而住于无依止，他在世间中不执取任何事物。比丘们！比丘这样住于对五取蕴在法上随观法。

蕴节终了。

随观法· 处节

再者，比丘们！比丘对六内外处住于在法上随观法。而，比丘们！比丘怎样对六内外处住于在法上随观法呢？这里，比丘了知眼，了知色，了知缘于这两者生起的结缚，如其未生起结缚之生起而了知，如其已生起结缚之舍断而了知，如其已舍断结缚之未来不生起而了知；了知耳，了知声，了知缘于这两者生起的结缚，如其未生起结缚之生起而了知，如其已生起结缚之舍断而了知，如其已舍断结缚之

未来不生起而了知；了知鼻，了知气味，了知缘于这两者生起的结缚，如其未生起结缚之生起而了知，如其已生起结缚之舍断而了知，如其已舍断结缚之未来不生起而了知；了知舌，了知味道，了知缘于这两者生起的结缚，如其未生起结缚之生起而了知，如其已生起结缚之舍断而了知，如其已舍断结缚之未来不生起而了知；了知身，了知所触，了知缘于这两者生起的结缚，如其未生起结缚之生起而了知，如其已生起结缚之舍断而了知，如其已舍断结缚之未来不生起而了知；了知意，了知法，了知缘于这两者生起的结缚，如其未生起结缚之生起而了知，如其已生起结缚之舍断而了知，如其已舍断结缚之未来不生起而了知。像这样，或住于在自己的法上随观法，或住于在外部的法上随观法，或住于在自己的与外部的法上随观法，或住于在法上随观集法，或住于在法上随观消散法，或住于在法上随观集法与消散法，或‘有法’的念已现起，直到为了智与忆念的程度而住于无依止，他在世间中不执取任何事物。比丘们！比丘这样住于对六内外处在法上随观法。

处节终了。

随观法·觉支节

再者，比丘们！比丘对七觉支住于在法上随观法。而，比丘们！比丘怎样对七觉支住于在法上随观法呢？这里，比丘当自己有念觉支时，了知：‘我有念觉支。’当自己没有念觉支时，了知：‘我没有念觉支。’如其未生起念觉支之生起而了知，如其已生起念觉支之圆满修习而了知；当自己有择法觉支时，了知：‘我有择法觉支。’当自己

没有择法觉支时，了知：‘我没有择法觉支。’如其未生起择法觉支之生起而了知，如其已生起择法觉支之圆满修习而了知；当自己有精进觉支时，了知：‘我有精进觉支。’当自己没有精进觉支时，了知：‘我没有精进觉支。’如其未生起精进觉支之生起而了知，如其已生起精进觉支之圆满修习而了知；当自己有喜觉支时，了知：‘我有喜觉支。’当自己没有喜觉支时，了知：‘我没有喜觉支。’如其未生起喜觉支之生起而了知，如其已生起喜觉支之圆满修习而了知；当自己有轻安觉支时，了知：‘我有轻安觉支。’当自己没有轻安觉支时，了知：‘我没有轻安觉支。’如其未生起轻安觉支之生起而了知，如其已生起轻安觉支之圆满修习而了知；当自己有定觉支时，了知：‘我有定觉支。’当自己没有定觉支时，了知：‘我没有定觉支。’如其未生起定觉支之生起而了知，如其已生起定觉支之圆满修习而了知；当自己有舍觉支时，了知：‘我有舍觉支。’当自己没有舍觉支时，了知：‘我没有舍觉支。’如其未生起舍觉支之生起而了知，如其已生起舍觉支之圆满修习而了知。像这样，或住于在自己的法上随观法，或住于在外部的法上随观法，或住于在自己的与外部的法上随观法，或住于在法上随观集法，或住于在法上随观消散法，或住于在法上随观集法与消散法，或‘有法’的念已现起，直到为了智与忆念的程度而住于无依止，他在世间中不执取任何事物。比丘们！比丘这样住于对七觉支在法上随观法。

觉支节终了。

随观法·谛节

再者，比丘们！比丘对四圣谛住于在法上随观法。而，比丘们！比丘怎样对四圣谛住于在法上随观法呢？这里，比丘如实了知：‘这是苦。’如实了知：‘这是苦集。’如实了知：‘这是苦灭。’如实了知：‘这是导向苦灭道迹。’

初诵品终了。

苦谛的说明

比丘们！什么是苦圣谛呢？生是苦，老也是苦，死也是苦，愁、悲、苦、忧、绝望也是苦，与不爱的结合是苦，与所爱的别离是苦，所求不得也是苦，总括之，五取蕴是苦。

而，比丘们！什么是生呢？在种种众生类中，种种众生的生、出生、入（胎）、生起、再生、诸蕴显现、得诸处，比丘们！这被称为生。

而，比丘们！什么是老？在种种众生类中，种种众生的老、老衰、齿落、发白、皮皱、寿命的衰退、诸根的退化，这被称为老。

而，比丘们！什么是死？在种种众生类中，种种众生的过世、灭亡、崩解、消失、死亡、寿终、诸蕴的崩解、尸体的舍弃，命根断绝，比丘们！这被称为死。

而，比丘们！什么是愁？比丘们！凡具备（遭遇）一些不幸、接触一些苦法者会有愁、悲伤、忧愁、内部的愁、内部的悲哀，比丘们！这被称为愁。

而，比丘们！什么是悲？比丘们！凡具备（遭遇）一些不幸、接触一些苦法者有悲叹、悲泣、悲叹着、悲泣着、悲叹的状态、悲泣的

状态，比丘们！这被称为悲。

而，比丘们！什么是苦？比丘们！凡身体的苦、身体的不合意，身触所生的苦与不合意感受，比丘们！这被称为苦。

而，比丘们！什么是忧？比丘们！凡心的苦、心的不合意，意触所生的苦与不合意感受，比丘们！这被称为忧。

而，比丘们！什么是绝望？比丘们！凡具备（遭遇）某些不幸、接触某些苦法者的悲伤、绝望、悲伤的状态、绝望的状态，比丘们！这被称为绝望。

而，比丘们！什么是与不爱的结合是苦？这里，凡那些是不喜好的、不想要的、不合意的色、声、气味、味道、所触、法，或凡那些是对他乐于无利益、不利、不安乐、不离轭安稳者，与那些一起会合、集合、结合、合一，比丘们！这被称为与不爱的结合是苦。

而，比丘们！什么是与所爱的别离是苦？这里，凡那些是喜好的、想要的、合意的色、声、气味、味道、所触、法，或凡那些是对他乐于利益、有益、安乐、离轭安稳的母亲、父亲、兄弟、姊妹、朋友、同事、亲族、血亲者，与那些一起不会合、不集合、不结合、不合一，比丘们！这被称为与所爱的别离是苦。

而，比丘们！什么是所求不得是苦？比丘们！生法的众生生起这样的欲求：‘啊！愿我们没有生法！愿我们的生不来！’但这不以欲求而能得到，这是所求不得是苦。比丘们！老法的众生生起这样的欲求：‘啊！愿我们没有老法！愿我们的老不来！’但这不以欲求而能得到，这是所求不得是苦。比丘们！病法的众生生起这样的欲求：

‘啊！愿我们没有病法！愿我们的病不来！’但这不以欲求而能得到，这是所求不得是苦。比丘们！死法的众生生起这样的欲求：‘啊！愿我们没有死法！愿我们的死不来！’但这不以欲求而能得到，这是所求不得是苦。比丘们！愁、悲、苦、忧、绝望法的众生生起这样的欲求：‘啊！愿我们没有愁、悲、苦、忧、绝望法！愿我们的愁、悲、苦、忧、绝望不来！’但这不以欲求而能得到，这是所求不得是苦。

而，比丘们！什么是总括之，五取蕴是苦？即：色取蕴、受取蕴、想取蕴、行取蕴、识取蕴，比丘们！这被称为总括之，五取蕴是苦。

比丘们！这被称为苦圣谛。

集谛的说明

而，比丘们！什么是苦集圣谛？是这导致再生、伴随欢喜与贪、到处欢喜的渴爱，即：欲的渴爱、有的渴爱、虚无的渴爱。

而，比丘们！这渴爱当生起时，在哪里生起呢？当安住时，在哪里安住呢？凡在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这渴爱当生起时，在这里生起，当安住时，在这里安住。

而，什么是在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呢？眼是在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这渴爱当生起时，在这里生起，当安住时，在这里安住；耳是在世间中……（中略）鼻是在世间中……舌是在世间中……身是在世间中……意是在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这渴爱当生起时，在这里生起，当安住时，在这里安住。色是在世间

中……声是在世间中……气味是在世间中……味道是在世间中……所触是在世间中……法是在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这渴爱当生起时，在这里生起，当安住时，在这里安住。眼识是在世间中……耳识是在世间中……鼻识是在世间中……舌识是在世间中……身识是在世间中……意识是在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这渴爱当生起时，在这里生起，当安住时，在这里安住。眼触是在世间中……耳触是在世间中……鼻触是在世间中……舌触是在世间中……身触是在世间中……意触是在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这渴爱当生起时，在这里生起，当安住时，在这里安住。眼触所生受是在世间中……耳触所生受是在世间中……鼻触所生受是在世间中……舌触所生受是在世间中……身触所生受是在世间中……意触所生受是在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这渴爱当生起时，在这里生起，当安住时，在这里安住。色之想是在世间中……声之想是在世间中……气味之想是在世间中……味道之想是在世间中……所触之想是在世间中……法之想是在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这渴爱当生起时，在这里生起，当安住时，在这里安住。色之思是在世间中……声之思是在世间中……气味之思是在世间中……味道之思是在世间中……所触之思是在世间中……法之思是在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这渴爱当生起时，在这里生起，当安住时，在这里安住。色之渴爱是在世间中……声之渴爱是在世间中……气味之渴爱是在世间中……味道之渴爱是在世间中……所触之渴爱是在世间中……法之渴爱是在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这渴爱当生起时，在这里生起，当安住时，在

这里安住。色之寻是在世间中……声之寻是在世间中……气味之寻是在世间中……味道之寻是在世间中……所触之寻是在世间中……法之寻是在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这渴爱当生起时，在这里生起，当安住时，在这里安住。色之伺是在世间中……声之伺是在世间中……气味之伺是在世间中……味道之伺是在世间中……所触之伺是在世间中……法之伺是在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这渴爱当生起时，在这里生起，当安住时，在这里安住。

比丘们！这被称为苦集圣谛。

灭谛的说明

而，比丘们！什么是苦灭圣谛？就是那渴爱的无余褪去与灭、舍弃、断念、解脱、无依住。

而，比丘们！这渴爱当被舍断时，在哪里被舍断呢？当被灭时，在哪里被灭呢？凡在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这渴爱当被舍断时，在这里被舍断，当被灭时，在这里被灭。

而，什么是在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呢？眼是在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这渴爱当被舍断时，在这里被舍断，当被灭时，在这里被灭；耳是在世间中……（中略）鼻是在世间中……舌是在世间中……身是在世间中……意是在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这渴爱当被舍断时，在这里被舍断，当被灭时，在这里被灭。色是在世间中……声是在世间中……气味是在世间中……味道是在世间中……所触是在世间中……法是在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这渴爱当被舍断时，在这里被舍断，当被灭时，在这里被灭。眼识是在

世间中……耳识是在世间中……鼻识是在世间中……舌识是在世间中……身识是在世间中……意识是在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这渴爱当被舍断时，在这里被舍断，当被灭时，在这里被灭。眼触是在世间中……耳触是在世间中……鼻触是在世间中……舌触是在世间中……身触是在世间中……意触是在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这渴爱当被舍断时，在这里被舍断，当被灭时，在这里被灭。眼触所生受是在世间中……耳触所生受是在世间中……鼻触所生受是在世间中……舌触所生受是在世间中……身触所生受是在世间中……意触所生受是在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这渴爱当被舍断时，在这里被舍断，当被灭时，在这里被灭。色之想是在世间中……声之想是在世间中……气味之想是在世间中……味道之想是在世间中……所触之想是在世间中……法之想是在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这渴爱当被舍断时，在这里被舍断，当被灭时，在这里被灭。色之思是在世间中……声之思是在世间中……气味之思是在世间中……味道之思是在世间中……所触之思是在世间中……法之思是在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这渴爱当被舍断时，在这里被舍断，当被灭时，在这里被灭。色之渴爱是在世间中……声之渴爱是在世间中……气味之渴爱是在世间中……味道之渴爱是在世间中……所触之渴爱是在世间中……法之渴爱是在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这渴爱当被舍断时，在这里被舍断，当被灭时，在这里被灭。色之寻是在世间中……声之寻是在世间中……气味之寻是在世间中……味道之寻是在世间中……所触之寻是在世间中……法之寻是在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

的色，这渴爱当被舍断时，在这里被舍断，当被灭时，在这里被灭。色之伺是在世间中……声之伺是在世间中……气味之伺是在世间中……味道之伺是在世间中……所触之伺是在世间中……法之伺是在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这渴爱当被舍断时，在这里被舍断，当被灭时，在这里被灭。

比丘们！这被称为苦灭圣谛。

道谛的说明

而，比丘们！什么是导向苦灭道迹圣谛？就是这八支圣道；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而，比丘们！什么是正见？比丘们！苦之智，苦集之智，苦灭之智，导向苦灭道迹之智，比丘们！这被称为正见。

而，比丘们！什么是正思维？离欲的意向、无恶意的意向、无加害的意向，比丘们！这被称为正思维。

而，比丘们！什么是正语？戒绝妄语、戒绝离间语、戒绝粗恶语、戒绝杂秽语，比丘们！这被称为正语。

而，比丘们！什么是正业？戒绝杀生、戒绝未给予而取、戒绝邪淫，比丘们！这被称为正业。

而，比丘们！什么是正命？比丘们！这里，圣弟子舍断邪命后，以正命营生，比丘们！这被称为正命。

而，比丘们！什么是正精进？比丘们！这里，比丘为了未生起的恶不善法之不生起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发心、勤奋；为了已生起的恶不善法之舍断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发心、勤奋；为了未

生起的善法之生起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发心、勤奋；为了已生起的善法之存续、不消失、增加、扩大、圆满修习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发心、勤奋，比丘们！这被称为正精进。

而，比丘们！什么是正念？比丘们！这里，比丘住于在身上随观身，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住于在受上随观受，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住于在心上随观心，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住于在法上随观法，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比丘们！这被称为正念。

而，比丘们！什么是正定？比丘们！这里，比丘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以喜的褪去与住于平静，正念、正知，以身体感受乐，进入后住于这圣弟子宣说：‘他是平静、专注、住于乐者’的第三禅；以乐的舍断与苦的舍断，及以之前喜悦与忧的灭没，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比丘们！这被称为正定。

比丘们！这被称为导向苦灭道迹圣谛。

像这样，或住于在自己的法上随观法，或住于在外部的法上随观法，或住于在自己的与外部的法上随观法，或住于在法上随观集法，或住于在法上随观消散法，或住于在法上随观集法与消散法，或‘有法’的念已现起，直到为了智与忆念的程度而住于无依止，他在世间中不执取任何事物。比丘们！比丘这样住于对四圣谛在法上随观法。

谛节终了。

随观法终了。

比丘们！如果任何人在这四念住上这么修习七年，二果其中之一果应该可以被预期：当生完全智，或当存在有余依时，为不还者状态。

比丘们！别说七年，比丘们！如果任何人在这四念住上这么修习六年，……（中略）五年……四年……三年……二年……一年……比丘们！别说一年，比丘们！如果任何人在这四念住上这么修习七个月，二果其中之一果应该可以被预期：当生完全智，或当存在有余依时，为不还者状态。比丘们！别说七个月，比丘们！如果任何人在这四念住上这么修习六个月，……（中略）五个月，……四个月，……三个月，……二个月，……一个月，……半个月，……比丘们！别说半个月，比丘们！如果任何人在这四念住上这么修习七天，二果其中之一果应该可以被预期：当生完全智，或当存在有余依时，为不还者状态。

当像这样说：‘比丘们！这是为了众生的清净、为了愁与悲的超越、为了苦与忧的灭没、为了方法的获得、为了涅槃的作证之无岔路之道，即：四念住。’时，缘于此而说。”

这就是世尊所说，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念住大经第九终了。

23、波亚西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尊者年轻迦叶与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在憍萨罗国进行游行，抵达名叫谢大亚的憍萨罗国城市。在那里，尊者年轻迦叶住在谢大亚北边的谢大亚申恕林中。

当时，波亚西亲王住在谢大亚，（该地）人口增盛繁荣，有草、薪木与水，有谷物，适合国王使用，是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施与他的、王室礼物的、净施的（地方）。

波亚西亲王之事

当时，波亚西亲王长时间生起这样邪恶的恶见：

“像这样，无他世，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

谢大亚的婆罗门、屋主们听闻：

“先生！沙门乔达摩的弟子，沙门年轻迦叶与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在憍萨罗国进行游行，已到达谢大亚，住在谢大亚北边的谢大亚申恕林中。又，那位年轻迦叶尊师有这样的好名声被传播着：‘他是贤智者、聪明者、有智慧者、多闻者、雄辩者、应辩善巧者、年长者、阿罗汉。’见到像这样的阿罗汉们，那就好了！”

那时，谢大亚的婆罗门、屋主们从谢大亚出来后，一群追随一群，经由北门走向申恕林。

当时，波亚西亲王进入高楼的上层午睡。波亚西亲王看见谢大亚

的婆罗门、屋主们从谢大亚出来后，一群追随一群，经由北门走向申恕林。看见后，召唤守护员：

“守护员先生！为何谢大亚的婆罗门、屋主们从谢大亚出来后，一群追随一群，经由北门走向申恕林呢？”

“先生！有位沙门乔达摩的弟子，沙门年轻迦叶与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在憍萨罗国进行游行，已到达谢大亚，住在谢大亚北边的谢大亚申恕林中。又，那位年轻迦叶尊师有这样的好名声被传播着：‘他是贤智者、聪明者、有智慧者、多闻者、雄辩者、应辩善巧者、年长者、阿罗汉。’他们为了见那位尊师年轻迦叶而前往。”

“那样的话，守护员先生！去见谢大亚的婆罗门、屋主们。抵达后，请你对谢大亚的婆罗门、屋主们这么说：‘先生！波亚西亲王这么说：“尊师们！请等一下，波亚西亲王也为了见尊师年轻迦叶而前往。”’之前，沙门年轻迦叶教导无知、不聪明的谢大亚婆罗门、屋主们：‘像这样，有他方世界，有化生众生，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守护员先生！确实无他世，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

“是的，先生！”那位守护员回答波亚西亲王后，去见谢大亚的婆罗门、屋主们。抵达后，对谢大亚的婆罗门、屋主们这么说：

“先生！波亚西亲王这么说：‘尊师们！请等一下，波亚西亲王也为了见尊师年轻迦叶而前往。’”

那时，波亚西亲王被谢大亚的婆罗门、屋主们围绕，去申恕林见尊者年轻迦叶。抵达后，与尊者年轻迦叶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

在一旁坐下。谢大亚的婆罗门、屋主们一些向尊者年轻迦叶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一些与尊者年轻迦叶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一些向尊者年轻迦叶合掌鞠躬后，在一旁坐下；一些在尊者年轻迦叶面前报出姓名后，在一旁坐下；一些默默地在一旁坐下。

虚无论

在一旁坐好后，波亚西亲王对尊者年轻迦叶这么说：

“迦叶先生！我是这么说者、这么见者：‘像这样，无他世，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

“亲王！我不曾见过、听过这么说者、这么见者，为何这么说：‘像这样，无他世，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呢？”

日月的譬喻

“那样的话，亲王！就这情况我要反问你，就依你认为妥当的来回答我。亲王！你怎么想：这日月在这个世界或在他方呢？他们是天或人呢？”

“迦叶先生！这日月在他方世界，不在这里，他们是天，不是人。”

“亲王！以这法门，你应该这么想：‘像这样，有他方世界，有化生众生，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

“即使迦叶尊师这么说，但，这里，我还是这么想：‘像这样，无他世，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

“亲王！有其它法门，你以该法门这么想：‘像这样，无他世，

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吗？”

“迦叶先生！有其它法门，我以该法门这么想：‘像这样，无他世，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

“亲王！像怎样的（法门）呢？”

“迦叶先生！这里，我的朋友、同僚、亲族、亲属是杀生者、未给予而取者、邪淫者、妄语者、离间语者、粗恶语者、杂秽语者、贪婪者、瞋恚心者、邪见者，过些时候，他们生病、痛苦、重病。当我知道：‘现在，这病将不会痊愈。’时，我去见他们后，这么说：‘先生！有一些沙门、婆罗门是这么说者、这么见者：“凡那些杀生者、未给予而取者、邪淫者、妄语者、离间语者、粗恶语者、杂秽语者、贪婪者、瞋恚心者、邪见者，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尊师们是杀生者、未给予而取者、邪淫者、妄语者、离间语者、粗恶语者、杂秽语者、贪婪者、瞋恚心者、邪见者，如果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言词是真的，尊师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将会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先生！如果你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请你们来告诉我：“像这样，有他方世界，有化生众生，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对我来说，尊师们是值得信赖的、可靠的，凡尊师们所见的，那将如我亲自所见的。’‘好！’他们回答我后，既没来告诉我，也没遣使者（来告诉我），迦叶先生！有这法门，我以该法门这么想：‘像这样，无他世，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

盗贼的譬喻

“那样的话，亲王！就这情况我要反问你，就依你认为妥当的来回答我。亲王！你怎么想：这里，如果那些男子抓住盗贼罪犯后，来见你：‘大德！这位是盗贼罪犯，任你对这位判决处罚吧。’你会这么说：‘那样的话，先生！将这位男子以坚固的绳索牢牢地反绑手腕后，剃光头，然后打着鼓，从街道到街道，从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出南门，到城南的斩首台去斩头。’‘好!’他们回答后，将那位男子以坚固的绳索牢牢地反绑手腕后，剃光头，然后打着鼓，从街道到街道，从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出南门，到城南的斩首台去斩首。那位盗贼得对行刑者（说）：‘行刑者尊师！在这村落或城镇有我的朋友、同僚、亲族、亲属，请等我去告诉他们。’吗？行刑者会可怜他或会斩头呢？”

“迦叶先生！那位盗贼不得对行刑者（说）：‘行刑者尊师！在这村落或城镇有我的朋友、同僚、亲族、亲属，请等我去告诉他们。’那时，行刑者不会可怜他，会斩头。”

“亲王！那位盗贼不得对人间的人类行刑者（说）：‘行刑者尊师！在这村落或城镇有我的朋友、同僚、亲族、亲属，请等我去告诉他们。’你的朋友、同僚、亲族、亲属是杀生者、未给予而取者、邪淫者、妄语者、离间语者、粗恶语者、杂秽语者、贪婪者、瞋恚心者、邪见者，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又将如何得对狱卒（说）：‘狱卒尊师！请等我去告诉波亚西亲王：“像这样，有他方世界，有化生众生，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呢？’亲王！以这法门，你应该这么想：‘像这样，有他方世

界，有化生众生，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

“即使迦叶尊师这么说，但，这里，我还是这么想：‘像这样，无他世，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

“亲王！有其它法门，你以该法门这么想：‘像这样，无他世，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吗？”

“迦叶先生！有其它法门，我以该法门这么想：‘像这样，无他世，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

“亲王！像怎样的（法门）呢？”

“迦叶先生！这里，我的朋友、同僚、亲族、亲属是离杀生者、离未给予而取者、离邪淫者、离妄语者、离离间语者、离粗恶语者、离杂秽语者、不贪婪者、不瞋恚心者、正见者，过些时候，他们生病、痛苦、重病。当我知道：‘现在，这病将不会痊愈。’时，我去见他们后，这么说：‘先生！有一些沙门、婆罗门是这么说者、这么见者：“凡那些离杀生者、离未给予而取者、离邪淫者、离妄语者、离离间语者、离粗恶语者、离杂秽语者、不贪婪者、不瞋恚心者、正见者，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到善趣、天界。”尊师们是离杀生者、离未给予而取者、离邪淫者、离妄语者、离离间语者、离粗恶语者、离杂秽语者、不贪婪者、不瞋恚心者、正见者，如果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言词是真的，尊师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将会往生到善趣、天界。先生！如果你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请你们来告诉我：“像这样，有他方世界，有化生众生，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对我来说，尊师们是值得信赖的、可靠

的，凡尊师们所见的，那将如我亲自所见的。’‘好!’他们回答我后，既没来告诉我，也没遣使者（来告诉我），迦叶先生！有这法门，我以该法门这么想：‘像这样，无他世，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

粪坑男子的譬喻

“那样的话，亲王！我为你作个譬喻，智者在这里以一些譬喻而知所说的义理。亲王！犹如男子如果连头一起栽入粪坑，那时，你指挥男子们：‘先生！那么，你们从粪坑拉出那位男子!’‘好!’他们回答我后，拉出那位男子。你对他们这么说：‘先生！那么，请你们以竹片从那位男子身上刮下、彻底刮下粪便。’‘好!’他们回答我后，以竹片从那位男子身上刮下、彻底刮下粪便。你对他们这么说：‘先生！那么，请你们以黄土团涂擦、彻底涂擦那位男子的身体三次。’他们以黄土团涂擦、彻底涂擦那位男子的身体三次。你对他们这么说：‘先生！那么，以油涂抹那位男子后，请你们以细沐浴粉作三次清洁。’他们以油涂抹那位男子后，以细沐浴粉作三次清洁。你对他们这么说：‘先生！那么，请你们梳理那位男子的发须。’他们梳理那位男子的发须。你对他们这么说：‘先生！那么，请你们赠送那位男子高贵的花环、香膏、衣服。’他们赠送那位男子高贵的花环、香膏、衣服。你对他们这么说：‘先生！那么，让那位男子登上宫殿后，请你们以五种欲伺候。’他们让那位男子登上高楼后，以五种欲伺候。

亲王！你怎么想：那位善浴、极芳香、善梳理发须、装饰花环璎

珞、穿白衣、到宫殿的最上层、具备与具有五种欲自娱的男子，是否还会进一步想要栽入那粪坑呢？”

“不，迦叶先生！那是什么原因呢？迦叶先生！不净的；粪坑是不净的、被名为不净的；恶臭的、被名为恶臭的；应该嫌恶的、被名为应该嫌恶的；厌逆的、被名为厌逆的。”

“同样的，亲王！对诸天来说，人类是不净的、被名为不净的；恶臭的、被名为恶臭的；应该嫌恶的、被名为应该嫌恶的；厌逆的、被名为厌逆的，亲王！人的味道上逼至天界一百由旬。你的朋友、同僚、亲族、亲属是离杀生者、离未给予而取者、离邪淫者、离妄语者、离离间语者、离粗恶语者、离杂秽语者、不贪婪者、不瞋恚心者、正见者，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将会往生到善趣、天界，为何将会来告诉你：‘像这样，有他方世界，有化生众生，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呢？”

“即使迦叶尊师这么说，但，这里，我还是这么想：‘像这样，无他世，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

“亲王！有其它法门，……（中略）吗？”

“迦叶先生！有其它法门，……（中略）。”

“亲王！像怎样的（法门）呢？”

“迦叶先生！这里，我的朋友、同僚、亲族、亲属是离杀生者、离未给予而取者、离邪淫者、离妄语者、离谷酒、果酒、酒放逸处者，过些时候，他们生病、痛苦、重病。当我知道：‘现在，这病将不会痊愈。’时，我去见他们后，这么说：‘先生！有一些沙门、婆罗

门是这么说者、这么见者：“凡那些离杀生者、离未给予而取者、离邪淫者、离妄语者、离谷酒、果酒、酒放逸处者，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到善趣、天界，与三十三天为同伴。”尊师们是离杀生者、离未给予而取者、离邪淫者、离妄语者、离谷酒、果酒、酒放逸处者，如果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言词是真的，尊师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将会往生到善趣、天界，与三十三天为同伴。先生！如果你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与三十三天为同伴，请你们来告诉我：“像这样，有他方世界，有化生众生，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对我来说，尊师们是值得信赖的、可靠的，凡尊师们所见的，那将如我亲自所见的。’‘好!’他们回答我后，既没来告诉我，也没遣使者（来告诉我），迦叶先生！有这法门，我以该法门这么想：‘像这样，无他世，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

三十三天的譬喻

“那样的话，亲王！就这情况我要反问你，就依你认为妥当的来回答我。亲王！人间的一百年是那三十三天的一日夜，以其夜，三十个夜是一个月，以其月，其十二个月是一年，以其年，一千天年是三十三天的寿量，那些你的朋友、同僚、亲族、亲属是离杀生者、离未给予而取者、离邪淫者、离妄语者、离谷酒、果酒、酒放逸处者，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到善趣、天界，与三十三天为同伴，如果他们这么想：‘等我们具备、具有天之五种欲自娱二、三个日夜后，再去告诉波亚西亲王：“像这样，有他方世界，有化生众生，有

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他们是否会来告诉你：‘像这样，有他方世界，有化生众生，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呢？”

“不，迦叶先生！迦叶先生！因为我们恐怕已死了很久了。但，谁告诉迦叶先生‘有三十三天’、‘三十三天是这么长寿者’呢？我们不相信迦叶先生的‘有三十三天’、‘三十三天是这么长寿者’。”

天生盲者的譬喻

“亲王！犹如天生失明的男子不能看见黑白色、蓝色、黄色、赤红色、深红色的东西，不能看见平与不平，不能看见星光，不能看见日月，如果他这么说：‘没有黑白的东西，没有看见黑白东西者；没有蓝色的东西，没有看见蓝色东西者；没有黄色的东西，没有看见黄色东西者；没有赤红色的东西，没有看见赤红色东西者；没有深红色的东西，没有看见深红色东西者；没有平与不平、没有看见平与不平的者；没有见星光、没有看见星光的者；没有日月、没有看见日月的者，我不知道这个，没看见这个，因此，它不存在。’亲王！当这样说时，他会正确地说了吗？”

“不，迦叶先生！有黑白的东西，有看见黑白东西者；有蓝色的东西，有看见蓝色东西者；……（中略）有平的、不平的，有看见平的、不平的者；有星光，有看见星光者；有月亮、太阳，有见过月亮、太阳者，‘我不知道这个，没看见这个，因此，它不存在。’迦叶先生！当这样说时，他不会正确地说了。”

“同样的，亲王！我认为你对我这么说：‘谁告诉迦叶先生：“有三十三天”、“三十三天是这样长寿者。”呢？我们不相信迦叶先生的

“有三十三天”、“三十三天是这么长寿者”。’你回答得如天生盲者的譬喻。亲王！这样的他方世界不是像你想的以这肉眼能见的，亲王！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受用林野、荒林、边地住处者，在那里，他们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而净化了天眼，他们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这个世界与他方（世界），以及化生众生，亲王！这样的他方世界不是像你想的以这肉眼能见的。亲王！以这法门，你应该这么想：‘像这样，有他方世界，有化生众生，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

“即使迦叶尊师这么说，但，这里，我还是这么想：‘像这样，无他世，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

“亲王！有其它法门，……（中略）吗？”

“迦叶先生！有其它法门，……（中略）。”

“亲王！像怎样的（法门）呢？”

“迦叶先生！这里，我看见持戒的、善法的沙门、婆罗门们想活命；不想死，要乐；不要苦，迦叶先生！我这么想：‘如果这些持戒的、善法的沙门、婆罗门尊师们这么理解：“像这样，我们死后将会更好。”这里，这些持戒的、善法的沙门、婆罗门尊师们应该吃剧毒，或应该拿刀（自杀），或应该吊死，或应该跳崖。但，这些持戒的、善法的沙门、婆罗门尊师们不这么理解：“像这样，我们死后将会更好。”所以这些持戒的、善法的沙门、婆罗门尊师们想活命；不想死，要乐；不要苦，他们不自杀。’迦叶先生！有这法门，我以该法门这么想：‘像这样，无他世，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

之果与报。’”

孕妇的譬喻

“那样的话，亲王！我为你作个譬喻，智者在这里以一些譬喻而知所说的义理。亲王！从前，某位婆罗门有两位太太，一个有个十岁或十二岁的儿子，另一个是临盆孕妇。那时，那位婆罗门死了。那时，那位学生婆罗门对与母亲有共同丈夫的妻子这么说：‘亲爱的女士！这里，财产、谷物、银、金，全部是我的，这里，没有任何是你的，亲爱的女士！我是由父所生的受取继承人。’当这么说时，那位女婆罗门对那位学生婆罗门这么说：‘孩子！等等！直到我生产，如果是男孩，一部分将是他的，如果是女孩，她将供你享乐。’第二次，那位学生婆罗门对与母亲有共同丈夫的妻子这么说：‘亲爱的女士！这里，财产、谷物、银、金，全部是我的，这里，没有任何是你的，亲爱的女士！我是由父所生的受取继承人。’第二次，那位女婆罗门对那位学生婆罗门这么说：‘孩子！等等！直到我生产，如果是男孩，一部分将是他的，如果是女孩，她将供你享乐。’第三次，那位学生婆罗门对与母亲有共同丈夫的妻子这么说：‘亲爱的女士！这里，财产、谷物、银、金，全部是我的，这里，没有任何是你的，亲爱的女士！我是由父所生的受取继承人。’那时，那位女婆罗门拿刀进入内室后，剖开肚子（而心想）：‘到底我生的是男孩或是女孩？’她使自己的性命、胎儿与所有财产都灭亡，如那无知、不聪明者来到不幸与厄运，不如理追求遗产。同样的，亲王！你是无知、不聪明者，来到不幸与厄运，不如理追求他方世界，犹如那位女婆罗门是无

知、不聪明者，来到不幸与厄运，不如理追求遗产。亲王！持戒的、善法的沙门、婆罗门们不使未成熟的遍熟，他们等待遍熟，因为，亲王！持戒的、善法的沙门、婆罗门贤智们的活命是有利的，亲王！依持戒的、善法的沙门、婆罗门们长久、长时间地住立，如是而产出许多福德，为了众人的福利、为了众人的安乐、从对世间的怜悯；为了天与人的利益、福利、安乐而实行。亲王！以这法门，你应该这么想：‘像这样，有他方世界，有化生众生，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

“即使迦叶尊师这么说，但，这里，我还是这么想：‘像这样，无他世，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

“亲王！有其它法门，……（中略）吗？”

“迦叶先生！有其它法门，……（中略）。”

“亲王！像怎样的（法门）呢？”

“迦叶先生！这里，男子们抓住盗贼罪犯后，来见我：‘大德！这位是盗贼罪犯，任你对这位判决处罚吧。’我对他们这么说：‘那样的话，先生！将这位男子活着放进缸中后，盖上开口，然后以新鲜皮革包紧，再以湿黏土厚厚地涂布，然后放到灶上给予火（烤）。’‘好！’他们回答我后，将那位男子活着放进缸中后，盖上开口，然后以新鲜皮革包紧，再以湿粘土厚厚地涂布，然后放到灶上给予火（烤）。当我知道：‘那位男子死了。’时，那时，取下缸后，打破（黏土）掀开开口，我们仔细观察：‘或许我们可能看见命出来。’我们确实没看见命出来。迦叶先生！有这法门，我以该法门这么想：

‘像这样，无他世，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

梦的譬喻

“那样的话，亲王！就这情况我要反问你，就依你认为妥当的来回答我。亲王！你证知白天躺下进入梦中，看见园林美景、森林美景、土地美景、莲花池美景吗？”

“迦叶先生！我证知白天躺下进入梦中，看见园林美景、森林美景、土地美景、莲花池美景。”

“那时，你被驼背者、侏儒、少女、年轻女孩守护着吗？”

“是的，迦叶先生！那时，我被驼背者、侏儒、少女、年轻女孩守护着。”

“他们是否看见你的命进出呢？”

“不，迦叶先生!”

“亲王！他们确实没看见活着的你的命进出，你又如何能看见死者的命进出呢？亲王！以这法门，你应该这么想：‘像这样，有他方世界，有化生众生，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

“即使迦叶尊师这么说，但，这里，我还是这么想：‘像这样，无他世，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

“亲王！有其它法门，……（中略）吗？”

“迦叶先生！有其它法门，……（中略）。”

“亲王！像怎样的（法门）呢？”

“迦叶先生！这里，男子们抓住盗贼罪犯后，来见我：‘大德！这位是盗贼罪犯，任你对这位判决处罚吧。’我对他们这么说：‘那样

的话，先生！将这位男子活着放在秤上称重后，以弦勒杀，然后再放在秤上称重。’‘好!’他们回答我后，将那位男子活着放在秤上称重后，以弦勒杀，然后再放在秤上称重。当他活着时，较轻、较柔软、较适合作业，而当他死后，较重、较僵硬、较不适合作业。迦叶先生！有这法门，我以该法门这么想：‘像这样，无他世，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

晒热铁球的譬喻

“那样的话，亲王！我为你作个譬喻，智者在这里以一些譬喻而知所说的义理。亲王！犹如男子如果将白天晒热的铁球：燃烧的、灼热的、炽热的，在秤上称重，过些时后冷了、涅槃了，在秤上称重，什么时候那铁球较轻、较柔软、较适合作业？当燃烧的、灼热的、炽热的时候或冷了、涅槃了的时候？”

“迦叶先生！当那铁球与火俱行，与风俱行，燃烧的、灼热的、炽热的时候较轻、较柔软、较适合作业，而当那铁球既不与火俱行，也不与风俱行，冷了、涅槃了的时候较重、较僵硬、较不适合作业。”

“同样的，亲王！当这身体与寿俱行，与热俱行，与识俱行的时候较轻、较柔软、较适合作业，而当这身体既不与寿俱行，也不与热俱行，不与识俱行的时候较重、较僵硬、较不适合作业。亲王！以这法门，你应该这么想：‘像这样，有他方世界，有化生众生，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

“即使迦叶尊师这么说，但，这里，我还是这么想：‘像这样，

无他世，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

“亲王！有其它法门，……（中略）吗？”

“迦叶先生！有其它法门，……（中略）。”

“亲王！像怎样的（法门）呢？”

“迦叶先生！这里，男子们抓住盗贼罪犯后，来见我：‘大德！这位是盗贼罪犯，任你对这位判决处罚吧。’我对他们这么说：‘那样的话，先生！你们将这位男子在不破坏外皮、皮肤、肌肉、筋、骨、骨髓下杀害，或许我们能看见命出来。’‘好!’他们回答我后，将那位男子在不破坏外皮、……（中略）下杀害。当他半死时，我对他们这么说：‘那样的话，先生！你们将这位男子仰放，或许我们能看见命出来。’他们将那位男子仰放，我们没看见命出来。我对他们这么说：‘那样的话，先生！你们将这位男子俯放，……侧放……另边侧放……站立……倒立……以拳搥击……以土块搥击……以杖搥击……以刀搥击……甩动、振动、抖动，或许我们能看见命出来。’他们将那位男子甩动、振动、抖动，我们没看见命出来。虽然他有眼，他不感受那色与其处；虽然他有耳，他不感受那声音与其处；虽然他有鼻，他不感受那气味与其处；虽然他有舌，他不感受那味道与其处；虽然他有身，他不感受那所触与其处。迦叶先生！有这法门，我以该法门这么想：‘像这样，无他世，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

吹法螺者的譬喻

“那样的话，亲王！我为你作个譬喻，智者在这里以一些譬喻而

知所说的义理。亲王！从前，某位吹法螺者取螺贝后，去边地地方。他到某个村落，抵达后，站在村落中吹螺贝三声，然后将螺贝放在地上，接着坐在一旁。亲王！那时，边地地方的人们心想：‘喂！这是什么声音，这么诱人、这么可爱、这么醉人、这么迷人、这么黏人？’集合后，对吹法螺者这么说：‘喂！这是什么声音，这么诱人、这么可爱、这么醉人、这么迷人、这么黏人？’‘先生！这是名叫螺贝的，从那里有这声音这么诱人、这么可爱、这么醉人、这么迷人、这么黏人。’他们仰放那螺贝：‘说话呀！螺贝先生！说话呀！螺贝先生!’那螺贝不作声。他们俯放、侧放、另边侧放、站立、倒立、以拳搥击、以土块搥击、以杖搥击、以刀搥击、甩动、振动、抖动那螺贝：‘说话呀！螺贝先生！说话呀！螺贝先生!’那螺贝不作声。那时，那位吹法螺者这么想：‘这些边地地方的人们多么无知，那么不如理追求螺贝声。’当他们看着他时，他取螺贝后，吹螺贝三声，然后取螺贝离开。亲王！那时，那些边地地方的人们心想：‘先生！当这螺贝与男子俱行，与精进俱行，与风俱行时，这螺贝作声，当这螺贝既不与男子俱行，也不与精进俱行，不与风俱行时，这螺贝不作声。’同样的，亲王！当这身体与寿俱行，与热俱行，与识俱行时，那时，他前进、返回、站立、坐下、躺下；以眼见色、以耳听声音、以鼻闻气味、以舌尝味道、以身触所触、以意识知法。当这身体既不与寿俱行，也不与热俱行，不与识俱行时，那时，他既不前进、也不返回、不站立、不坐下、不躺下；不以眼见色、不以耳听声音、不以鼻闻气味、不以舌尝味道、不以身触所触、不以意识知法。亲

王！以这法门，你应该这么想：‘像这样，有他方世界，有化生众生，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

“即使迦叶尊师这么说，但，这里，我还是这么想：‘像这样，无他世，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

“亲王！有其它法门，……（中略）吗？”

“迦叶先生！有其它法门，……（中略）。”

“亲王！像怎样的（法门）呢？”

“迦叶先生！这里，男子们抓住盗贼罪犯后，来见我：‘大德！这位是盗贼罪犯，任你对这位判决处罚吧。’我对他们这么说：‘那样的话，先生！你们切开这位男子的外皮，或许我们能看见命。’他们切开那位男子的外皮，我们没看见命。我对他们这么说：‘那样的话，先生！你们切开这位男子的皮肤……切开肌肉……切开筋……切开骨……切开骨髓，或许我们能看见命。’他们切开那位男子的外皮，我们没看见命。迦叶先生！有这法门，我以该法门这么想：‘像这样，无他世，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

结发拜火者的譬喻

“那样的话，亲王！我为你作个譬喻，智者在这里以一些譬喻而知所说的义理。亲王！从前，某位结发拜火者住在林野处的叶屋。那时，某地方的商队出行。那时，那个商队住在那位结发拜火者的草屋附近一夜后离去。亲王！那时，那位结发拜火者心想：‘让我去那个商队的住处，或许在那里能获得什么必需品。’那时，那位结发拜火者清晨时去那个商队的住处。抵达后，看见那个商队的住处被丢下一

位仰卧愚钝的婴儿。看见后，他这么想：‘我看着人类死掉，这对我不适当，让我带这小孩回草屋养育、照顾、长大。’那时，那位结发拜火者带这小孩儿回草屋养育、照顾、长大。当小孩十或十二岁时，那时，那位结发拜火者在其它地方有应作的事。那时，那位结发拜火者对小孩这么说：‘儿啊！我要去（其它）地方，儿啊！你应该照顾火，不要让那火熄了。如果那火熄了，这是小斧，这些是柴，这是取火的上钻木，使火生起后，你应该照顾火。’那时，那位结发拜火者对那个小孩这么训诫后，去（其它）地方。那时，当他热衷游戏时，火熄了。那时，那个小孩这么想：‘父亲对我这么说：“儿啊！你应该照顾火，不要让那火熄了。如果那火熄了，这是小斧，这些是柴，这是取火的上钻木，使火生起后，你应该照顾火。”让我生起火后，应该照顾火。’那时，那个小孩以斧头削取火的上钻木：‘或许能获得火。’他不获得火。他切取火的上钻木成两片、三片、四片、五片、十片、百片，做成一片片。做成一片片后，在臼中捣。在臼中捣后，曝在大风中：‘或许能获得火。’他不获得火。

那时，那位结发拜火者在（其它）地方应作的事完成后，回自己的草屋。抵达后，对那个小孩这么说：‘儿啊！你是否让火熄了呢？’‘父亲！这里，当我热衷游戏时，火熄了。那时，我这么想：“父亲对我这么说：‘儿啊！你应该照顾火，不要让那火熄了。如果那火熄了，这是小斧，这些是柴，这是取火的上钻木，使火生起后，你应该照顾火。’让我生起火后，应该照顾火。”父亲！那时，我以斧头削取火的上钻木：“或许能获得火。”我不获得火。我切取火的上钻木成两

片、三片、四片、五片、十片、百片，做成一片片。做成一片片后，在臼中捣。在臼中捣后，曝在大风中：“或许能获得火。”我不获得火。’那时，那位结发拜火者这么想：‘这多么无知、不聪明的小孩啊，那么不如理追求火。’当他看着他时，他拿起取火的上钻木后，生起火，然后对那个小孩这么说：‘儿啊！这样，火才能被生起，如此，不像你是无知、不聪明者，不如理追求火。’同样的，亲王！你是无知、不聪明者，不如理追求他方世界。亲王！舍离那邪恶的恶见！亲王！舍离那邪恶的恶见！不要让你有长久的不利与苦。”

“即使迦叶尊师这么说，但我不能够舍离这邪恶的恶见。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与外国国王知道我：‘波亚西亲王是这么说、这么见者：“像这样，无他世，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迦叶先生！如果我舍离这邪恶的恶见，他们将会说我：‘波亚西亲王是多么无知、不聪明、持错误的执见者。’我将会以愤怒执持它，我将会以掩盖恶执持它，我将会以恶意执持它。”

二位商队主的譬喻

“那样的话，亲王！我为你作个譬喻，智者在这里以一些譬喻而知所说的义理。亲王！从前，大货车商队有千辆货车从东方地区到西方地区，所到之处，急速地遍取草、薪木、水、野菜、树叶。当时，在商队中有二位商队主，一位（领）五百辆货车，另一位也（领）五百辆货车。那时，商队主们这么想：‘这大货车商队有千辆货车，那些我们所到之处，急速地遍取草、薪木、水、野菜、树叶。让我们均分这商队为二：一边五百货车，另一边也五百货车。’他们均分那商

队为二：一边五百货车，另一边也五百货车。一边的商队主准备好许多草、薪木、水后，商队离去。出发两、三天后，那个商队看见一位红眼睛黑（皮肤）的男子，系紧箭袋与白莲花鬘，湿衣服、湿头发，以车轮沾满泥的牛车，从路的对向而来。看见后，（商队主）这么说：‘先生！你从哪里来？’‘我从像那样的地方来。’‘你将要去哪里？’‘（要去）名叫像那样的地方’‘先生！在前方困难道路上是否有大雨云、下大雨？’‘是的，先生！在前方困难道路上有大雨云、下大雨，道路已淹水，有许多草、薪木、水，先生！请你们舍弃早先（准备）的草、薪木、水，以轻荷重的货车快速地去，不要使轭牛疲劳。’

那时，商队主召唤商队：‘先生！这位男子这么说：“在前方困难道路上有大雨云、下大雨，道路已淹水，有许多草、薪木、水，先生！请你们舍弃早先（准备）的草、薪木、水，以轻荷重的货车快速地去，不要使轭牛疲劳。”先生！请你们舍弃早先（准备）的草、薪木、水，以轻荷重的货车使商队离去。’‘是的，先生!’那些商队回答商队主后，舍弃早先（准备）的草、薪木、水，以轻荷重的货车使商队离去。在第一个商队驻扎处他们没看见草、薪木、水，在第二个商队驻扎处……在第三个商队驻扎处……在第四个商队驻扎处……在第五个商队驻扎处……在第六个商队驻扎处……在第七个商队驻扎处他们没看见草、薪木、水，全都来到不幸与厄运，凡在那个商队中的所有人或牲畜，全都被夜叉、非人所食。

当第二位商队主知道：‘先生！现在那个商队已离开够远了。’

时，准备好许多草、薪木、水后，商队离去。出发两、三天后，那个商队看见一位红眼睛黑（皮肤）的男子，系紧箭袋与白莲花鬘，湿衣服、湿头发，以车轮沾满泥的牛车，从路的对向而来。看见后，（商队主）这么说：‘先生！你从哪里来？’‘我从像那样的地方来。’‘你将要去哪里？’‘（要去）名叫像那样的地方’‘先生！在前方困难道路上是否有大雨云、下大雨？’‘是的，先生！在前方困难道路上有大雨云、下大雨，道路已淹水，有许多草、薪木、水，先生！请你们舍弃早先（准备）的草、薪木、水，以轻荷重的货车快速地去，不要使轭牛疲劳。’

那时，商队主召唤商队：‘先生！这位男子这么说：“在前方困难道路上有大雨云、下大雨，道路已淹水，有许多草、薪木、水，先生！请你们舍弃早先（准备）的草、薪木、水，以轻荷重的货车快速地去，不要使轭牛疲劳。”先生！这位男子既非我们的朋友，也非亲族、亲属，我们为何要相信这样而去？我们不应该舍弃早先（准备）的草、薪木、水，你们以像现在这样的携带与财货使商队离去，我们不要舍弃早先（准备）的。’‘是的，先生！’那些商队回答那个商队主后，以像现在这样的携带与财货使商队离去。在第一个商队驻扎处他们没看见草、薪木、水，在第二个商队驻扎处……在第三个商队驻扎处……在第四个商队驻扎处……在第五个商队驻扎处……在第六个商队驻扎处……在第七个商队驻扎处他们没看见草、薪木、水，但，他们看见那个商队已来到不幸与厄运：凡在那个商队中的所有人或牲畜，他们只看见他们的骨头，因为他们被夜叉、非人吃了。

那时，那个商队主召唤商队：‘先生！这商队以那无知商队主指导者而已来到不幸与厄运，那样的话，先生！让我们舍弃商队中少价值的商品，拿取这个商队中大价值的商品。’‘是的，先生！’那些商队回答那个商队主后，舍弃自己商队中少价值的商品，拿取那个商队中大价值的商品后，以那位贤智商队主指导者而平安地度越那个困难道路。同样的，亲王！你是无知、不聪明者，来到不幸与厄运，不如理追求他方世界，犹如先前那位商队主，而那些认为应该听从、应该相信者将会来到不幸与厄运，犹如那些商队。亲王！舍离那邪恶的恶见！亲王！舍离那邪恶的恶见！不要让你有长久的不利与苦。”

“即使迦叶尊师这么说，但我不能够舍离这邪恶的恶见。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与外国国王知道我：‘波亚西亲王是这么说、这么见者：“像这样，无他世，……（中略）报。”’迦叶先生！如果我舍离这邪恶的恶见，他们将会说我：‘波亚西亲王是多么无知、不聪明、持错误的执见者。’我将会以愤怒执持它，我将会以掩盖恶执持它，我将会以恶意执持它。”

担粪者的譬喻

“那样的话，亲王！我为你作个譬喻，智者在这里以一些譬喻而知所说的义理。亲王！从前，某位养猪男子从自己的村落到其它村落。在那里，他看见很多被舍弃的干粪。看见后，这么想：‘这很多被舍弃的干粪是我的猪的食物，让我搬运像这样的干粪。’他张开上衣后，收集干粪，绑成束，顶在头上而去。在他（回去）的路途中，下起非季节（性）的大雨云之雨，那渗出物流出，直到指甲尖被粪沾

满，他（仍）取粪食而行。人们看见后，对他这么说：‘我说，你是否疯了？是否狂乱了？为何渗出物流出，直到指甲尖被粪沾满，（还）要担运粪？’‘我说，你们（才）疯了，你们（才）狂乱了，这些是我的猪的食物。’同样的，亲王！我认为你答辩得像担粪者的譬喻。亲王！舍离那邪恶的恶见！亲王！舍离那邪恶的恶见！不要让你有长久的不利与苦。”

“即使迦叶尊师这么说，但我不能够舍离这邪恶的恶见。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与外国国王知道我：‘波亚西亲王是这么说、这么见者：“像这样，无他世，……（中略）报。”’迦叶先生！如果我舍离这邪恶的恶见，他们将会说我：‘波亚西亲王是多么无知、不聪明、持错误的执见者。’我将会以愤怒执持它，我将会以掩盖恶执持它，我将会以恶意执持它。”

赌徒的譬喻

“那样的话，亲王！我为你作个譬喻，智者在这里以一些譬喻而知所说的义理。亲王！从前，有两位赌徒以骰子消遣，一位赌徒遇到不幸运的骰子（就）吞下。另一位赌徒看到后，这么说：‘亲爱的！你一直赢，亲爱的！请给我骰子，我将供奉。’‘是的，亲爱的！’那位赌徒拿走另一位赌徒的骰子。那时，那位赌徒在骰子上涂满剧毒后，对另一位赌徒这么说：‘来！亲爱的！我们以骰子消遣。’‘是的，亲爱的！’那位赌徒回答另一位赌徒。第二次，那（两位）赌徒（再）以骰子消遣，那位赌徒遇到不幸运的骰子（又）吞下。另一位赌徒看到后，这么说：

“吞下的骰子已涂以最烈的火，男子不自觉，

喂！吞吧！吞吧！恶人！你的后面将是辣的。”

同样的，亲王！我认为你答辩得像赌徒的譬喻。亲王！舍离那邪恶的恶见！亲王！舍离那邪恶的恶见！不要让你有长久的不利与苦。”

“即使迦叶尊师这么说，但我不能够舍离这邪恶的恶见。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与外国国王知道我：‘波亚西亲王是这么说、这么见者：“像这样，无他世，……（中略）报。”’迦叶先生！如果我舍离这邪恶的恶见，他们将会说我：‘波亚西亲王是多么无知、不聪明、持错误的执见者。’我将会以愤怒执持它，我将会以掩盖恶执持它，我将会以恶意执持它。”

担麻者的譬喻

“那样的话，亲王！我为你作个譬喻，智者在这里以一些譬喻而知所说的义理。亲王！从前，某个地方（居民）迁离，那时，一位同伴召唤另一位同伴：‘亲爱的！我们走吧！去那个地方，或许有什么财物能获得。’‘是的，亲爱的！’那位同伴回答另一位同伴。他们去那个地方，到某个村落道路，在那里，他们看见很多被舍弃的麻，看见后，一位同伴召唤另一位同伴：‘亲爱的！这里有很多被舍弃的麻，那样的话，亲爱的！你绑一麻担，我也将绑一麻担，两人取麻担后而去。’‘是的，亲爱的！’那位同伴回答另一位同伴后，绑麻担，取两麻担后去另一个村落的道路。在那里，他们看见很多被舍弃的麻线，看见后，一位同伴召唤另一位同伴：‘亲爱的！这里有很多被舍

弃的麻线，那是我们要麻的目的，那样的话，亲爱的！请你舍弃麻担，我也将舍弃麻担，两人取麻线担后而去。’‘亲爱的！这麻担我已担了很远且绑得很牢，请你了知，对我来说已足够。’那时，那位同伴舍弃麻担后，取了麻线担。

他们往另一个村落的道路，在那里，他们看见很多被舍弃的麻布，看见后，一位同伴召唤另一位同伴：‘亲爱的！这里有很多被舍弃的麻布，那是我们要麻或麻线的目的，那样的话，亲爱的！请你舍弃麻担，我也将舍弃麻线担，两人取麻布担后而去。’‘亲爱的！这麻担我已担了很远且绑得很牢，请你了知，对我来说已足够。’那时，那位同伴舍弃麻线担后，取了麻布担。

他们往另一个村落的道路，在那里，他们看见很多被舍弃的亚麻，看见后，……很多被舍弃的亚麻线，看见后，……很多被舍弃的亚麻布，看见后，……很多被舍弃的木绵，看见后，……很多被舍弃的木绵线，看见后，……很多被舍弃的木绵布，看见后，……很多被舍弃的铁，看见后，……很多被舍弃的铜，看见后，……很多被舍弃的锡，看见后，……很多被舍弃的铅，看见后，……很多被舍弃的银，看见后，……很多被舍弃的金，看见后，一位同伴召唤另一位同伴：‘亲爱的！这里有很多被舍弃的金，那是我们要麻、麻线、麻布、亚麻、亚麻线、亚麻布、木绵、木绵线、木绵布、铁、铜、锡、铅、银的目的，那样的话，亲爱的！请你舍弃麻担，我也将舍弃银担，两人取金担后而去。’‘亲爱的！这麻担我已担了很远且绑得很牢，请你了知，对我来说已足够。’那时，那位同伴舍弃银担后，取

了金担。

他们回去自己的村落，在那里，那位取麻担回去的同伴，他的父母不欢喜，妻儿也不欢喜，朋友、同僚也不欢喜，以其因缘而不获得乐与喜，但，那位取金担回去的同伴，他的父母欢喜，妻儿也欢喜，朋友、同僚也欢喜，以其因缘而获得乐与喜。同样的，亲王！我认为你答辩得像担麻者的譬喻。亲王！舍离那邪恶的恶见！亲王！舍离那邪恶的恶见！不要让你有长久的不利与苦。”

归依

“我对迦叶先生最初的譬喻是悦意的、满意的，但，我想要听闻这种种提问的辩才，这样，我认为迦叶尊师应被作为对手。

太伟大了，迦叶先生！太伟大了，迦叶先生！迦叶先生！犹如能扶正颠倒的，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法被迦叶尊师以种种法门说明。迦叶先生！我归依乔达摩尊师、法、比丘僧团，请迦叶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迦叶先生！我欲作大供养牲祭，请迦叶先生训诫我，这会对我有长久的利益与安乐。”

牲祭的谈说

“亲王！当在像这样的牲祭中，牛被杀，山羊与绵羊被杀，鸡与猪被杀，种种生物类遭到杀戮，参与者是邪见者、邪思维者、邪语、邪业者、邪命者、邪精进者、邪念者、邪定者，亲王！像这样，牲祭没有大果、大效益、大光辉、大遍满。亲王！犹如农夫取种子与犁

后，如果进入森林，在那里，他在残株、荆棘未除的恶田、恶地中播下了被毁坏、腐烂、被风吹日晒破坏、非新成熟、非安全地被播下了的种子，天不能时常地给予正确的水流，那些种子是否能得到成长、增长、扩展，或者，农夫能获得广大的果实吗？”

“不，迦叶先生!”

“同样的，亲王！当在像这样的牲祭中，牛被杀，山羊与绵羊被杀，鸡与猪被杀，种种生物类遭到杀戮，参与者是邪见者、邪思维者、邪语、邪业者、邪命者、邪精进者、邪念者、邪定者，亲王！像这样，牲祭没有大果、大效益、大光辉、大遍满。

但，亲王！当在像这样的牲祭中，牛既不被杀，山羊与绵羊也不被杀，鸡与猪也不被杀，种种生物类不遭到杀戮，参与者是正见者、正思维者、正语、正业者、正命者、正精进者、正念者、正定者，亲王！像这样，牲祭有大果、大效益、大光辉、大遍满。亲王！犹如农夫取种子与犁后，如果进入森林，在那里，他在残株、荆棘已除的善田、善地中播下了不被毁坏、不腐烂、不被风吹日晒破坏、新成熟、安全地被播下了的种子，天能时常地给予正确的水流，那些种子是否能得到成长、增长、扩展，或者，农夫能获得广大的果实呢？”

“是的，迦叶先生!”

“同样的，亲王！当在像这样的牲祭中，牛既不被杀，山羊与绵羊也不被杀，鸡与猪也不被杀，种种生物类不遭到杀戮，参与者是正见者、正思维者、正语、正业者、正命者、正精进者、正念者、正定者，亲王！像这样，牲祭有大果、大效益、大光辉、大遍满。”

更优秀的青年徒弟之事

那时，波亚西亲王对沙门、婆罗门、贫民、旅人、流浪者、乞丐设立布施。但，在那布施中，像这样的饮食被给与：碎米饭伴酸粥，以及结球网之粗衣服。而在那布施中，名叫更优秀的青年徒弟是经营事务者，他施与布施后，这么表示：

“以这布施，我与波亚西亲王在这个世间相遇，不要在他方（世界）。”

波亚西亲王听闻：

“更优秀的青年徒弟施与布施后，这么表示：‘以这布施，我与波亚西亲王在这个世间相遇，不要在他方（世界）。’”那时，波亚西亲王派人召唤更优秀的青年徒弟，（对他）这么说：

“是真的吗？更优秀孩儿！你施与布施后，这么表示：‘以这布施，我与波亚西亲王在这个世间相遇，不要在他方（世界）。’吗？”

“是的，先生!”

“更优秀孩儿！为何你施与布施后，这么表示：‘以这布施，我与波亚西亲王在这个世间相遇，不要在他方（世界）。’呢？更优秀孩儿！我们不是求福德者与布施果报的期待者吗？”

“在尊师的布施中，像这样的饮食被给与：连尊师的脚都不想碰，更别说吃的碎米饭伴酸粥，以及连尊师的脚都不想碰，更别说穿的结球网之粗衣服。尊师对我们来说是可爱的、合意的，我们如何能以不合意的连结合意的呢？”

“那样的话，更优秀孩儿！请你如我吃的食物设立食物（布

施），请你如我穿的衣服设立衣服（布施）。”

“是的，先生!”更优秀青年徒弟回答波亚西亲王后，如波亚西亲王吃的食物设立食物（布施），如波亚西亲王穿的衣服设立衣服（布施）。

那时，波亚西亲王非恭敬地施与布施，非以亲手施与布施，未适当考虑地施与布施，抛弃式地施与布施，之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谢力色葛的空荡天宫中，与四大天王天诸天为同伴。而在那布施中，名叫更优秀的青年徒弟是经营事务者，他恭敬地施与布施，以亲手施与布施，适当考虑地施与布施，非抛弃式地施与布施，之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与三十三天为同伴。

波亚西天子

当时，尊者牛主经常去谢力色葛的空荡天宫中作中午的休息。那时，波亚西天子去见尊者牛主。抵达后，向尊者牛主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尊者牛主对波亚西天子这么说：

“朋友！你是谁？”

“大德！我是波亚西亲王。”

“朋友！你不是这样见者：‘像这样，无他世，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吗？”

“大德！确实，我是这样见者：‘像这样，无他世，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但，我被圣年轻迦叶从这邪恶的恶见远离了。”

“而，朋友！在那布施中是经营事务者，名叫更优秀的青年徒

弟，他往生到哪里了呢？”

“大德！在我的布施中是经营事务者，名叫更优秀的青年徒弟，他恭敬地施与布施，以亲手施与布施，适当考虑地施与布施，非抛弃式地施与布施，之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与三十三天为同伴。而，大德！我非恭敬地施与布施，非以亲手施与布施，未适当考虑地施与布施，抛弃式地施与布施，之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谢力色葛空天宫，与四大天王天诸天为同伴。那样的话，牛主大德！回人间后，请你这么说：‘你们要恭敬地施与布施，以亲手施与布施，适当考虑地施与布施，非抛弃式地施与布施。波亚西亲王非恭敬地施与布施，非以亲手施与布施，未适当考虑地施与布施，抛弃式地施与布施，之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谢力色葛空天宫，与四大天王天诸天为同伴。而在那布施中，名叫更优秀的青年徒弟是经营事务者，他恭敬地施与布施，以亲手施与布施，适当考虑地施与布施，非抛弃式地施与布施，之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与三十三天为同伴。’”

那时，尊者牛主回人间后，这么说：

“你们要恭敬地施与布施，以亲手施与布施，适当考虑地施与布施，非抛弃式地施与布施。波亚西亲王非恭敬地施与布施，非以亲手施与布施，未适当考虑地施与布施，抛弃式地施与布施，之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谢力色葛空天宫，与四大天王天诸天为同伴，而在那布施中，名叫更优秀的青年徒弟是经营事务者，他恭敬地施与布施，以亲手施与布施，适当考虑地施与布施，非抛弃式地施与布

施，之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与三十三天为同伴。”

波亚西经第十终了。

大品终了，其摄颂：

大特质、因缘，涅槃、善见，

人牛王、戈文达，集会、帝释所问，

念住大（经），波亚西为第十。

大品篇终了。